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六册

齊魯書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63/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六册目次

子部・法家類

管子榷二十四卷
〔明〕朱長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維樞刻本……一

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首一卷
〔唐〕房玄齡註　〔明〕梅士享詮敘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三五〇

韓子迂評二十卷附錄一卷
題〔明〕門無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自刻十一年重修本……六六七

管子榷二十四卷

〔明〕朱長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維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管子榷二十四卷》提要

管子榷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衰而法遂與道為寇刻核至甚可必反其始定以不離道㝡近夫道自羲皇先天圖易以來爻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〻之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讀奇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謭淺牴迕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来名賢亦寘疑關無所按証以爲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呫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寘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多慾之君惕大憂以外匡孱王庶侯而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區富强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幼官五行白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天地之生仁爲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時宮墻高苐列國名卿以問騶曰未知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審移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作之伯桓行實具有焉計其所寘于道而用弘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羲黃以傳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冊尚父大用之以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蓀之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寶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輿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法駕大路九逵四巡用之平巾紫芻輓之險詭坂塹轅折而速敗管子秉道用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入所以病其罷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也半偽雄國法家荣士竟利峻刑强戰之遂傳大易彝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予稍〻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執問遂并平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發幽晦訛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綴獨契扶玄顯

用揭宗鏡来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扢曰演儒也業扵道無事法山中偷生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帝王之應符或亦在是乎雖非正經可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有冥合且曰于决性蒿目者發自救救時本術一大藥亦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令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豕義多晦奥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車二酉悉已度屏而獨成管子權其凡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扶玄刊誤會故標新扵是管子遂為全書余過山中問奇得是篇而喜之亟請以公諸録既成先生屬余序余惟文盛扵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言富强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揔之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何者彼皆淂其粗而遺其精沿其支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顧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子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乃獨推其功而絫之道原其道而本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所謂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往往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往來不窮大約剛柔詘伸之際變而通之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之其道利用因仲之三北而不挫幽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盖深於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其中窾妙無若致虛極守靜篤而仲

之後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仲要不可謂無所闚見者自朱先生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辟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糟粕即治切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組而已

萬曆壬子上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湏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僕屑可醜如大駔良賈索封文守之家將嘸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禨則為急礟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朘削觥斷兵如七法乡官雜則為誤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為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於春秋為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杭獘之齊起中衰犬昏礼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天子此非戔戔褊心之夫刻急小察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詘議者謂其內反轉移陰中陽外欺諸侯如秉胊兕又以挾兵脅四國

以必從而爰破師尚父古法率其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要以引經扶義東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鉞大臣亡姓下不草艾箕斂編民而修然伯如齊語所志內政軍令具在即局隘

不可以王亦宜如書所謨三事乃至急制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三國之首術乃商韓吳白棄孔之

莤長孔子何用頤以如仁〻〻津〻揚之也大氐周衰道詘至于雄國而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以其說系而祔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帝桓公敬仲祖烈為氣脉誇一世而存雄故其書襍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筆飜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稽古者如市寶罷于滇之玉瀆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石越礒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視而笑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賣安名善賈孔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周季世且不敢信其國志乃當秦実撒出所得秦何呫〻筆向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僞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〻十半短言區言十七襍篇十九輕重全於僞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甚陋劉績所定復略往〻多舛礙

讀閒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氏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〻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多糺錯乃

一頁八十三諸

為正其說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詘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推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陰古渺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犂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智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脩罷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鹹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五世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盖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為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喻時而國且餒於敵矣安能以區〻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盖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盖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歎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〻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疆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〻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譎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恩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㴱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宮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管子序

楊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正讓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亦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淂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急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誅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柰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也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榷凡例

一管難解免亞於莊子莊洸洋而管幽詭又經漫漶行無全本原註開山窮源之功不可沒也其舛則支而胥微言難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闕則徑之不通於夷也要以舛寧闕無謬舛則以盲引道胥人而南轅北駕矣凡此類榷通于下然而原文無竄易無批抹指其車則得迷與之鑑則知醜何敢削故跡多駢說以詆譏先正哉莫為之先後者更難

一訓故主于章句訓理主於意指舊註煩說又益之滋蕪也其得解者不必解者都無下通有通為以通不通亦然書本幽深有合發則義條而圓單辭則致瑣而離故所通多連合上下會認成文不專主句尋脉自見又古人文、不同後世關鍵起結呼應顯指又不同後世詞理比附聯絡疏通故莊子曰雖参差而瑰瑋可觀秦先之於春秋先更懸矣然而大義本旨無不相屬往往有下意暗伏用字陰挽種種滲文難以盡闡非可直了敢謂千慮之無失或冀片訓之立要索之象外或可徹之玄中

一評許其事理之合累文辭之品第然管之偽言十而七矣旨既無奇文復卑近道法家恩之將錯用文章家眯之將累作其大列議于前其細條附于下要使玄珠不遺于謑詬楚玉不冒于燕石三立之傳將有取焉

一管子雜載道法兩書始下榷本以疏道後乃汎濫卒業道微而秘管子多古言流傳半入吊詭

法則有行於後不戾于古者有效於前滋獘於後者非演之其秘不可得而參其往與來不可得而相印也演為敷焉申焉究歸焉或暢彼之所長或詆已之所契或合或離或顯或微通其指可務於中引其義可弘於外不主釋解多緣文議非文不成一家之言不漂一義之宗

一管子之難非獨難于解抑難于讀本註舛於分句者多矣今從榷定別為點句有義則疏之無則句之或又有○而失于句者要參之舊本凡

所更訂繹故可通讀者因句而求文直下了然
思過半矣

一唐註後絕無善本舊有山東刻魯魚棼靡半不成義今世所行趙侍郎定宇先生管韓二子評本也賴其考訂始得成誦加以評隲殊饒理解所推已入評匹并發新義仍標于上不復下筆唯刪其觕迮繁碎總以共宣遺文翊賛古人為管之忠臣無人我一也劉氏不甚精討其已入趙本者并存匹焉

一趙本諸篇多有乙截分段通詳文義有合分有不合分今壹去其乙讀者自解片合無庸支贅

一趙本凡例諸條中解十七不中十三要論世者各以所見標設一議如汲于河釆于山非一家一種之可拘也前人苦心而縛之後人可癸識而擬之即於書義未盡探精要大都具爾今無損裁以備攬酌

一此三權出一時匈臆之絫以希百世旦暮之解敢遂為不刊相翼不朽聊自存讀者苦心未必盡符作者微志且篇中多有詭奥連仵疑不可點句況可下意嘗謂尚書古文商周之間諸[illegible]駁虱或經傳授翻寫衍闕難通後儒強為据說安知是書獘不坐此咸陽火後三代之全文眇矣其所不盡不合不精不覈或祈容心之士別加裁定或有藏秘之家出為印正是在天乎望之後人

一權中評文即文論世即世論體升降差等正如書家四勢時遞不同乃文之關于氣運哉然則

狶韋氏之後其誰能不波況其末流凡余所論遡河于源所謂商周之樂盡矣若以三候七德與象武並奏恐聖人審音不止于未盡善也書中長文漫譌為先秦濫觴匕幾其他狐裘羔袖于後之羊質虎皮猶有逕庭焉愽識古服之士于此會心如攬古人數行真蹟自知後世臨摹神骨大別下筆便有貴氣千年来士大夫往往癖購淂漢以前一玉一咼寳玩不釋而獨于古文寥如也吾不解此惑矣世道交喪惜夫

一古書不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餧其奇為賞識焉此中理詞俱妙用○意字瑰奇用乚條暢雋爽用丶所謂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文有義有詞又有體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與後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隱隱真龍細尋結作此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標評所能盡者季子曾樂師曠南風知音自得之

一著書之旨顯晦不同讀書所入淺深隨異權經三閱義亦屢更猶有昧于前而得通于今者漏于初而宜增于後者乃刻成之後無容竄入稍有條列重標于上別名曰補庶完一得之慮或當百世之解

管子榷凡例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illegible]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註者復謬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刋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摽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為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奥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襍亂文難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數之篇首不敢强為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旁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没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甞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冝矣

蘇子瞻曰甞讀周官司馬法得卒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劔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繇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襍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黃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龎襍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内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来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臣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詐切若輕重篇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竪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為句守靜人物自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欽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篇是其切業所本

管子目録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苐十八
苐八卷
中匡苐十九　小匡苐二十
王言苐二十一
苐九卷
霸形苐二十二　霸言苐二十三
問苐二十四　謀失苐二十五
苐十卷
戒苐二十六　地圖苐二十七

叅患苐二十八　制分苐二十九
君臣上苐三十
苐十一卷
君臣下苐三十一　小稱苐三十二
四稱苐三十三　正言苐三十四
苐十二卷
侈靡苐三十五
苐十三卷
心術上苐三十六　心術下苐三十七

白心苐三十八
苐十四卷
水地苐三十九　四時苐四十
五行苐四十一
苐十五卷
勢苐四十二　正苐四十三
九變苐四十四　任法苐四十五
明法苐四十六　正世苐四十七
治國苐四十八

苐十六卷
內業苐四十九　封禪苐五十
小問苐五十一
苐十七卷
七臣七主苐五十二　禁藏苐五十三
苐十八卷
八國苐五十四　九守苐五十五
桓公問苐五十六　度地苐五十七
苐十九卷

地員苐五十八　弟子職苐五十九
言昭苐六十　修身苐六十一
問霸苐六十二　牧民解苐六十三
苐二十卷
形勢解苐六十四
苐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苐六十五
版法解苐六十六　明法解苐六十七
臣乘馬苐六十八　乘馬數苐六十九
問乘馬苐七十
苐二十二卷
事語苐七十一　海王苐七十二
國蓄苐七十三　山國軌苐七十四
山權數苐七十五　山至數苐七十六
苐二十三卷
地數苐七十七　揆度苐七十八
國準苐七十九　輕重甲苐八十
苐二十四卷

輕重丙第八十一　輕重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内亡十篇）

管子榷目録終

管子榷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經言一

〔評〕六家之指同出於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廩廩要於持囷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寄於權而潤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通〕民飢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亾

〔演〕王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壙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能使媚而況于他管氏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之不先牧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通污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無惡者皎然純白何蔽耻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絶。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演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衷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鈐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爲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離之沸於函焉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靳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爲縱獸而不

知網弛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闕于吾令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況禮失而刑誅四順曰政之所與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十五合諸侯而兆衆居三之二兵車毒遝鏖戰以

盈野齊革無閒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助跌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役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奇在氣諷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

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宗之親所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同此）(通)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曰不同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一親也）以鄉為鄉（二親也）以國為國（三親也）以天下為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己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而無以己者，無己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如地如日如月。有己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汝惡。

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通〕滿室滿堂，盈者衆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

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通〕六親五法不見明分段落，註者強為之說耳。此類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

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大奇造，乃為吊詭，我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通〕山川曰望，為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成其高深而永其秩望也。專主君道。形勢解、

趙。受[illegible]名出言[illegible]而民受之[illegible]與先名運行[illegible]名[illegible]乎四方也

於後人訓註多失其旨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雨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

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捺其歸是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通）道家無為民化之指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辨問明主所不賓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

趙。三子技名世必有功以致之非在[illegible]削之末

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恆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蹤跡偏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軌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乎斧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使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謂有之也）（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隱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也如此之人則大邪也）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行者可與舉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然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通）山不厭高水不厭

知。顧[illegible]者[illegible]也

起○必得之事二句俱皆非對解自明

深○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遠未有不憂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眾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眾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廢厭）(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皆比物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誕動言必得庶謀如此虛誕者可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慮致瘠故不能肥體）(通)原之平雖隱無高山之大雖隈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訾譬勿任大而諫臣顧憂

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遠憂近往則勿召矣舉長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訾食○皆任小者也故參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者能之乎○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踰智者逆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徐）未○經出車閒其所紐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澗如夾

起○按言怠倦則不能及時[illegible]則[illegible]故曰[illegible]者雖有[illegible]在[illegible]要之神則[illegible]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專之禍○若馬識道○不行野者○資其智○故予人而任之○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既幾及一身○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待謂須自厲以待也）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為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通)在內為君在門為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屢以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

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

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徙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故以為天下定萬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況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適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通覆屋不怨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

帝王之臨寓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故百姓皆云我自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通禽獸無情乍合乍離故曰烏合烏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通)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供鶩鶩門下諸(通)獨王自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不乎易也）(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時曆月十二日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樹霜至葉姿大禁也(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評)權修、名奇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纂入之耶、或脫亾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也、

(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易衍中承似墨子、長支悠廉似荀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王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

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實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識其蠶綫此之不為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誑也）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獨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行用不足之費也）

通（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斬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祠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省所景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

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

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

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淺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

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演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孰從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弘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

超。及坐及也

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群徒（眾作後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令無事可白則足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上謂賢雖才用絶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

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評〕即五鄉内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

首憲特其須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興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

志式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

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評〕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通〕（由田田畯之類）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評〕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于周官

周禮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通〕（器物式太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數壞則有歲脩修宇連上為句）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命直冒至末命即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求圓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

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詳）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書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嚴焉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皆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假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除怨弱而行仁宋襄成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唯是以苟生為恥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立（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受而處朝謁也）（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常爵觀樂玩好是絕游嬖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於心故不足見終則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illegible]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　士農工商　大數　聖人　陰陽　失時　爵位　地里　務市事）

經言五

（詳）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枉論民分地制禁務遣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

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救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不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通）（連下為一段陰陽捴是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知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評釋地者政本陰陽若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趙○按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瀛古之政務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上則平而賤穡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詘商以豐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所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

趙○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評下從地引入器制撼申千乘器制不可分截遠遠推開又合入古文之妙）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

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評管子每於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事也與强者之兵法相對然强兵盖未有不本于富者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

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扞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

〔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敘此古文之妙末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揔因地均立今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整整而樸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紛起互應揔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

一藉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粲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

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縋也頂所水也）

〔許〕文蔚貴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嘗其極盛左氏富而豔此奇而艷方駕也

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七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天）三則去二三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劉績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

〔通〕二犁一犁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閒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通）公田之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分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業而逃官役此皆嫩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介所

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惰民耳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啟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相表裏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數民必以智者）有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

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臺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通）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聚兵農合一之法、都市本末通功之利、犂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亦未嘗更變、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我偎不察而並舉曰管商不究乎、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於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畫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適有事則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緣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河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按此地里應在地均經正）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榷第一卷終

管子榷卷第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評〕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湯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昜延矣而骨散神弛氣懈政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來文家反學其病不學其精沿江河之流而忘其源也悲哉

文之壞坐此由韓蘇以來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非）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通〕則象七法六承治民有器唯計數合治兵言為兵勝敵申在後兵數選陳而正天下畧具于中總一篇文字故曰以上是一冐頭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各有所當也以類比狀立法者必有所倣傚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數）

（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通)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擔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評)七枝數演之文

未免乎陋以七喻見奇）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寇服今反拘留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眾。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眾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通)官徒猶

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覆重民謂務農者為盜敗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無）四經敗(通)（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易揭起下君不容則失

臣也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分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於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數倉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坡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羈絏）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通)居身所謂皇建其極正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為之）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通)強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故首治而後兵由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土宜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謂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日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國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通)八無敵具為兵本末由外入內由粗入精軍志將畧大要已盡始於當國中於治兵卒於選將將不神

（知以士予敵士器不服練以財予敵財不蓄聚以兵將予敵）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二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效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

之勢也（通）機數之明、中權也、韜鈐也、唯君與將共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衙庫、衙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機也。○大時、小計不在功、在于用兵之勢、承上言、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寶之位、神器也、令所共傳、非有變廢、而天下莫敢窺者、以王者當絲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衙庫者天子之祕也。（衙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斗日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祕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

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

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通）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上吏應、或曰山陵水澤要塞、箄旅思險也、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

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未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蚤知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民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遇入三軍如無人曰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敘因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

評

六語造奇工於辭者與七法同體文平而巧行之風雨飛鳥等亦權家談介介

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詭誕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須而恃之權與謂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評〕版法與訓簡邃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他近於傳矣乘馬叙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通〕正植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紀論致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喜無以賞怒無以殺〔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勸之利以誘善董之辟以革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illegible]天植也風雨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征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總「喜無以賞怒無以殺終賞之不正喜怒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因司在國兩列而正君乃有國喜以賞怒以殺怨乃[illegible]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置之雖能圖之）〔通〕上任喜怒民怨而心外外結徒而背公禍乃牙徒與多而衆忿則不可圖矣故衆怒難犯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即困獸猶鬪其所終將何為也）〔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焉廢之亦以愛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鄉風則廢之所窮後歸于舉矣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教故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崇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通〕即順命萬民鄉風（上之衆教有功名之士必爵祿[illegible]而以之所以教之急也）（知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願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為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欲人來保其費更多嗇怯）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illegible]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叛已）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故）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動則因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傾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緣往則民移）〔通〕持法在上，循法在下，法用參差，民幸亡忌，故植不動而倚邪恐，邪華化而民乃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也之寄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照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眾在廢私（將欲齊眾在於發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窒）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管子權第二卷終

管子權卷第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經言八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輔官疏政之法）

〔評〕幼官文奇而語叢冗不可解者名數或別有闕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理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撰者萃集附會不如月令遠矣　其叙法如九宮合變天下奇才

〔評〕五圖五方五令按德運行理攝本治身之精係為國之緒夏正之演呂覽之宗其原出于周易猶五帝來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說要會于法天法道清靜因應故管子列于道家或有本論惜其事政配屬分襍不大合耳

疏○夜中閒作夜虛守靜謂尚子有秋持高談強論除行也除行先故有天下則從中為之天地守執持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演〕夜虛守靜道之樞氣之初孔神中存則彙生治形之本政與天一子半復初合一歲大候一日小候人物之氣貞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芒元靜篤作後失守則剥得守則皇天一統五行之元子夜通一歳之候虛靜物皇時變通不幾五方異而中夜一也（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冼不妄）五和通土寄于四季以一調四合為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功三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治和氣）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月也）以倮獸通倮蟲人為長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蔵溫濡（蔵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蔵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行敺養（謂禽獸々為能為苗害者時敺遂之所以養嘉穀也）通藏内體行外用皆順時節宣之道也溫濡應土潤溽暑之候敺養致弊故納新之化内涵土培其元膏外滌土助其育養五官眷異獨敺養土與春同春天陽之生夏季地陰之生陽饒陰乏饒者養舒乏者養疾從其感氣也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閑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閑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術理之常則無殘害於所賦之命也）通生合陰陽之理開靜動靜也動靜因時而形生自理五官皆然土位下為萬物之命後命曰常丹功以歸土

為還元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尊賢授德則可為帝也）故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歛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賞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通歳之成上計曰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付之後人終才能之士備有之）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謂能）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通中央君位帝王霸等系之主術王鈇所謂皇建之極春秋禮夏定分秋辨數冬總凡四方時政各有所屬官司其令是幼官也幼初也初官立政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七舉而外内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

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皆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摶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摶擊强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察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强動弱必從强靜弱必同）通主上下不主强弱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强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通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

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嵩令內外兵强與固而戰勝于是帝形成矣故九舉系君關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關强弱七官飾備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人非賢才不足審絜事變帷幄謀臣司之得賢昌失賢亡關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佚摠辟之守合散成故閑治亂農食人閑尊卑金關貧富練之以散羣偫署（偫[illegible]曽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illegible]後散之於衆使偫曽將著其名小之）以凡數財署（數詳國用之數使財者署）通凡計之凡也兩

署用人理則二政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因或因成家共不得沒其財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通殺僇節其財之流勸勉開其人之塗不殺無以禁溢濫不勸無以督[illegible]工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春行冬政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猴并故梅閉也）十二地氣發通氣十二日一代政因之春秋凡八冬夏凡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

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羸極氣常短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亦闕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煨燼無併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春令君則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月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通木潤金燥治燥治濕取順時火陽中陰水陰中陽治陽治陰取反時春秋刑德合氣之中

也冬夏陰陽爭反而後中也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通】藏行合時則氣平而脩通故動靜形生得理內空周外春生氣內䟽達外也强國為圈弱國為屬（强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圈然也）【通】春以陽剛用事故强圉而弱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强動弱必從强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强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

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於此事變日至無宰居基漸）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卞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通】夏至生陰陰為小冬至生湯陽為大言暑終小言寒終大陰陽之分也故與厝異暑先大入小陰不得離陽也寒則言至不言小一生二二合卯一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

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虛也火王之時不聽微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通】春秋之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令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聲以調樂順天地之正聽以養生反天地之極天地所以極而復生水火相救而已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通】南方歲之中屬離其政主辨北方歲之周屬坎其政主總主布周則復始也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燥氣（秋多

（霖而水故治渠）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摲鋭。（金性勁鋭時方肅殺故曰以允勁鋭摲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内外之異故須閒之）修鄉閭之什伍。（秋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滿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来盛陰故雷）行春政烝泄。（少陽来陰故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用東方之火曰鱗獸之火）〔通〕爨養生以火皆用其生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樸素故行省薄純儉）〔通〕冬夏藏行兩反陰陽之交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

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將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悋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悋故曰解固）〔通〕通于後坎則知異出入解固之道審取。于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命令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令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通〕九會相次從叙北方歲終之政也月令飭國典来歲之宜故舉九令詳申之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評〕百取五白圭二十一之說輕之于堯舜之道也當時何以脩內政億九合共同盟意虛言恥如曰莞黄海輕重賦不藉于農又必設法以上為市則一國之小其厲甚于漢武之鹽鐵遠矣且諸不帶海之國何以令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題○按謂大令諸侯此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共令諸矦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卿三公四輔也所以出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矦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務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務命而流放焉務命者謂織亂教命若務之穢苗也）八會諸矦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通〕（冬時之終四義四時令之行合義也官四體亦是四官四岳）九會諸矦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

所有為幣（為幣禮）九會大命焉〔通〕以上中命以下習命受變等庶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矦三年而朝習命（明軟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謂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矦一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諸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矦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

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通〕廷安塞上之官如漢都護取安邊廷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通〕上五圖治內政典也下五圖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為主兵以中權為鈐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故圖中言神不及事圖外言事則有司存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異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通〕時因因時列事下時分以時施舍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

察也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通〕凡分于急時毋緩不必敵物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繁）（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究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審定者勝先）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與有功能審定者勝）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

實虛勝定盛衰勝〔通〕其靜如山為將先治心故皆定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貿易因方則器械備（交貿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皆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通〕聽於鈔以下皆

言將心兵機微乎神矣此在師律之上以無律用律也雖然可言不可言言非微矣況其神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治者事之深沒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衆可為故治衆然宜）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實也）[illegible]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實不復衰故）器成數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數令堅守故欲任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御我知時而敵我如敵蘭誰能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須後而相待乎）〔通〕驍日持久兵老城下待也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悉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數也當為句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飭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求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通〕中國中軍也大將居之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鈦（其行刑戟則於初旦夜晝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離害而鈦禁鈦或為致）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激不能圖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若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欲不）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

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亾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亾者不事食鬼神必怨怨故軍財在敵）㊂不恤死無以勸生者之死故不偷厲祀以恤財而軍亾財乃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㊂左肱右掖前矛後勁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兵法陣法不外于此左前主進取勝敵右後主厚集持守一陽節一陰節通于陰陽則知其所居矣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積衆勝至焉為句）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㊂無不勝一戎而有天下也故曰次一之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劒（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絕盡之昧斷絕而戮之也）

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為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戒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illegible]游縱之所使仰樂死而[illegible]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職）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桀紂之人比屋可誅也）㊂不仁之君毒人為人而罰其君非富天下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服勝之心可以焚灼于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而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難○恃則不安然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然易所難也

（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起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係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通兵法陰陽之義也陽節制人陰節自制制為不可勝而待人能勝故東南言決勝西北言守勝合後合于中軍之後也與前矛兩翼異故言多善尾之務為中堅之輔

幼官圖第九（中方本圖 東方副圖 中方副圖 南方本圖 東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北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

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罰爵材祿能則强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强弱之應八存亾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也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illegible]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御。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墨。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翊國政也）

外言一

評五輔脩條大幹廣川衍隰之文與權修是一家手小湧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亦相類旨稍加刻飾徒以民知未知五時法如兒學語猶見優孟。大較外言以下贗粥過半其文靡雜即體之古近文之精疎義之瑜類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為重言或別有世本采入務借行以修其宮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戍之策而已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而無解舍下愈覆鷙（伏匿悖戾）而不聽從（覆察也鷙捷也上既苟而不合故下伺察而懷疑鷙勑吏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復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跋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過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疾憊裸露者宜以振赴之）資乏絕此謂振其

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撙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恡也既細又恡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紅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尊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

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敎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理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飢饉

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苛於民（謂無苛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博帶以就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

（染文繡為絲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絲緣）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齊市中置物處但係知其數不免歛）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又得而詠之不使漏失也）

管子權卷第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旣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先立綱為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意故為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莖柏梁窮奇材極巧工望之雲搆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

乃南華深遠矣偎哉此營營耶幻幻耶人耶鬼耶。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第三目止此）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下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六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

總○十一舉目當在人不一事下

總○十二舉目當在則擊下

准繩（第八舉目）讇（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宅耕反）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通）天秉陽積氣地秉陰積形五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陰君天道也臣

地道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佚出令故曰佚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言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當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

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通）甚哉名利之熏人毒也熏不其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必爭爭不其妬而入妬至妬而黨樹戎與兵鬪于朝堂而禍流于國矣向之任力忠事未嘗不始于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以妬臣唐虞無妬臣故盡能臣善乎曰夫婦和勉魚貫螽斯之賢士也而女不若乎同心在臭視國如家吾且樊姬乃能為傅說故曰五味不同物而能

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廢故百姓不養也）（評）語至風流生養始於君臣有當於音味有辨文家奇而合于正用此此經緯之法百姓不養則衆散於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通）上德不德君臣音味凡以調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臣之敗皆出于自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

（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道明法民興善也與善則撥為正險為平枉出直于是博不失而能無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盡仁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剄圓主柔和令用規者欲施息引物也）〔通〕成軸猶成憲備成法以善理如俻成器以裕用減溜大成環畢備得取畜待於此故曰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筦於特德合符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困物施宜故有大小之）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息之生憲法也跣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息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之。（僊輕順說既皆逐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軟順人君善既備減何所之失則求者無不善也）〔通〕僊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而通通而復常奚乏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淯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故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告戒於彼也）〔通〕是非先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躓必覆矣故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暮士無備不足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僊也無乏矣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息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圓之周無不備得也）〔通〕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諭教曰淯化曰備得善

然王政之敬數乎良師不良直使枉直治道固：之準繩未有越焉者故曰聖君賢佐之制衆也一條通屬與教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弋浧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評以下文采瑰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下來希見此文字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啟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讒何荣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死而不忠其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强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刑僇矣河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通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

不利彌甚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人臣因此得免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殘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也）憤通隱居獨善好學不動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舍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所以俟亂世清明欲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蕩）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

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皆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豊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閙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然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通名者實之賓也賓主內外不相能故貪徇財烈徇名從其相為則不相怨相怨則絕相交如晝之與夜寒之與暑陰之與

陽執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奸雄僞子欲用其惠知欺天下以擴而利而不自知大盗之久為邏者迹也以惠而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及之自謂巧拙失之自謂安危蹈之唯大惠能取一唯取一能安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没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怒之使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没而不用今不為怨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没法也）通怨毒于人甚矣哉舉世没而不出匠矣亦没也唯無怒一言為大海津梁津梁濟没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致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没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卧若從晦而說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昭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静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昭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

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虞朝謙德舉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擬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

集谷則飛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逐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補唯虛不自良乃鳥飛而準繩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飛鳥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衺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唯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達變道必礙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狀理也）不可以失

此術也（此術權道）讂（大縣及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治也）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以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

憂憂則所以伎苛（通）謬過昏憂焦思慮煩聰明（不恢則才技反妄為虐曰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遁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亾其國也常遁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枝此言尊高

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亾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峨）故曰毋遁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枝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

徑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一[illegible]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方[illegible]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故博為理眾言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而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以一事不足以兼眾事故令事皆立名而為之說人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通〕月令旦中昏中曰昏辰半星辰序各司是星紀十二司十二月也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也）（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湊溺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評〕此時輒有賦語其騷人後之筆耶（泉逾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illegible]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

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椁當為桴）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擊也大則大和小則小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象天地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惡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注則惡響隨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槖也（君子知善惡不報繩繩戒慎在先天地以類善[illegible]之義應之則善在後故曰天地萬物之槖）宙合有槖天地（宙合之道以先天地行善故槖天地也）〔通〕萬物皆天地覆載之中宙合之道又苞天地之外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槖（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槖也）宙

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狹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說其絡上能無倫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通）山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禁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至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通）濟博淵泉而時出之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句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發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通）以本無妄而應無方故不失而應當非應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響善本于聲乎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無以應則棘棘而求蔭還矩而〻方冥行而求直前之也反本之不暇奚于忿忿者不足以合一人反而正本足合宇宙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責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illegible]也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言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評）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祔于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評）末行年六十而老吃其管氏與非與柳管采處士之言與故先列管子下列樞言明乎有本

（演）樞言愛利益安元亨利貞四德故道原出於天一而四奧事天莫若嗇故首愛嗇乃通通乃實實乃久久安則天神矣道元即治元也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憲萬理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伏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

（所不行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貴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通】喜怒哀樂生于陰陽由二生四也人含陰陽以生離則死四情用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通】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惡矣上德為之而無以為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乇）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喬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

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illegible]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illegible]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通】後起者勝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為推讓每僥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衆少喻多所鶩也）【通】一龍一蛇一日五化周應而無窮故無過二一以貫之也不化則一者過過之時即二矣不遠復不貳過義政如是。一日五化五行之運

（化而相生終而復始則王後歸于一一乃能化五）一日而五序周天道人道君道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踈）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視踈向背是其改也改為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策成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

（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紂是也。先王之所以衆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

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句)（貴極如亢宗）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閉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

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西馬令既傾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評)（動作無識卒來必備機心恥神明先覺不尒）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

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亾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

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亾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亾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

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榷第四卷終

管子榷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評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闊猶奇宕神主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繫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

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平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

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衆務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持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伊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

稅。趙用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須與師役一分則相違者

叙用則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數事稅是人而亡稅三之一矣

於稼。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擯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餓擯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 ㊟通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興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然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貪則

（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乏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習然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欲）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泆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數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為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數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衰世之象往往屑雜煩碎音氣下殺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罪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為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修德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

建、按制下法君既失然則人臣必作福作威以制人以使之[illegible]

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讀隨其所聞與隨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則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殁受之者衰（君嗣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總職丁恩同貨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

（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以趨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亾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

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亾黨（為救亾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賞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黨以威眾）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饑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為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

則不以親為本（簡舉拔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譽言）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情之以為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國舉賢情之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夫業則衰殘廢故獲之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偽飾成重）通

【利市交而逆分輕飲下以進卷此剝民下附民相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禄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逆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徒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務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徒坐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言議每擬為人以求名譽非純行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壹士以為亾資修田以為亾本（每以壹殘濟士以為亾去之資若趙五之為又修皆田業以為亾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士雖亾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釣取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辟其行以避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罔猶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民隱行辟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仁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共財以致衆）

趙。按以下
素隱也辟倚
行和不正

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施其貨財以悅於人）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通結儲君援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小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雖加上事則止而尋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之淫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懃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歷如搏沙巧畫而喬粗反入拙矣与文心無懃不自檢找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放）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放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自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亦不可得也（下繫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故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通）（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令不守于一道下渝令而邪衢于五途途由于民而衢開于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亦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稱驕也人有飢色不思衆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

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致死令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祿不論功故不為行制不為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謟事便辟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令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遵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言而拂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

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也務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

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亦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讓）驕則緩怠（謫）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亟

四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何平而不陂易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月來復兢兢惕惕以危盛保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瞯瞯未即禍也瞯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允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于驕而守于嗇故曰嗇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雖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

題●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

題○按此言自天子而為諸侯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殊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賤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榷卷第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illegible]朱　長春　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弛斯湯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脉不落膺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𦢊痺著肉食而尸行者耶病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騷辯千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驕媼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勞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䟽段落語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穫○篇不成章散次其旨無奇而專主必刑刻法法家餘食耳雖行實瑣又似拾襍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illegible]法以法下從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後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

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待）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害嫌）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悲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不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

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

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索求則難給故所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念禁既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令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

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從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

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將欲濟吾然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供也）毋赦者痤（徂禾切癤也）睢之礦石也（疾可家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illegible]句皆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也[illegible]文有三條也　武

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庿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彊

者立則主位危矣閒文與墨子近長語莫葉無[illegible]而下于戰國又為末流矣退之認甫作祖故反文而文亡以至數百年莫畀不了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己用也使民衆為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

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

○形表不足以用以至[illegible]用

貴戚殺兄若似渴之受此[illegible]民為之用而[illegible]主者以法素行[illegible]之而行凶惡也

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若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者危殺之其次勞若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其極則疏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殘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

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其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評）主運危言政可與四目四聰四門對書扆座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

參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於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耶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illegible]而行

鮑。按此乃集者考遺異聞

怔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卿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illegible]

急於司命也（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評)當時名法家指一而途殊各自立說參差同異故並收之其起議轉入紆曲可尋亦彊詞耳君天所棣也上下定制豈獨在司命之權乎權必以道行權術則末矣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

不忠君不能奪在于期年于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

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illegible]謙而接物[illegible]）以物物遺棄虛而一貫務物者博溺心文戒貿爾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物而物為制也務[illegible]者虛也（所謂滿把指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illegible]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稽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明是事無資業者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知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

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illegible]）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放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惟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雖未[illegible]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illegible]）[illegible]

者（臣管氏自術）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事也）以事其君令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秉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廢（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不廢兵久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延來無以禦國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評】管氏兵法一篇其[illegible]寓之中[illegible]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道符[illegible][illegible]上三篇矣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此妙道由道入兵從一而散之[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祕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教士三萬人橫行于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柳計倪鶡夷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騶皮之庸芻之狗也予故曰兵本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通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illegible]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illegible]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illegible]）

（兵[illegible]則大[illegible][illegible]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illegible]國敗[illegible]）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為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illegible]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教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冢宰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戮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服）(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蹈隙未瑕而乘精亦傾未隙而蹈堅亦毀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似業也）(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illegible]以賞罰）

（士乃自勵）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翰也謂翰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通)初舉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凑合也道無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道文之用其粗者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意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眾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

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illegible]謂卒然直出攻敵不知）發乎不意徑
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
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
（[illegible]無[illegible]之）行無常（行既準[illegible]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而者）
（[illegible]謂[illegible]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
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阻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
（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于否之中則彼遠避而）
（不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而(通)入道之言一
則神定則慧陣勢變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恃心
定于太山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故服從而為己用）凌
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監謂遠歷）
（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之
君乎也何絕不徑何固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
之法静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illegible]
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隙故）寶不獨入故莫之[illegible]

（得氏寶王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通)雖獨入與衆俱入寶不必
改寶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
（所以橙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獨也）(通)不神之所以為神故用于
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衆為用之
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意無
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知
出入人安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
（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
（謂之為神）(通)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訬無名也無至盡

盡不意卒然而來卒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
矣何能疑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通)
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神此以
畜和養令民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強勇于
進闘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輜鈴一等和合故
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
（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
（得而[illegible]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illegible]大勝謂通服諸國[illegible]）

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敗）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也）亂之不（[illegible]）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號[illegible]）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術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通)一道之元也明一者王則

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其次一之一以御萬爲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至曰實曰原曰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也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數綜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衆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所敵則反傷於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引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通)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因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通)不測我之實則據虛不見我之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通)無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

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而萬物成矣化矣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通)無設無形無為結上無名之至盡神乃謂道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令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故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非威也

管子權第六卷終

題○大臣三篇只當評紀叙之文

管子權卷第七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謂以大事匡君）

內言一

〔評〕大匡與霸語爭工叙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噩噩鵫鵫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評〕大匡叙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卞為之也要其慱大通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似錯非錯關結似關非關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叙引入仲相分二大叚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叙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六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切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叙亦自合佘要于俢其功者外而所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訛

題○按事閒雜傳聞疾不出君不信

權保子以亡則君不入余見于之異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若有疾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適小智大慮政不相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飧嗛嗛不足為飽有大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盡方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況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小矣大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

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輩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令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令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己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

趙○凡古況字使臣於言死命豪亂雖得天下尚不生況宋齊社稷一國之政乎

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殺糾之時忽于此言奪糾死糾何居又與鮑叔辭傅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

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久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非故曰二）無盡言而訑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閑而容忍之然此昏惡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

亾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糺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糺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糺（糺謂與兵爭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怨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糺也為欲

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係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言管仲親糺多於小白也）糺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踈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

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糺）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糺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糺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係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評以或曰起例信疑兩存猶闕文之廣法也而文奇正陸離得此更神大傳所謂相雜太史公嘗采學之後不解乎）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糺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

皆又伐之前所參[illegible]則也

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

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伐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耽）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欲）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

(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敵前行則彼兵不抵矣是以平行入國而已差偽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走

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

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縣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

(評)期王而勉伯諸[illegible]俟曰恐不能大姑以小見仲王佐

云爾略倣商君而文致之仲才士也王主道仲非伊傅也仲蔦人也謂飾所不知術要君而寵之則仲又非商君也仲法家之上商君不足於法而降爲張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閒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亂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傳左故別或曰趣例戴異聞也或曰明非管氏之書法家以其議祖之集其事傳附之主于管子曰管子耳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

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力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修之（修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愓其智多詐（智多則可試詐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衆可待君自反）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

（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鄰）於是其救宋也疾（謂先諸矦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

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矦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擾動之則衆庶而散）諸矦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是二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諸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是交兵聞於諸矦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矦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矦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矦欲以結盟致怨於令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矦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矦人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評）曹沫劫壇之事而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耶此以抽劔屬公更左冠棠之俠賊為刺客

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後禮擯贊揖讓登壇劔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劔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劔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莊公自懷劔曹劌亦懷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椹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劔將椹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然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劔當兩

階之閒曰。二君將攺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衆辟）（二君將欲攺先者之所國令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詳）大

匡忠匡君以匡天下為功。初叙五年咈諫自用之弊。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傷而大應。則事

多舛而仲功亦莽莽矣。史記述止數事而干轉禍因敗。其幹佐君心。了了如照。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

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

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

（通）絕以小。言國小故亡。封之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亡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矣）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大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

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則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强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通)東屬木其人性通斂西屬金其人剛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衛國之教（句）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通)危急也急於傅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卒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斗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

起○按小匡作公子舉傳聞而訛[illegible][illegible]誤也

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以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服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令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不踐其國以便之）(通)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狀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

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曲防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令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

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評）四十二年以上、叙匡天下行事大畧、自以文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後以踐位十九年起叙國中內政、此一篇大體也、布格大奇、不詳察不見古文之大全桓公踐位十九年（評）叙事遒古陸離、有藹氣、文兼子史之長、太史公用其古法幹以驚雄、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太史公後此種古文古法絕矣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言志）君臣之有善

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賔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築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令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者）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處之有可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費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卿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鞠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

能○縣吏既諸侯士有善則獎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益以勉國家不變也也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謂遷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糾之勸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然凡當無有可悔如此者未善之上也）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野為原又多不發（不發是大徑大役簡少其

野多不發之衆）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勸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發之和平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倨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適禮然）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命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

(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後入三大夫之舉因中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斷獄文局之奇後人不能亦多不解(評)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千政為大千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遊局之上卿中之后命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

[illegible]一拔當人皆約其賢而大夫善薦後有害者而舉[illegible]薦以其出外示人同[illegible]也易更[illegible]有所賢說己而下不[illegible]公其意而舉至於人不論其賢而大成行操有善過者所薦舉者以其出于一人偏見也

（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衆者此言選衆者因于主斷從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通）狹邪浪蕩比之匪人佚少年公子也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必道情淫）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告高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〻此人君承用）（言其人善則吏受賞不善則吏當罰）上君謂國子（評）三大夫主進賞仲命之德中刑也國子為李主罰君命之刑中德也東國西土外政其條具上七大夫政完其文完

矣古人文體原不拘拘如後人局面所以前外政一一歸功散結末又大結內政獨似開似闢政其妙也既以詳功又贊手哉直舉政本已矣不闢鍊照應之大關鍵照應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人賊特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上罪邪所以興禮義令化罪者非以非辟易義則以義）（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然）

（令所有罪必無赦之也）（通）制刑必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通）君天道也主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中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法之中乃人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剌又三宥是君又自為國家祥刑而持平之平者也散散敘來有次第有

脈絡有條理關竅見經戒之意焉見恤刑之公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不識政體

洪熹曰讀管子大匡咨而歎嗟乎其然乎非仲之貿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累臣生之不圖而能必桓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之定哉華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定亡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背死事讐愧于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曰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忘心沖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人事之不可信者也貫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

以其生用其才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周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吵然吾忘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羞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然用桓務功而桓圖以功之務而大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衰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管子榷卷第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内言二

(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内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播壞則生粟）木可以為貨（伐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矣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以贖之）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illegible]也既出[illegible]人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illegible]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下其罪成乎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内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内則[illegible]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illegible]）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

少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
遁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
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
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稱之）公與
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
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
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
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
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

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
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受悴）厚
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

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澤廣也）
通血氣道而后年長，年長而后心長，心長而后
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
之使通調，無滯閼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夭，心于

是悖逆，德于是喪道。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為
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
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
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
寬而不淩，（不虐惸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illegible]謂穢塞[illegible]滯清者也困滯謂疲癃縱隱者也有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往行不來，而
民游世矣。（共行法度者從往行而道不卻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通法
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曰
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熙熙，鼓以遊

矣此為天下也（評）肯試本術乎禁樂去偷歸于長年長心心無荒而血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哆言鍾鼓不解于縣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倿人主恣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況其流誰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評）就齊語詮次而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

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使人請之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臣（戮以狗羣臣）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

（成乎也與衆乎）曰公子糺親也請君討之衆人為殺公子糺文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殺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群臣僇（戮之以誡群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殺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偁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糺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誅使魯敗而齊先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成人事則一適得天失天管鮑之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臣異傳不可曰仲本國

[illegible]

今魯懼殺公子糺召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旣得管仲則知後無闕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採管仲本欲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以通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始辟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若知之予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服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因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

[illegible]

戎馬待游車之獘（游車獘然然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乃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為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備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整閒旄者所以督勒兵士言能務農息兵）

故糞其顛而除其旄（通）糞除顛旄埽除而養老重禮也以事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illegible]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叅國奈何管子對曰（詳）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釐正合攝而先叙於成民事之上似有條理然事次而文則板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迮○按管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句說商工農之鄉也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叅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

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illegible]以者國之本猶柱[illegible]石也故曰石）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illegible]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illegible]）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illegible]（[illegible]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illegible]之士羣萃共處[illegible]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謂四材為常）比耒耜穀芟（比其耒耜及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也治其閑遺[illegible]）及寒擊稾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發其早之[illegible]）深耕均種疾耰（[illegible]）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illegible]在挾）以旦暮從事于田墅稅衣就功（[illegible]）別苗莠列疏遬（疏遬謂相疏也[illegible]）

首戴茅蒲（茅精也首以為笠）身服襏襫（襏襫衣可以任苦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不為姦[illegible]）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可為士者即所說其而知之不習而成於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人能致粟又秀材生賢故聖王敬畏農而戚之）

戚近（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

野處而不暱有司不告罪五此謂第二而尾語不可刪別作故畏農而去其言非以外矣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

其鄉之貨（[illegible]）以知其市之賈（[illegible]）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illegible]）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illegible]）有餘於國（通）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illegible]）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illegible]）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相知貴賤）（[illegible]）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illegible]）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illegible]）常為商相地而衆其政則民不（[illegible]）

(通)沃土宜農墳上宜末閒蕪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父子常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承衆正之令從舊貴則棄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恤仰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謂積財衆而長之民則恭而不費用矣）(通)舉財長工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乃閒節而用止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

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之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

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

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試其材能也）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

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謂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将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又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貌肉而已肉者所謂度內也通內。月朓朒之朒謂之側匿猶縮懦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夫之左）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

（[illegible]位於鄉黨在朝故不言）权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養之衆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illegible]女[illegible]士衆不[illegible]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illegible]上也同[illegible]一三其德為政[illegible]於[illegible]也）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出而嫁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illegible]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illegible]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illegible]居家治理可移於官矣）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illegible]引人然[illegible]）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illegible]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半鈞，（分宥謂從[illegible]共分其[illegible]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illegible]抑而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illegible]有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欘钁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甯戚為田（以教衆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皆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

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頫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蔽蓋也）渠彌於河陼（後教賓渠彌亘於河陼）綱山於有牢（牧之立國城必依山阜以為綱紀而有牢固）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

愚曰當從明卿張弼海之在言齊桓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陰阻

愚曰宋孫[illegible]

地吉臺原姑與柴里（皆地名）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西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illegible]）割越地南據宋

鄭（既割越地又攝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濟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illegible]所）（[illegible]）成周反胙於隆嶽（[illegible]）（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illegible]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illegible]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illegible]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illegible]（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illegible]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與卑耳之谿共秦夏之不服者）拘西服流沙而

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白狄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矜皆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牱䍧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

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足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河[illegible]日[illegible]）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故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絶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

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廄繫[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病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縵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攟（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攟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

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廛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

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衆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慚愧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小而卑其致）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illegible]侯不懾施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方所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illegible]服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成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級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

而至禽側（言風興晦夜之此已至禽之側時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逡巡不斷）優則亡

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係與人定交結）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遊荊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

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

（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評）重言易見三者可無不可先秦法家之士政為此說故撫桓公之短而自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于世不然宇宙皆糜爛萬古為長夕

（評）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本言傳會神仙家僕主者太史公博摭異記以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昉出何籍摭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

信即信者亦實有欲而封且仲諍之況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挾天子不諍乎無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窺矣聖人何以一正一諱嘉叙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以是借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諂也一臣匡王耳君無王臣與同罪乎日所為轉移何乎而口舌爭于一旦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臣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闕）

內言四（八卷終）

管子榷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五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言之形容）

（評）鄙虛言虛事為美夸張戰國法家流之詭筆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宕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

先生為之耶取辭焉善矣○散散叙次如不開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

（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猶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令特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

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于元反其所以懸掛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評）叙桓仲君臣一段借疾不救以懸弄諸臣事詞景色種種如畫直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覆秦策中叙范雎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累相當犀

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縣令不令人乎中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

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賀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怨）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

管子權　卷九　四　三百千　仲

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壅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埳（境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評）詞如綺々事之巧然要知可為著書不可為文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詞體故互堅贊之記曰々、直其事核楚欲吞宋

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

管子權　卷九　五　中　[illegible]

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埳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評）全述前語戰國文如此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敗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illegible]）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

評（文齊事亦）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要王之固因順之伯之因因反之順為道反為權自五伯以降皆非權不行于天下矣世也如何喜歡之于道逆之歸順庶幾哉留侯武侯梁公杜公

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綵百代而無敢致者也）

評召陵之師兩君無遇也安所令又安請宋鄭安有百代城文侍乎

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從秦而返存晉於晉[illegible]東[illegible]）北伐孤竹還

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評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訓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假甲遵晦而梢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未而誅意一統政而無專封尒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属也有闘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為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信險穽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獸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評）文不成一篇散散段落故不曰霸論霸謀而曰霸言節取之如網珠采玉足為國寶至於珠聯玉藻猶在工人手文心將心文勢陣勢虎賁三千君子六千大可王小可伯七國十節虔敗而潰馬文人不可不知此法

（注）如聖教集字可采不可臨蘭亭方是一筆書書家不解往往失筆意故米元帝常自謂中年

管子權 卷九 八 三卄五 手

書人以為集古其進之矣。初陣雄象精采壁壘生色部曲揮風中半以後陽節盡陰節不守夯漸叱散矣頗又參差重複故淮陰多多益難不善尾者霸王七十之勝也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匡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成權）暴王殘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謂因戮其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謂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舉物之所不違）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因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人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維存而國小弱必并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收績故鄰國得焉）

管子權 卷九 九 中四頁八十

鄰國有事鄰國亾焉（亦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亾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謂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所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獲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

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注刑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餘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衆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歸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

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伐已而之之則明王之伐已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通〕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含其元元襲其詭詭含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狙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

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竝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歌也）〔通〕曰使因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國（而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胸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之）〔通〕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天下弗知也而常

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仚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惛中膚（文）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謂知愚者至危不知微之將至尚有悅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然料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而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

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共兵）（起絕而又堅利敵能攻因）通避堅而攻瑕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末小則難崩）而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中國為天下樞也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譬若高光之有關中河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通正而治之也（以正理而助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

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與然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通國非其國六字文體錯落變化可法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易不守國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減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閭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眾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內荒）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

威。摶之也令不依專行則兩不聽也

（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狭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欲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卻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苞衰也上既挾故）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篡弒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令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然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彊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勢強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強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為後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能）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韲而之故可文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也道地道行舉大事用天道

（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緣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大武然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

經○旋制引
謂事大順中
兄決令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強（離強則乖節者之故失）[illegible]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兵強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為國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

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以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眾以攻眾（量我眾寡可敵彼眾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我不敢亡之伐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時宜務眾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

在成曲（在於大全）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濫理）（此權柄則然）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強）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世之

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邇得者楚雖之封陳失者田閒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得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鄰國又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懼而動後所恐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令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通范雎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癈一於宮癈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癈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illegible]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通易訟無情之詞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illegible]令不遺也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

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illegible]盡[illegible]痛療而[illegible]救之衆無急安得亂此句行此[illegible]下行此道也（[illegible]也衆國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後行此道）

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因有常經明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行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

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其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總稟言給兵餼稟謂生食稟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欲知其優賞罰）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固有常科當其[illegible]行之此不可改易皆也今乃[illegible]）（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illegible]）

（行將何侍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稟氣）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伐之口）（竊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加其所養之教於有所養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所從當者出息以供衣知其）（家數欲有所於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依從昆弟以求食者與之從者各有差等）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長入其既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往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令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可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適古倩宇）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債而後大夫責肯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

（上識報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適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臣無祿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在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文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券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隱藏不見若銅鐵山澤）

（溝瀆可決而決潰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死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伎能利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操女工事謂紡緒之事也）宂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何乘也（辜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馬言直有馬言直有車配以成乘）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illegible]）

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器利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要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書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蓋）其疏藏器（疏蓋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以張者）可衣夾鋏（鋏刃刀鋏也衣夾謂其衣之）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剛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有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令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殊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

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必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謀)（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慮連什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文皆然）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實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遠閉謂築牆有所遮閉維通路而為防衛者絕塞之阨閉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通)地市關三今君所申布於三官開於執禁（幾察為多開以外則邊邊以隣為主總之皆地政）

也故曰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高料地之時對為其言欲言曰法地以為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養父有恆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于地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illegible]關之四鄰也同官有以下非地載經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國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理）之民荒無苛句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謂理荒人無得苛重曰使盡地之職自然稱一而保國也）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各以下其位於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蔽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之）通亂為句屬讒人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之則九軍之人皆親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隧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嘗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illegible]行商）

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要其稅搜）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國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率民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觀其名又須觀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當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敢於權人以困貌德（故防學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威其別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困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欺而類德者不見困我也蓋詰姦者必使類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言異服而已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既喜入所以不惑凡此皆行者之誅）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遠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禁安能使同心和德雖厚和結之以其外不至關邊患足矣此謂貌德故曰彊場之事慎守其一以備不虞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閑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illegible]其）

（制度無得大於經常）(通)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曰申而飭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埸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謀失第二十五　闕

焫（而悅反）

管子榷卷之十

唐司空房玄齡　註

明道民朱長春　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通)戒多繕道保定之務故別於霸言而以戒名其文體相似也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流遺文可入經言弋廩以後掇拾湧耳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通)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為本秋稼為利今曰家謗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illegible]不足者當補之[illegible]）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所行無成功空費從[illegible]糧食如此者必亡）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illegible]所[illegible]方而[illegible]明[illegible]毛不[illegible]故曰無方而[illegible]知生所在故以無方也）(通)經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

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脩命之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辭敎嚴為防禁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通)内固情復性也外謹聲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榮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以身任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塗之畏者莫如口（謂言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illegible]天日閒期順實[illegible]故曰遠[illegible]也）(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唯口起羞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之德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順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通)

兩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定生此句摠上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通)仁内義外防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月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或其）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

義○按二句衍也

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則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以使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受行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友）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準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粟鳥成多集焉故於此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

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容）而遠有德（疎賢黜）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雅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猶旅不聽雖濟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治故令里官進二子將試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

（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二宥而同議三有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可以成材可用煮鹽者也其處必多生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通)棋蘇曰草封煮海曰澤鹽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讓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官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而能知我謀）吾是以語汝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我欲

[illegible]

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官中財少織絍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動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此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識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故令君行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遺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illegible]所不知故可以移政）(通)莊子曰有所不聞有

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清無魚至察無徒故為人上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不用其知也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以賄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强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

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吝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稱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

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以已甲已不行久理齊政故衰微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下臣悄然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啀啀旦暮欲齧我

猳而不使也猳左傳曰還我艾猳猳牡豕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狀齧為義卯國家也言易牙終滅亡國家宗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啀啀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啀啀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必將過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

（齊因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illegible]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通)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通)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illegible]而又[illegible]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涉能沒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墾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illegible]（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包藏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貨李牧之為也）

(通)私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是以亡亡

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連有所統屬）偏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通)標

君相為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偏知天下合入地圀

參患第二十八（太强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評强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評）參患談兵處佳言欵珠屑玉膾炙後人著蔡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

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招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illegible]邪[illegible]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糧盛行武能驚敵從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通）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興之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微十年之蓄積）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間一戰就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

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通）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因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敝矣荊棘履生日費千金攻堅則軔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敗攻自毀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古日蔑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

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敗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俴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白徒烏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

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評漢初六經未表誼錯皆管氏紹祖之臣子餘食之宗人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懼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通器即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蹈水胃傾之鳴鏑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者六術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粵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評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斗中權鈐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

子中危言然而逃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來以正合政以奇勝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首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由前行多脩故死後有名）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

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国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伺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循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偏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偏知天下也）下。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侯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通)散金財為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通)卧鼓啣枚潛師襲人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通)苟聚兵無制野戰不陣或陣而譁妄行則羣卒困(通)不量力而進應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通)知難不退逐利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應雖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徐令茫若則以士卒堅深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為堅皆以士卒脆弱故也）(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亦瑕矣孫子三驅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

道。按舊[illegible]上句

[illegible]。按舊[illegible]上句舊注非[illegible]字為句

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裏削也頁）刃游間也。（刀游理間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者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數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敵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數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覌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覌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通)攻無君非以權勝直幸之侮耳故禮不伐喪攻堅不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覌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

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通)不可圍不可止兩對即善攻不知守善守不知攻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也）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

處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核詳德之意但不成體局氣索理支

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荀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乎正頗吝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厥勁典制順不比溢

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閒一二段脉絡稍不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言官外則無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閒謂隔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疑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衆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天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illegible]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束百姓之官撿）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數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盡誠故入可以守成出可以戰勝也）如此則人嗇夫

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教慈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人皆懼法不戲為非雖有豫怠不敢為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

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僥幸）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上德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無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眾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則下當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乃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敢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竭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illegible]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illegible]則君奪[illegible]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上[illegible]從君之命令乃擅上之權故主失威適共者侵分上柄國如兩君[illegible]者擅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慮深遠故[illegible]）身善人役也（可以為人君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亦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若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身正德立而民化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交猶預也矯偽也上預下事則偽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

（姦心豈復無復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入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承食主之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illegible]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為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援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衛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袞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也言久積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眾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illegible][illegible]量斛也[illegible]古惟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惟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而有獨辟者不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懸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

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令）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眾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臣於所疑必陳而[illegible]之之）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通)王制謂以歲之

成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illegible]）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其[illegible]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 通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試也（不敢從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虛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亾則塞者也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illegible]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一國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天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君若[illegible]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隔故不供不振之）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然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謂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思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宰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illegible]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雖堯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冲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聽[illegible]有所以）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信之君善而臣善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所不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

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榷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此散散夷衍將材不可及

十萬更勞于上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評)三口便佰術本色亦足括聖入法將無為皇王解嘲乎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義僻之事始見於人心）

[illegible]

（賢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所以道故以止其善惡之物處其非理之違則為是非者明分分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賞其功罰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所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illegible]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以）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罄）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事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屬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邑裹而藏也）貴之以王崇（[illegible]行然後知[illegible]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而上既盡其搖還復搖歸下而止自然之勢喻人懷德必來畏威不去者也）水波而上二語可以印道。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

[illegible]

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以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刑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於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貴頓貌或刑宝之莫敢陵逆若子之從父[illegible]之作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卯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淺浸理則功過不明然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illegible]）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挫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柔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illegible]）

姦則通亂隔（姦謂邪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今能隔阻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二則餘糧莫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

色（媚從之）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言令色委曲以從君之欲動也我其勝之其惡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羣臣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法設而守上之固）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

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干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從外資游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後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若便辟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伺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

（[illegible]）

（故大臣不能侵其勢）

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謂游食之人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其上下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以急乃為急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以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

[illegible]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謂）黨於下（通謀號）
（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
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作於下以為勞通有原有）
（又讀如十有載乎）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謂君之何下則用人）
（什力上下六何皆用進[illegible]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
危矣（[illegible]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先君行善[illegible]之賞奪君之實也）（適先其君四者總
屬中央之人）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
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託妖妄之言以威衆如此者欲脅君也）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
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者於）
（天道人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者之可以為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其通而主也）是
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
（慮而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
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
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

明（謂臣勤力役用其則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
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可否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趨（滔謂[illegible]也）
（趨謂趨總曲也故法有[illegible]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名心進退所也以主為謂令滔）
趨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方得者其事必有方有制）
（圓也故和）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閒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illegible]）
（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不[illegible]常故執而不合所有）
（明仁而也不妄）君以利和（君道利也和則）臣以節信（守臣節則）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
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

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形於內）
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王然後德知）
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不失於人理之故）
（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自修己）
（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故德業修而德行立）
（也主）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少者故民輕於給也）
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
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
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

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官）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通】上束于國之政刑下牽于己衣食之利術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後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之將一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理善論莫不[illegible]有大夫偷心得出於非所然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僻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以逐而竊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起異可也庶子之勢然不得與之竝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其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人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旗謂之章表旗幟旌異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所以重猶于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閒郄讒人不敢作矣（嬖威重則兄弟[illegible]讒人無所作其[illegible]）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尚子也 [illegible]

衆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而求勞法護矣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illegible][illegible]其勞[illegible]然後[illegible]用之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illegible]人必依說女[illegible]故無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遷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首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illegible]弇勞有德雖年未至而亦[illegible][illegible]不以年少為之傷也）（通）傷年如聖書之

傷資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當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通）幾臣權疑主而操機衡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

必正相必直立以聽（通）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通）並后多寵而羣妬恒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狐趙呂郤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循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謀則亂也）（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譖諄（謂以智詐譖恐詐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

（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譖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恐譖之且其侵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成生篡[illegible]伐主能為人）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諸妻妾之疑不正者之寵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illegible]文別[illegible]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通）罪伏即伏罪倒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衆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通）風行草偃陝詩觀風衆風所以稽風衆也吏政易飾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桂衆以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皆立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衆也小衆其過則當擇而改之）

短語六

（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贋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脩治而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脩可

小稱不可大議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趙○借以爲[illegible]之隗[illegible]高不著[illegible]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illegible]）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illegible]）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修飾者恐其過而飾其非也）善（通）鼓鐘聲聞但問外聲不問宫鼓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而自行善持名使之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既君行惡即足持名去人無善可循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

趙○指引[illegible]

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illegible]焉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接四形由其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共勝乎不捲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久神託而行善則[illegible]天下故人重之[illegible]）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獨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獨雖令人愛之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

也感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喻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洫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已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

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

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御駕者也感謂能得其妙有領於心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者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仁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

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之）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終不見亦不何損之）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illegible]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疾凶暴皆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子兄弟恩情結固而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尤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中之名實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

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敬遜讓可以變化[illegible]）（地之生後也）故先王曰道（謂變化也皆貴作）管仲有病（[illegible]有病）以下又擬拾傳益之非一篇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illegible]）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妒豎刀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矜詐為事久必敗詐之也）蓋虛不長（[illegible]）（蓋虛不長其詐者詐時必終三十七當露者言務也為[illegible]務）意勉務其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注其不於死必將復本）（情未有能然為意也言忠皆偽忠耳必將發其不已）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並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斗我主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奇猾漢武之矜豈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

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兵征伐無決）（也）廢之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所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闔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誅公之故不給之食）

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

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

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面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

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楊門之扇以掩尸也）桓公之所

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

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

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

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短語七

〔評〕冗襍比俳書中劣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

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

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

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令何勞辱君令而後已言之乎）桓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

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

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明祉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

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

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

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

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

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分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也何須聞於惡）

（管子以此稱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

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前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伯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爾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敎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放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 [illegible]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以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

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己（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曰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之心反欲排列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肅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其人見之則恣令鬭）

（與涵絕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援詭）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參者則保依而貴重）【通】擅國蠹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貴寵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騈（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因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騈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過於君也）權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闕

短語八

管子權第十一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侈靡第三十五

（通篇[illegible]多[illegible]不可讀）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蔣】逐節生枝萌跌雖琳瓆瓆玉葉金豆耳非大方之家大約文不論之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則小

【評】侈靡大奇矣時出危言易行動人又時與言弔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俶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與彼負而神而悖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蔣】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之稍可通為置解政恐郢書不免異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可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刪故非平正通達之比尚書且爾此亦有意擬之云

趙曰按踦音奇物體不具也

趙曰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示恥之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斷指滿稽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充滿于獄使不勝極誅雖嚴而民猶不服矣然亦人法窮而治乎人性非不治也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務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獻天子之食故天下平言時而賦以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言雖

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若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通〕一踦腓一踦屨承象刑之化也己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恥制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情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庶罪斷足者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常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弊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則所在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illegible]奈[illegible]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下謂似有泉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趙曰大昏謂甚昧其事博夜復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俈堯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今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演〕昏昧也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之庸忠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昬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也其俈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乎旦之存夜氣也故曰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問曰與時化若何（謂度時與也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無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否皆可刑也）〔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業尊者得博奢以侈無用虞乎者取動本以豈有實上除下尚上除

以化下富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令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執諸葛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執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減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强豪術出之則國困(通)禮樂好故上用幣而珠玉致事業賤故足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

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彊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之故為均之始）(通)四減皆國當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減則人强智道龍矣則粟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散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族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蕩乎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興時易化上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悽有悲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教[illegible]人之不令見其感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鸗然若謞之靜。（藹沛潤貌鸗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沛然含閒將降其澤及人之體亦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謞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而張渠者亦悅感服之）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所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四若四人分猶四教秋雲夏雲謪靜流水嚴以肅之和以密之靜則意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若）（若夏雲之靜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然後可思之則生其多心教人之始必滿以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也）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情之又若夏雲之靜而閒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為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己雖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

一闢于身此闢不行矣故貴備焉備身如坊表照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異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倫禔身律物不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堅化人則敬而衣待愛而後使尊尚其君若樊[illegible]小設）（祭而祈福者也）㊣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感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佚異賢不肖化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能不化（[illegible]）（而使之則得不化也）不今夫政則少則（[illegible]）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人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執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昇教曰內心之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多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寘神不以徵貌故用四心不用革而用恥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寄耳中主之寃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寃而肅為則多而邪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天下人心宗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己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若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illegible]）甚貧不知恥（[illegible]）（竊知故恥也不）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邀竭（[illegible]）（速謂）雲平而雨不甚無雲雨則邀（[illegible]）（二之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illegible]）（也本）愛而無親則流（[illegible]）用無用則辟旬之若[illegible]不兆怨（[illegible]）

（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叶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戚後上得短而下恃長其後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戚能懐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通〕曰常子罕之標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纂國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祢也而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諱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諱廷也國敗絕祀之事廷及祖毋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次敬祖禰，尊始也。（之禰人孫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為雷霆電耀為威為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勉之也）〔通〕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

是為德威唯威生殺天之威重刑賞君之威權薄德之君之府稟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稟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達而勿失故可以王也）〔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柬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齋盟然而無益也犯者賂若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而者輔政之用非推政之本君自忚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諭威乎不憤不背如雷霆尊

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豫矣此惟威作明威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皆政以作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還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之有尊卑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修靡，而士可戚。（戚親之賞於王以賞上次上可殊親也）君親自好事，強以（謂好事為政之言）

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於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歲年之四時令也）〔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通夭也正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夭厲，（厲疾也豢）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蕃也）〔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演〕親事則社上短下長之危係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微故君人久長謀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然後既富之數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城無齊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可

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取新而）通俱賢如兩鼠闘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奔焉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反轄孫叔勝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言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能之也）通凡變則窮弊之後振恥起衰故上得幹盐

之祭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言慈以勉使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通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召潤不失時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普出億物育生萬彙遂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在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則非天子之事）通醜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棁（之亦我）傅革（棁拄也革皮也棁之傅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召不能變亦小革而內不革之臆故取諭焉）有

趙〇按刻本紅隱此可以服人則必先于化矣

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化則利竭故死）不通革主革故爲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事）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通周禮大數羣吏弊計也合家以爲國故計國者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通長來爲句若獵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

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以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心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其重千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丁商賈之行而後能通貨

趙。按墨上衆病不勝矣者也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終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樊矣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窮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掘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中許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皆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畜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居下句言馭臣之術用（令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令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予奪使輟根言用臣之柄徒以以下六者則予奪使輟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耶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我此太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因材器使不在予奪數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使而以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任以驕此人亦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則春秋之利令則當自收而消也）有襟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則物襟禮之禁采以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華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任如秦賞功之爵收春秋

考課以時而黜陟有祿臣有僭越祿也我以禮縻而居之臣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以動衆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辦繁辭）智以招諝（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招召而謀議請如請章請問慮以擷人。（清慮則使京人挌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上位（君能堅意弱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徒㊣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之堅強反乘以敖上也以下三柄不可儀不能使皆亡之

郄也堅强而衆固為九以嫣令不受祿爵之廉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追思以[illegible]之士此謂國亾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illegible]移而從之斯亾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學也）尊禮而變俗（流適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即指也駔馬之壯駿者法）（惡者必亂故棄之俞教人之雖亦亂國當絕）(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婿結以求寵好駔駔市儈也大賈曰駔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脩其教不易俗靡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駔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欣亾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illegible]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之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令[illegible][illegible]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外則合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戕則神賊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時應其時故變美也）(通)君司變者不變變內樞其神外脩其文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稽事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夫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未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擧其死（辱猶逆也逆[illegible]天以擧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何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句辱擧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擧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據其道必行也）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閉以納之也）(通)地利有定宜緣其宜以參吉綱天道貽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上陰汙為死擧一善人榮進而生衆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衆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國門開通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柰其榮辱（亦既有辱當柰之何）（唯有報榮爵柰神以勸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

其舉（當令巫祝知神之決獄若操牲及珪璧執舉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負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人當自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偽未可信又當求其中情以驗之）（通）素其舉厚以下難解臆之舉為神也所為善於君如祝為舉於神舉厚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為之如祝史明神次者操牲牲以為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

安能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從輕是也此妙智周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儀一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矜隙然中見所以閉辱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經有王國門以塞可如警衛誰敢敖者宁至于此如何救而可）（通）此非冠至塞門塞門政與關門對亦屬任賢玩善言說承上閉國開辱一正一反此為不然閉而臣有以自斃

者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鬼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惡賊無害我何敢安）（通）君明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開忽有塞則大姦竊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拓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辟百姓無敖且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寵賊既持強于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通）

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弁二應其術則中韓之名法御數也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歆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難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傶則踈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謂踈之而無所顧望恃寵納倖使人圖也）猶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踈已者則數思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陷誤曲求己隙若也）（通）舉之官皆民祭危之任難圖大踈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伺怨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強與短兵之逞也）上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柰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盤結未可卒誅）黨固事之毋入（既才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通】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必反禍魯孫于季氏衛出于寗孫深𪏭之毋涸（𪏭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毋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毋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養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

也）雖凶必吉（惡而容之强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通】君馭臣唯攬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殄而吉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蓄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脩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也下而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

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軒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評】蘇秦所言臨淄闘雞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也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清淵驅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屋其俗豪奢侈優游戲五方眾會尤其風被其千歲毋出食【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以積之本）縣【通】鄉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事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通】因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竟

（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斷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一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評】漢挾書唯管子出最早蓋法家之漸于俗盛也故賈晁用其法以啓文景而不行桑孔用其利以予兰湯杜用其刑以無害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illegible]刻也管氏流禍耳

要管氏亦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徵文外傳內政詳言之亦唯三郷四民之業此其託耶至誅及不化從移貪賈賤整斷之術亦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卒而蘇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齊之也）而〔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督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通〕欲任賢去不肖故蔺視其不可任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獨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與之名）郭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名）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名之酬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自士行當推以為先令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illegible]（人能與利亦當先之克國令乃後之自為其瞻不要國也）是〔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尊自瞻兩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教化也此節圭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信者國

必敗（輕國仕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通〕爵仕輕授所用非人國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令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撅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宗則威權移於物不而臣故臣强則國消也）〔通〕趨趍不斷作讐內泄君臣為證損體大消三尭在藏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亾乎（雖使三尭在城但遂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亾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禍福則國從是器敗而亾乎蚤即與字也）〔通〕連比比伍連即縣都縣言雖三尭藏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亾邦之殄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乎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敓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本末倒逆而國且有篡敓叛亂之禍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下（譚廷也雖尭守蔵不悉必亾附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說就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

（凡始理下者必先作予令令既不予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獄君之事若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另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難賓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暴戕）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亡（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曰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

出功立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敗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皆去則兵皆逃遠無兵則成息其不滅也）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亡則不啻宗族屏輔毀則不啻蹶此孤國也遂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係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顧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後行仁不過其利而倍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彊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從人之聚居此以傑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待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邠之岐狀策而徙百姓[illegible]不可失[illegible]

後切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衆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踈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禍既賤且寡好為迷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為約求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成懲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寄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內禍而生剝）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如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何）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說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

（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今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通古時民生養未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名實無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秦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察移之也故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昔[illegible]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強先自利而乘人利先上籠利而下賤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公曰謂何（問所行之）長喪以䵝

其時（墅䵷也居喪者毁瘠之息謂皆長坂居喪之禮使人皆墅䵷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慵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

(通)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經絶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

(通)三年長喪堊廬草凷從衰深墨黜黜其時此變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校心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財為用用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貲之道為殖之術則絶聖大盜之説盖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堷所以使貧民也（瘞謂[illegible]中埋藏廣深墻也皆人以[illegible]有力故致之巨瘞堷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人以[illegible]美文[illegible]識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illegible]術[illegible][illegible]長木之工之）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illegible]為衣衾則[illegible]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埋[illegible]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龍藝之外楚銘也）有差樊（樊器七謂壟墓之外[illegible]以蓄其制尊卑之外此龍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illegible]諸[illegible]殯以衾[illegible]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

（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連相衛親思持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辟敵而不[illegible]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故不眺望他所而歸之）

(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

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

(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illegible]人本之事也）

(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莫

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數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他也）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薦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次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欲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物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

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句王者（言從首先無封今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也[illegible]齊若一則止）上事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illegible]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次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本也）是為十畧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畧猶區也十畧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畧故曰十畧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知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通地與他若一以下承上斷方井田食數而言艾治田也地與人一而富不如在治之耳治之而與人若一此新國勸耕辟土之法雖菑畬而攻若田新當以其食從[illegible]艾若一而從殺若一則

田比人成田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皆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重農於本寬賦勸功政在養民無先此矣上事以民事為上而殺不急利生功則皆其民而有較功分人之利焉此王霸之辨有心無心倬倬雖虞之說也方里王百千皆從十叔數以禺廣之其本皆由農田始故始建之封艾王霸之事功率重本

也田井之治地藉徹為今不起訖稅從殺者并今而先之及其會稽而後齊一民狀于前君收于後所謂先人而後己也一曰從殺從四年也記曰年雖大殺是先科共從殺官禮之[illegible]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之別也）位先後功器事之治（[illegible]）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illegible]臣祭之禮也[illegible]）事之[illegible]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言不之谷令死其亦事之）時食功不[illegible]利勸臣（飼其有功當其無功則臣勸也）上[illegible]利[illegible]可頌五官[illegible]君開[illegible]

（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illegible]不賢則動與違[illegible]故[illegible]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illegible]之而已不能[illegible]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仁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三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族也小之封宗以親於君而有親疏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省不胃而臣勸無溺但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職獻功以上聞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祝史序事有上賢之虛名而無役賢之實績無益而適亡耳故上不如役役之而差其功勸其職使下不沒利而上義可以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閑應尊祖與尊鬼閑應此段大指首揭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罷事尊鬼以戰事頁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從官

147

趙曰按此以下至[illegible]有[illegible]人君用之實錯簡也

不同等也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脩無害是以廟中之序用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用殺以將賢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適則為主之不可輕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

趙曰按污殺之事紛言居已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下人明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人。（句）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illegible]人必有所污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於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卒竟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後聚不相關所以亂入為取意詁耳曰不為污殺布織

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修靡變化財不得富佁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賤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藉於財貨好道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錄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牲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不盡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通)上利積貯下利通市無積國貧而利專富於鄙猶商游賈憍取利乘上之而苴市其貨如此則上困多積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人無廢貿之利則市不通而人莫盡如也如此則下困而究上亦困何也為本末相為勸起新故不可不以時化而定耳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振兵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句）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通)本善為句主欲興本之善借末侈以起之末貨不流行農穀無所易滯殘本傷選賢與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

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通)脩如左傳脩郤之脩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臨之鬼神怨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千向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鈎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鈎則與之野戰誠守則固而攻之）(通)鈎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一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結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通)有時與上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桀以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侯鈎為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鈎引於人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通)萬諸侯鈎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季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通)民鈎無聽必為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六謀要敘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昔者為有此道也）(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脩法政治意在

緣故而更制以脩揔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來取天下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以下迄仵悠眇難于吊詭深揣隱解未敢信然舊註

大件公曰何若（同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通）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摩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已日乃孚非主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乎非惠心惠德必世後仁何能乎以同乎道也日久臨已日遒也如是取故法一日脩而更新不戒而孚不崇朝而徧立而待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槖食小祀其神不昭故祀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爾民從焉乎德厚利之所感知禱之以祈神不在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沉沉浮之祭也縷帛即真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措相照在仲內而寄之王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軌屈詭欺人耳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槖槖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槖槖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

（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服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通）祭祀之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共遇危亡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微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通）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爲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脅天下之人心同於我而乎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而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識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爲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所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斷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未變者應微未發且當備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爲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安曰是爲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妥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通〕請問諸邊來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爲之事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以遶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傳內外赴警而內備斂曰內外相備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

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稼穡尤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人謂諸侯之來入國者侯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惟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交無措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羊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句）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惟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通〕可不有私爲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彊場往來之使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通〕使能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通〕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爲實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國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齊其國寶。（應小而失大章）

（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令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通)弃其國寶屑下句查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適能則専二語大臣也祿如漢祿吏之祿佐吏小官毋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宮宮為君即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

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小苛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賢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専軍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専専則功成故佚樂也）祿能踰則祿於踰（祿猶梯也謂鑿祿以為梯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若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衞之國曰國也能有四司之官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多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形權角而權之為也）君子者勉於亂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循故但亂）（察人不為人所亂）非見亂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通)輕重即中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貪用之全賞之善變為惡亾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諭道以經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

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重無賞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適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兼故國途窮而用途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句）亾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矣雖曰惡於近從若乃常人君此者敢亾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國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言罰雖貢莫苐之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通)忠義敬哀事大字小兩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禀者遠矣（禀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遠之外也）〔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禀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縱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於恐眾怨而殺之）〔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眷殺〔演〕殺不怨利不膺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減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己而後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禀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或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忿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既天下忘其德安其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道于交之外共

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遂其業食無不足也）〔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對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內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主則君尊臣卑為人以守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咸（咸賢則邦國珍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

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若山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其易猶水之在鼎以事亦不援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地內美以）（故之也聚）人死之（通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老況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言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通）求珠貝居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宰烹皆熱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為不可

食而利之況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令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通古況字）遺利（君之於人也既）（致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熟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也於留之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己一）（之尊渠莫與夫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通）連中國之人為句（君謂行人）（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適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之弋取也為國之人見危國迭君不能用賢通）（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

危國適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祥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四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雖常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通）得天化故而

從新者也得人散利以同民者也天道變化而有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卑結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乃不可法故至貞生至信句至（貞一也謂正心生至信生而應之而）也言往至絞句生（絞謂急言私正言生言往而其實則至絞言以而意）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自明而然故曰至自有道）皆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徐正衆非通故多不能勝之）生至信句往至絞句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絲紉東民且若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生中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廉（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仰瞻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輒蹤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遇川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寫饒取類於山也）〔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巽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也凝於內者也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眾星自共是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廉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而王化不可止以至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聚（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若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戒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懷惕之心）〔通〕此又申私文屬際歸禮義應上文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為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文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希也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曰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急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

禄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豐侈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法也借財以鼓人旅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貨殖蕃使出入唯利無常内發山林之藏而外息市塵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除其錫乎賤通其㡿著是以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枳守其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文義稍歸盡此大略借在衔主在利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来不擇鄉又不擇君）故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邑雖則居住而旁乏不爲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爲國一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聚衆宣賈尤多除淡合文）（工商一依之以爲本此亦處物之宜也）〔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欲之章皆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通〕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比君臣應上言利又歸本薾侈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栝者所爲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枳塞其孝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多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令移於市此亦爲貲數而得一耳也）〔通〕貪人必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落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輊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呷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

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通〕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云之爲言論叙之也夷吾之閒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強引之也）勿〔通〕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柱之管之）（上不服則勿養之）〔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爲役一曰强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爲我使牧臣收也若甸虒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朔津明朔）（説君人之道當若魚旬之虛而任數自朔以来日流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通〕自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爲天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曰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高賢通廣則爵從崇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之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受所受之）（會）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而苟謂不擇以[illegible]不擇而取寧不得）（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寧為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乃之政謂節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警而矣以其已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時明藏用）（惟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歛進而為謀幾理之動惟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餘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

（以下公問之辭也）㊟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四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秉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一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消息若天地之有盈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絶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損殊絶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櫜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戢以成之故曰雜櫜韜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之）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亡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發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以施〃）句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秋肅殺其萌芽內藏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時疑合初見其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戒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通隨其多少委曲為政）運謀節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强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

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櫜刃用時之斂滿為感之虛為亡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聖人

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以禺為春首寇隨行為兵為〃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尚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

余云再殺者逆從陰殺起陽生又四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痱天之神用道之秘痱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荼蓼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民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則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候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消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速上下必為向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變有形而逆反者或逆乘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詳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縣合天人

之形幾不應痱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王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亢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四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詞之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乎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盃盛盈以重終陵以陝其奮也少之〃不可遷而沮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陵蓋天地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幾之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脉救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為樊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乎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政乎和之陽氣默至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夫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怜之氣已潛然而衰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乎已下公問之辭）(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其亟則當沮其乎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衰則皆陽侯也胡治之氣毋子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領之即察其元而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待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脩不過五徳四序之遷宮善持其靜以治其動亓已徵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待其沮氣衰默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況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哭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謹之其以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哀而德衰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經位不能相用(演)

滿虛哀樂之氣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夜而午陰符曰天地發機以其微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脩之心其精治也脩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發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佁美待之積發光為有煇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illegible]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介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毋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欲生金而寄土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离曰畜牝牛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欲乎神乎斯

以教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鄰為俗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詔次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後入齋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猶少則以不為位以勤矣廢氣又不用公間自今之後記之台滿何所哉隱可得知之乎）(通)絲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四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四是以屋社更祭無睹詭逐于陰陽之患乎國擒物觀風氣以備省而訶禳哉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再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兄神之祀絕矣）(通)世數未來則非運氣成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況戰爭廢於穀事稼穡之地剃棘生馬芍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通)榛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

朔漢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繁亂則聲服泆）變(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發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通)三晉篡君之俟婦人為政(通)七國母后之權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甲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通)下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之王皆于其脉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人則谿陵山谷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祚）（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通)秦延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而旌靈之翁目視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所星者）有時而熛（旭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為歲祈福而祭之也）未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尹之憂人故賓為祈福祥百祭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族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通)術故態

盼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盛滿離合時變之
務下言祭變則革天事神事鬼之説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逼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闇曰星啟祭陽曰熰周祭日以朝及
闇曰星熚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王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國具樹物兩
應此此蔦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四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拜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棄去之則移矣故後靡晝入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恭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二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椒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墳埠封域之變三社松柏
栗之類物異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
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此後世讖緯
符之説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
所不談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
又共譏矣奈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
世運而託為神説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
困懸矣管氏雖[illegible]之言不能占三廢人之必
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興之數耶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
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絲
絲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
壹開奇説異人幻術鬼師盡起别有一家數學流
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秦〻靈寶害仲之
世式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
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
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
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宮五運算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怪不及敘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其解則惑矣

[illegible]作庶可介乎曰不可作于流猶奈作于奢何（且）有閑據乃儉以率民末閑以侈率也有開化民以儉失閑以尊侈也民之于利動矣君人者塞漏備坊以止流之溢而反其原不能又自然

而決以注乎太古摽枝野鹿鷇食鶉衣上下一齊有財無用之役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俗致通之功亨利之化居有無所以成謹頤通養萬民而宣教化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哉以一、俗而稱人心之初揉偷起化曾權設除偽哉 下之心以自行巧而爭富壞民俗乎哉予許侈靡所深文務別無外奇擬只以先王倫常之陳下為準繩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己之務冥施心

切罔市之媒使端世者憤而歎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從于蹠之道乎王制云析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篇當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游士挾術橫議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附王也則管氏不免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驕淫內發已又以三歸樹塞阿君揚沸而階之厲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報政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澣衣救者

不揜豆之晏子誰為救而反云我惜哉景之于桓無什二也假而得君晏子桓公之忠臣而管仲之言矣

管子榷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演）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綰形役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頗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偹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起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賛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

心養曰無攖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演）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耋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致仲有所本耶計時亾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末光之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曰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

（淨）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

先物動以觀其則〔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有其心也無心道役我有心我役道道而可以我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神完則着故靜為動根不失位乃自得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與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者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

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遽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物其亡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遏其發也源而不[illegible]用也決而不過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其虛乎欲

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入舍留處不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

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絲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則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閉口使順理而言下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演〕心欲清耳目欲聞惟清而後聞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樸之

（用本在去私去私則靜靜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謀忘強與智然後所立能徧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所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適惡死好利自心好惡之尊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藏而厚亡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孰其從而失之是以吾所大患為吾有身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利不迫乎惡（不迫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盡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後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閒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校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

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於此解老之類也〔訂〕此心術解與版法等不同往往微中道中人之言非道外者所解者書者以言玄自為經傳未可知宙合亦然謂韓非則大逕庭矣）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詠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言道也去欲則虛自行故不必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觀○按人求知必先修己返心以待人之欲心則非[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以其解藏也去知無[illegible]

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通)黃庭曰神廬之中常脩治積精香潔玉女存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詐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赶（赶逆也）無所位赶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也）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於舍所以舍之異也）有(通)

閒之理人閒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道德不出于人閒倫敘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閒之經義者謂各處

觀○按[illegible]明[illegible]先設故曰不宜言即[illegible]注非

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推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通)

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迎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域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

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若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

也（見形而後名亦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主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之）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通〕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物而為萬物始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殉於惡則失其所好（史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殉乎

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已而循物故曰因）為法者也〔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

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劇玉于棘猴亦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資詣矣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恕則下抱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述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使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而忘則內德也）(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不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乎

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其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其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感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推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通)慕好也好選擇而不溷故事無淆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

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以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持專也況精專故能君萬物也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物不為裁而使己也）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定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操恕雖能參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遂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通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通〕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含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知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燿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illegible]子無若於父母故以

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若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脩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後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通〕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通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通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原泉與通飲聚而後流也罔因虛而為疑也是以誠則明神攝

形能令用之。被服四周。（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畸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脩，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旦暮印解，然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句）以埽為宗，（靜則思慮當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名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之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

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殺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惡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欣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illegible][illegible]）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

也。（泰會則百交施泰也）通二句畢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乎理均也）通人身小天地五行四時息息相通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洽知時以為度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況于兵乎內兵忘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入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擇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上聖人之用兵也不失人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通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於弱則卑之）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於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綠

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其人入入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殺故為入也）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終始出入之紀矣始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託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盛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然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亦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通去善言為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通二語吾善能不求名善事不累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訢凡出入今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折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岪岪（岪岪興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矣於道知此則以美日興故曰美哉岪岪）故曰有中有中（衆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猶折中若其雖忘中乎）〔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之衷也以衰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反滿之形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

成有貴其成也（能責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責成乃是無成）〔通〕未有成為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通〕自大者無功自畀而人收尊故巨者為滅知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惟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任依心而待則淑然美善惡自清也）和〔通〕溷以靜徐清至人用心甚鈍

也道在虛一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辯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皆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通〕莊子天其運乎語相發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以靁鼓乎吾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

[illegible]

〔通〕帝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之）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雖過風則色悠然者過之則清也）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則為方）韕乎其圜也（韕復能謂遇圓則為圓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心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雖則不得語計亦不見之也）〔通〕或之為言至妙也生

趙○耳一本以上句為是

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瀰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膚往来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氣不得强而名之曰道○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至微老之槖籥莊之扶搖孟之直養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衰曰之異至於多凡其衡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未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乃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叩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然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忽）（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陋有可諭有不可諭常

儀常事能守能官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詣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神矣微乎故有可曰若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然而諭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至之至千百世而聖同旦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者亦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也無違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解然後明觿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諭不可諭兩過則相視而哄莫逆于心人已安知其哄之莫逆哉見堯于羹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無曰與其人往矣吾有不亡者存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誦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恬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難時有定）

（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觽而後解觽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戒人以我謀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吾能常持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採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採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通忘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切刺刺物有刺刺心也為筴因物以應筴我無心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愚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通天地覆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已交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通難言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謀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若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通自知乃知人稽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閱天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訪其福祥也）壞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壞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其君乃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自異於物送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就竊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通天於務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

應人大矣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知道之不肯人哉以天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偃息名利則除身之危）（通）明臃于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脩則德孤而狹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盡于物而危于生寫蓋也下數向皆申承上意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知周遍於六合則神傷極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急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天下則而實衰）並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低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欺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通）如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屢遷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

（於已而望之於人終窮併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求之也）（通）即克己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平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通）情身之象也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恬以行情乃知養生竝于曰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從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通）何周乎復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天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遷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為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周守則道自行）（通）遷情動而移也衍情引而湯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而已發之和反

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衍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徵迎來者必道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之自合于為含二何以我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曰夜人頑自塞其竇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文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情也非奈所隱情於大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令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演〕昧道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乎古之人模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〇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入于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來往未來如有逆既來如有傺傺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諸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與榷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管子榷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蘇秦六說情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然寬衍直置只如蹤義爾雅排骨而無荼筋實有餘而虛不足是玄博巧心之士非大文人手○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揮擢手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畧

（評）曰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叙一物一品而埒比變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議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囿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始緩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平滿則止不可加斟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

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水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揍金於水山石之穴或育陷泉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微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存之常故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滯適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之遠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和以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詳故不掩取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俗于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詞六入玉人鶵龍蝸虔忠莊子自以為俛洋課悠連仵祭差殆不至此不至此乃以為莊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illegible]

流形（陰陽交感流亦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謂之咀所食也脏渾初凝須口所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函未有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藏之精）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函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而膈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是理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凝蹇謂凝聚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粗氣濁塞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蓍龜龍能隱藏幽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為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

於水故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涸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

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得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通〕水具而

生管子託水為正亦具而生自取法材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評〕以水合地應首又起下諸國之水與脈絡也大奇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伏清則明深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兩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冣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最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狂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滌淤而無淺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於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毛故凡戇而好貞革襍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耶正嘗水而知）〔通〕其解耶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illegible]一故[illegible]心欲不污穢[illegible]）易則行無邪

（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説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裁賛下繇左右而國多祆眚民乃夭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

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火記規中衛生歌訣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高年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必有其命令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政章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無時之政其理惛遠六謂陰陽時其理微暗既漫惛故知之者少也）〔通〕五運六氣湯湯惛惛天地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營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通〕四時放官于天地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信也天縣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信明矣九丘莫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蓏上田麥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信信

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象君無為臣有為君職常臣職順伺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之）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責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忽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

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經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通〕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為生之節也）時（句）其德其事與下一例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數敗梗塞者則請神以通通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涂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壘壞時方漑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氣來之故凋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刑之）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亾人（人之逃亾皆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

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夭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通〕芋作芊草生貌五政苟時春雨乃來〔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不次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欝熱歊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恩賞以助之也）行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得雨過羨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水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illegible]均成然後寒極而戎[illegible]民服）此謂歲德[illegible]

（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明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壅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窌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傑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衽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通）禁萷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月行之蓋處必捲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田惡其漏而傷稼

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之）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西方曰辰（辰星[illegible]會也秋陰陽之中故為辰）（通）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illegible]春辰秋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illegible]）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懍故以憂哀悽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通）旅即聚也下曰順旅農舉幹衆懃于穡斂之

務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群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所以聚業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通）秋令肅曰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信實也春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illegible]為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檢[illegible]藏五兵之刃也）故（通）稽德不觀兵兵不戢自焚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故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

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歸入於[illegible]畜藏令收斂為德雖復陰怒當節）

（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靁（夏雷電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早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

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謂分異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乏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矣成之方生之物皆枯悴失其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正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

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亦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亡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
之餘其言幼官曉而宿五行嚴而精都閒用奇
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為巨耳。立天之道以
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評)五行篇前文如胃叙循天人合發之數文辭
玄簡不易輕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
官欲授之脩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
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無業籍合自
小正以來至呂覽可彙為一家書而後世五行

歲時等祔之亼一業也
一者本也。（本農業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業之具也）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
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
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通)萬物本乎
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者器也人並立而
為三塞乎天地之閒三者充也天地生人人贊天
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道之始終也
上七行稽古聖為前委後王為終終者九也。（既能與前

（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
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
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
（乘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御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通)
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
也即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
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
（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饒陰之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

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踰也人偃地而
戴天須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
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
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於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
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
(通)此道妙之要茲苞治之至也匝與下通陽通陰
通道照應九六三曾微調修泰以上以待乎天蓋
(通)量房下為句（量識也言天子無以正自修以率三二天誠也）反五

藏以視不親（又觀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貸曋神廬〔通〕曋曰日次是日所集繆貨物也物集神廬此不易言神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齋祀也日所次陽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真於地後以日次陽之所以為精存也如此者所以祐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演〕黃庭云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曰天地水水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精氣合五行有常紀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所謂矣通者人合

天也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脩槃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冥之內者精以為緒外為不知己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貨祀則既兩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是兩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遂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推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欲有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利陽方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祀知其離絶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叅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叅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死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

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聞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

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演）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揆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通）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

行周焉五聲生于五行揔出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大音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鐘名其義則未聞）（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离主火离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為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以制火之義土合水火者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歛隱其常冬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 五聲

（[illegible]○按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丙午二日丙子收四七十）

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曰合發參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陰生陽相生而後美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而王者為調之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傳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

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粟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沂先荄莢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通）春日遲遲順緩急令亡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嬰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令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

二日而畢在七二日五十日又二五爲十日一乎之數也注非

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術全謂先時潦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通〕陰從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評〕月令中央土寄于夏季土無定位又迭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

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于土是以配列於五子不離母耳必列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證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并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令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乎贖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布不和則十二月無序而四時并故知毋從

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毋生四子之說也毋以生而配父者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亞夏攻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貴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衆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養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早也宛順也天為早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

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謂宰國囿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際也陰陽氣足故紫熟）〔通〕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為環五穀以

收曰鄰熱隣相比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攊瀆盜賊（攊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性）數劋竹箭（言數劋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滴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之驗之足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歲足者來復歸根所謂陽月是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既而不窒陽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迫使下藏攊盜賊之中漏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為貴藏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費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牘（牘謂胎致瀆也）䏰婦不銷弃（䏰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

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䏰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榷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邪抑管氏布行而裒拾之邪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完徹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盛楚越之滅吴都有此道魏武于吴蜀且失之故兵允也難言哉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通〕戰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我昭衆發麗女脫兎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屈將神不爽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不言（苟懼小禍則事無大小未見其禍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無功故近於醜）〔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中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illegible]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illegible]能修則居然[illegible]處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通常如此者動必有功也）使我靜而脩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鈐陰節勝于為主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

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纂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通）贏縮究止功成名遂身退也故窮寇勿追黷武必敗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不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贏贏縮縮因而

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欲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通）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通）狀兵以女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因而乘瑕無不勝矣

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後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後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待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讓之節雖後有所興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謹順故無害所犯亂也）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通）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密也是陰藏之

義善明者周不能敘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若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敘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淶為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說言既育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根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可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若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通)招搖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

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大將將為心獸厥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惰厥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欲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通)厥走其陽節晝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其得獸為大明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匿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知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會（三會言其極）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會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會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遜守于順

(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揆權書也吾以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死生一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

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于靜動乘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濟靜矣戰危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

摽人心摽之下則兩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潛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强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評)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刑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於明不修其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時之謂政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令眾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直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終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之正者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令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評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狀

敘小言如不成章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通樂土惠君他亦所無往而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明祿多賦亦前）（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評旨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評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恭六虎四我無離而下無奉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雜之矣上雜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數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秦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而竟莫為蔀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

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靡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鑄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誇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畢我舐痔吮癰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為鑑猶且後世之興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

意一時之过禹古之式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誑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齊禮）唯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民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衆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數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

（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舉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源衆）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閒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出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歛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此二者廢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毀訾之人為託於諶以數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眾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孫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謂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出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敗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

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收亡旋及故恐奇音竊）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纏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照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人從也）往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順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

趾○由於脫也法涉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防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向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

（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邪臣起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眾心不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令求不出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踰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言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

趙。持據當作下情乃字有闕誤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明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察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之）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今為其[illegible]）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評 君道主於勝法之流弊也帝王臣民勝乎民不可下成秦之敗而至不可收則勝之流毒乎小問亦云勝民之為過非天下之大道也皆中矛盾亦一証

評 此等文湧易濡下也運三代之末其文趣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襄公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曰先秦而不知微商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唐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財竭則侵奪人以供上欲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慢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儉嗇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但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討在

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已主主富國而黙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之，國可異乎？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

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評曰：禁末止奇，不與俢

廉矛盾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叢篇之書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償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

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事有所用故亦當倍貸之）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

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通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通霸不務德而勤于兵伐粟生之而隨耗之）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此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言寓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堅固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榷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内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内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評）内業玄所謂内丹釋所謂内典也專主譚道

（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

故以精氣為業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故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内業便與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叅後丹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則人氣也）者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淵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道有為不如無為調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通）定慧得果（讀）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如在己四言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且驀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

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其昊所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腳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

（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適〕若有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適〕心為神實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窮無極狀神之妙亦稽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以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難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

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因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又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于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假知邪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唯愛心安也）善心靜氣理道乃可止（為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之得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知）雖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適〕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形自正也〔圓〕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來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本不移聖）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技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illegible]自聰明四技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邃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乎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決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衣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烈無任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强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然矣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全多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則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illegible]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回能設致則精至所心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數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言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言之與安無不由心故）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道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

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然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通使然後治不同有為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强益生曰祥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體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遂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盡乎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言能禍不全者之）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强）通皮膚耳目筋骨四驗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蓄養微神藏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而如鼓頸餘皮項有縧相人以是定其夭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

鑒於大清（通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凡道通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徹而未妙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也有之無非無之無必周必審（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容）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淫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天德則常道自得）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時也）見於膚色（內協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過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經緯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乃能比赤子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謂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通〕逐逐彼不休求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己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所以思之也）〔瀆〕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隨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因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能

勿致節察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令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精耳目之用）（不有淫逆事雖遠可以近速而成也）大通鬼神通之萬物備存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其知自生）索通何思何慮多知為賊慢易生憂（暴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瘀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依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而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逝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瀆〕善制者不割善沒者不溺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於適之齊彼將自至（亦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瀆〕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

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微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偏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身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之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圖〕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適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

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則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道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遬竭）〔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則安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頓放淤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謂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忘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擾亂則當正之）勿引勿

通○按此已下自敘管子言恐意太不類

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乎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部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敉不新成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鈎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訂）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佳者入古陽者不足攬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以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

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下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是）厚而勿欺（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以奇謂權譎勝敵也）公曰吾欲偏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丕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入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東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嫉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謙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首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illegible]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專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罰）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然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弒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弒謂莫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問傅馬棧工于歲聚禾工于順莫浩浩當工于下士此小問之篇言與潛滬古音新語自謂芳芳不古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選

（而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伐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汝也謂君之材能多以有而非實知其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以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証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裹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綫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從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絢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孺也（眴眴柔順況穀苗始則柔順故以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穗長大莊莊矜立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為命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辭〕粟禾

兩喻即隰管之品也栗之栗利用守禾之和利用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霸戎車不駕會壇不築則隰之材短耳隰死而三豎進五公子爭國而伯迹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甚哉仲知人也曰勿已隰朋可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往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使之配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

（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家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氣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雖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権第十六卷終

管子権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権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襍篇三

(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反復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六臣所蔽明夫馭馬者人馭臣者君也首舉七主

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為佞故哲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適而隣哉化矣議正而奇文亦奇以正但叙次平可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餘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是則為一足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

（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矣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適）（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政簡民自和也）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樸素今中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害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詳（適）（詳與審同過主行一意而莫知其失是不詳而敗詳則改矣）則國失勢（詳古）（伍字謂偶合之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議之說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為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為聽其理亂之音也）（不（通）司聲不聽耳目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計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而無功故口勞主勞）臣

主同則（臣主同則為句）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故則俱奢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豐）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illegible]擬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illegible]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繼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紛度眾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君之理）不詳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眾錯既不合理數衰而國失固故）芒主（適）（兩芒主一從亂一從治而為治非也微猶自聖上攬權而下壅蔽此謂形濯猶求中乾外植故曰緩急俱植木槁而不為用也槁之弊昏與淫等故兩曰芒芒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時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疑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適）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暇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詳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以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通）（以已枉梏之類自罰為戮）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任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

主（在其主之智慮）天下得矣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詳)吳王好劍夫桓公遠故管子重言十七非其真也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絲）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禾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

雖○是敵國從文中

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王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馬所為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

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斃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法令非虛亂也（必上僭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兆凶雖有義則不足以行其禮）(通)富歲民義凶年民急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通)徵貴徵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

伯其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代）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決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

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隍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騎蓄）山多蟲螟（蝱即安）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彼謂珠飾等物此謂節用）（受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必決決之以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揩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謂道飾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踐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餘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不滯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歸克勝也謂不求觀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作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行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illegible]）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illegible]（法任）

（行節謂之設）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假詐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鐘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隟不依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

痛言人情以驚主（痛苦之辭哀）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閒於君異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設但讎者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之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讎與居則善士屏而誅日至而逆耳無聞姦臣欲姦君權先以讒附耳奸君之心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而亂臣致與兩苦主配一明諭以圖羅一偽忠以賣權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illegible]）（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欲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毋[illegible]

（衆非者為毋其動亡與行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項）（名者用非道理而為之必傷於上）[illegible]以詐買名許主以沽直也以是傷上居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illegible]善[illegible]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襍篇四

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著為議逐事為段逐段為識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雅要而不謝其言法儉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幼官之

餘本業則地買之略以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術五誅功則蠡種伯越之成策也此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府古時模時行不似一人之筆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不欲則然隱情欲姦謀藏於胸脅）（姦謀息安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興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然也）多此緣論後世謂昉于此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激謂從冰於水以求寒所謂避寒）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illegible]）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illegible]於身體不適便[illegible]）

美官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也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安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為）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皆人者莫不肯餘則則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

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當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越誅賞定人則枉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瀆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明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

(通)管氏不用嚴誅必赦審於法可此申韓之家說也用法者與循法者異管假于用商韓則循而殉於以養老長

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焉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

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勸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慣於道）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眾尚不成況無眾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也防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

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於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營物而分散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以各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評】此段言尋利約而博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評】引弓而太史公發之遂成貨殖傳一段長談激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

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務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勸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紀所以[illegible]今之[illegible]言時政日星為紀故事可列四時[illegible]其說本小正然但而不咎）得人之心而為紀（所以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罷械（農具既繕則罷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周身若襇奐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取菹澤草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乎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所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淡長之毒）通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侵人生毒故萩之熯之易之以去茲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糵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

（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箏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若和觧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通四時煩約參差其文法也春為歲首乃其事詳夏賞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循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必昌國理亡必國亂反是皆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

[illegible]故〔評〕此段承上言料民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歸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容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雜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

於主（謂繫於主）屬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評此段又承言計田此內政之餘術主于務農足食占田視後世横征濵刹猶為本法去三代不遠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泚紫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評〕亦是貨殖采本似而實文撲而實富

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歲皆餘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以成功）可〔評〕管氏之政翦

武匡王存亡救敗未嘗傾人之一國于五謀功何有謀功之說始皇用叔六國漢高帝用誠項羽其周末秦先策士之略乎出於孫武用闔孫用之兵勝一敵秦用之國并天下如管封三亡國紀一邦太子鄭可并敵可壘而義不為也扶∴、者非全謀功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惛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惛者多貨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

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內情者身在國內情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虜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通典）疑與字悞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謀國潤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敵國之意相進也）是必士鬭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鬭）

（兩國敝小傷大國以承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其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敵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敵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榷第十七卷終

管子榷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演）九惠王政之大也王者贊化以左右民必先於此人不足補之以王即補之以天王代天者

也天所不至唯王能王之天為民立王也非民之為天必黜王不祀故勿謂法家法不依王不道伯不匡王不行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數）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

上共棺埱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令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illegible]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中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通)疾官為句唐有病坊主坊即疾官也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

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illegible]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illegible]）[illegible]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主明主聽主賞主問主因主則主恭）督名

襍篇六

(評)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然）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己然後可安人）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則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通〕煬竈附耳都為熒惑出[illegible]近

侍叅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嚴[illegible]惑也叅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目飛耳樹明共通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通〕心不為九竅九竅治道妙之言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賞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閈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閉其關閈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叅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襍篇七

（演）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哉過而知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

知之故莫若延訪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夫且沓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乎士有百行君有萬幾幾之爲萬微矣神矣故世之品也逵其口而延之亡也防其口而壅之明臺衢室告旌諫鼓揔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於廷聽謡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曲於房廟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曰不足而後聾其君者導之曰翹過曰沽名曰譎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爲戒之益非孟嘗

所賞諫象狀若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君之官人求于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聞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儀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趍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嘖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爲政不亡爲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

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謂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illegible]

置○此處與漢用字者手不能作

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為嘖室之議）著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註）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害土者惟水害尤甚亦惟水也

為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演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惡一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為水經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

（言其處深厚周原復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

（演）形家之法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脈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民生之而矣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民愁墊隘所以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乃以其天材地之

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足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illegible]）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周者諸侯）（之也）因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

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紛也謂荊棘剌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藤守也。（謂置國都繕脩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

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引以就準）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須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開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通)走瓴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為時封瀵行留而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瓴

瓴而走上之則鮌與圭之禍壑乎為除害而遠延之乎迂道勢行致以引高漸下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遣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遝必留而却退其處此滿則後水推前水也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也）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窍）中則涵。（間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

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通）輕法不孝天災虐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顧也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稟祿）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粮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民謂省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若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賑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除并[illegible][illegible]之强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所甲士下之於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

（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共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財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兩輦什二（車輂所以樂兩故曰兩輦）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無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通）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傷之諸侯國自為救一并郡縣而患乃專秋之天子乎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隄防用隄圍所以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之法具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

所云何事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衣揭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黄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鄭子全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矣上水用蕞中水用隄下水用濬歳濬其淤增其隄水可平行無决安蕞焉背其法而動主開鑿鑿而河菀廢者今幾矣空水衡之錢而勤酉河之作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患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脩早獨治其守弛其脩遲弛而遲故害大而不可救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

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歳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决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

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評（一日把百日餔可作田家諺）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

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

人之家起火為温其田及宮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将飲傷人有下虫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而奉令有養生為道之人貿貿倀倀而不知何有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将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行河使者當書此座右何必玄夷白馬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榷第十八卷終

管子榷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亡　脩身第六十一亡
問霸第六十二亡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地員第五十八（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襍篇九

（通）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豫志恠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爽為恠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徧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瀆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旋五山十二莫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庚輿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

有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夏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員九州其志于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踈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負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宛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略介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外

補

（評）禹貢賦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正志也其外則山海地員山海以外荒神恠此以與內襍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註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也）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

趙曰按蚖菕[illegible]作蚖出[illegible]

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瀆田以下爲五施赤壚以下爲四施黃唐以下爲三施斥埴以下爲再施黑埴以下爲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爲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謂土之所入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故呼音中角（此謂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

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聚沚而澤）行廧（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過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桑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擶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

趙曰按此言呼以號土地之音非謂施五聲者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蓨（萍蓨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

爲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十二是商之數也）七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下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唯五浮氣不及已淺遍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矣以土合音以音候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之後先叙叶五聽

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略矣攬者以陸離
錯襍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尒尒墳延者六
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
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杞陝八施七八五十
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
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
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
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
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

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
所居庚泥（通）庚金剛庚泥泥剛也不可得泉（庚績其處
吒青龍居又沙泥抓嘆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
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楙惟之名）陛山白
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
得泉（言有石騂嵡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
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窞）白墳白
陵至山十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

高陵上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言者地
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触降
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其培
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間非氣所鍾也山上
出泉地經曰天池注注鍾靈為吉土今名山至高
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脉氣所落而結也故天眼
艸鶴瀑布玉乳玉潭龍湫扉跑蛟飛杖錫或
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人冬夏常
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倘氣在中

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山得
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進退地之氣在焉
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
芓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
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二尺而至於
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
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蕘與蔷（音嗇草名）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
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

[illegible]○注音進　[illegible]也一　作推

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𦳊（葉亦草名准生葉無莖在𦳊之下𦳊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𦳊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瘠）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挌謂堅崇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是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

[illegible]○[illegible]字集　[illegible]音[illegible]木似　材

[illegible]○[illegible]作　[illegible]本作允

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惡之易余）忞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彤）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illegible]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illegible][illegible]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並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揄而藏之[illegible][illegible]絲（言紅麻既治端而藏故若緣絲）五臭疇生（疇誰也謂為蘺而種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痟首疾也騷[illegible]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舃）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忞以苕（音苕）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苕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

埴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宝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麇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分炎起貌）壤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志穀）二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不如其二分餘放此）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埴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

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骨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穜忍蔭（忍蔭草名）忍葉如蘺葉以長狐茸（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怸五怸之狀廩焉如壏（壏揩彊也）通下有鍊以肥此壏與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如麻（其蘩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怸上之次曰五纑（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

（言其粒大）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土之次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

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

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䟽離坼以臞墝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

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

（[illegible]謂[illegible]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榷篇十

【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協相叶便于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須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

樵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于游示

人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自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恃力（[illegible]而恃力則[illegible]勤勤）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

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極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埽席前曰拚潔手曰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

（從長者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所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以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進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食又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尚齒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illegible]而進）（通）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飧此同嗛以齒之禮也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使斂所祭也）

[illegible]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謂[illegible]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其袂且扱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所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其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于戶側（謂倚其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却退也）（謂聚其所掃之穢棄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牒時以手排之也）以已（已謂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通）本石作跽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之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燎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之）（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矢矩法）蒸閒容

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然之）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所以貯緒也）椀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椀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讓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襍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亡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榷第十九終

管子榷卷二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形勢解第六十四

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凡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者演其說而解之拘俗淺謾無所發明亦無証解時或忒悟不如韓之解老遠矣體勢頗與諸偽篇

心當時學者宗而解之又以已意附之或

不必綦衍秦火之後人見形索影沓為一帙遂至亂本耶七法等文理甚以又下註腳其人之猥无識可概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為創體與淩世就文通詁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注一家古式宗門耶後来唯郭象註莊作文立論自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所出

于此他皆經生家門戶耳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
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
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者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
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

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
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
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
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
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
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

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
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
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
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
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
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
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
驩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
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

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
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
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
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
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
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
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

〻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
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
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
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〻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
〻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〻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
〻人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
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

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〻豹〻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
〻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
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
〻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
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
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
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
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
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
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
〻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
〻貴有以行令也

〻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
〻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
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

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
〻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
〻賤有以亡卑

〻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
〻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
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
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
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
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
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
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
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
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
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
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

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
之

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
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
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
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
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
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
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
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
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
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
[illegible]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
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

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
令違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
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
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
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
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

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

彳

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

也之

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以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

明

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

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得

用則人主之明赦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

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餈（疾移切饞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飺食則不肥故曰[illegible]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眾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

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

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

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

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

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亾，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

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
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禮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

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

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榷第二十卷終

管子榷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評鄙人下士之拾餘也無足觀可芟　此等處

何須下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

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

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

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叅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妒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删之革）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

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强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

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

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内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

門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
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
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

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强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

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毁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毁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毁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

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

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
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
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
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
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
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
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
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
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
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
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
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
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
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
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
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
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
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
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
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
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
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
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
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
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黒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
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
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
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
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
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
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

陽○陰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秋問之言七十日小稼後約以則造不能或足补位在于

十五日之內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
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
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
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
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内戰（演）内戰之說聖
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西風小正之

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筴乘馬
則尚耕發廪以王者一患農而兼之據農于傅于
術矣術病道利飾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筴
之於國而收我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屐始大
受不得小飢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
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筴
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
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

得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

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十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按馬之乘在御以筴為進退緩急九筴取義于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評在下然亦數盡之矣捴以穀為主用所入應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做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即後四民並皆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據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籌而坐羸貿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

後世繇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筦大夫家之貸筴而并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

按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歲三分之說也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下之分准為開闔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守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闔在上無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賑於加之義則且為掊克損征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通）（前無狗後無彘無當業之貧家非游民則寠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皆弛有業之息俾得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之生之窮得力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興役活飢民一戢亡命二團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糴此庸不給以分穀而予食）所謂平國策也。令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

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鬭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圜（通）（一耕功亦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豊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圜獨貴獨賤時策也上臾閒壤下壤壤策也滿補開闔則策乘持流之數）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通）（上不以策持流而使浮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通）（閒壤閒歲一種即爰田之）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

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權第二十一卷終

管子權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

續徵絨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肥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評）一本鹽鐵官市[illegible]文[illegible]據奇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illegible]

（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本末為非笑但乎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浮主井田而授末有不主乎君也况其山川曠邈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馳民令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令天下為家古一織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叛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評）一藉都為隱情而發反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分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

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主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通筴市賈之計帳也禺筴以一禺筴而倒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一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考

[illegible]月入[illegible]三千萬[illegible]人三千萬以錢六千萬是一倍之數二國之[illegible]為六千萬錢亦有[illegible]不入此數

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徐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錢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為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一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以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耒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累輸重其加輸多）然則舉臂勝（升下）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百錢也）以【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指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于十五抱之百加五我未與其本事也（兵用也本[illegible]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illegible]排[illegible]六五[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度也）此人用之數也

[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海王不可無極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亦豪桓以此式征

率權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而說欲管本大病國大詘撤極天下騷然賈之名加于天子小奪之福加于社稷大自古無不喪而興利無興利而不亡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通】搬其本實輕重斂散之推倣于常平便民之法悉其穀物于奪收藉之利乃出乎準商賈之行君而知此析秋毫御子[illegible]　[illegible]卿大夫許[illegible]

登壟闕捷千大驅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儔說耶夫見乎千奪幾千權民而掠矣又且曰翳於鑄令使去一至於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刧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含其鉏而罪其細同三歸反站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惧漢宋天子○弟庚相文已見愚瞽後人行之如燚之周禮耳其昧耶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丕霸

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詘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箠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有定然人不能均調其事則富人常積財貨專擅其利是使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

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及）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時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賈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書武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敢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榷）稅人君作民閒一大國戶大貴主名可屋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偽亦于國服采之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若非也稅其人謂以操事輕重之術約取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言欲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我欲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從也）一人稟食十人得餘十人稟食百人得餘百人稟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illegible]

[illegible]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評）（本議不了忽起案三國大發議方引入地脈有此龍兵法有此陣）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慴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評）看他源源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挽合關照更向下議知末多大家地足令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評）為最難解故為詳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略曰櫎）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

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通)（寄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通)（以餘補不足）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通)（即上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通)（以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

之法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注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質庫賈之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欃一田大要執法主此兩應曰執曰環曰來也還轉之義）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貿市廢箸之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松仄）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鑲糧食必取要焉則豪大賈不得擅其利）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注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衆官司之窮弱免于貸責豪富無所牟擅民貲省而暖功時此

其時所作上之械器等物三時三十日冬二十日

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藉于官而大賚其重矣又無儲于富人而獨賈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也今北方州縣逃移荒蕪田土召民歸業開種官為備牛械子粒給之亦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

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通）二家上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佳牛馬歸於上（評）具務布幣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為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

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與利中此為便策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祿于曰牧于野故田外之貲壤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車足去丘邑而籍于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軌之本二為軌之精三為軌之將時之輕重所以權朝夕高下為櫎調者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賊穀官無樹榮以無害功榮樹則庇明女紅于室無見馬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椁之奉（評）柴楂室奉棺椁與莊子柤杙高明麗禪傍同事異詞各成其工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通）山租已密矣猶曰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之手于仁孝何乃後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殣先王之恩于民如此

㊟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獺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乎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皆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而木權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権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蕪有此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今歲三征而

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

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惠典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𩟄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𩟄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𩟄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黔落猶解落古謂民黔首是為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

下以除要民之急而隷役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適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收居利下無除隷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適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羸守豐之賤兩貿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四而阨穀一而上十藏分于幣十去九當豐而穀十而去九藏分于穀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適賈一賈

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也故曰流筴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適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寒予准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平又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問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

親而輕過與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老予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胥勸馬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毋故物之用知而上乘權以守筴常决運其半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隊年决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廿四　[illegible]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通）古王之治曰既富方穀有財有用故教幣已盈則有通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悉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蹊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虛之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數准乎流泉府之通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流虛而

摠盈盈必大溢虛必大潰上淨尺也乎故後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食為禍傷言于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廿五　[illegible]

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咨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

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與柄同）通上五官扶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

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評國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完上以度法禁繆引下此文家隱脈周以下無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評非往而戒來以刑禁也刑禁者華而不華心故問心禁一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四心式要以政也不知聖人言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讀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國機徐疾之經策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其神

藏寶莊雖不用之妙樞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字有陰陽其術僞假其用收二波臣東海之子而僞羅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益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跖蹻之不若我禺氏玉汝漢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見一樞閘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大人之器成敬神之也未開無藝數百里）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穿掘）

（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選之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故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集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

牛之寶曰無貲（三龜為寶謂四年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從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通)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采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斂也）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

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壞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富家以此矣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

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通)蓄飾者以寶蓄而以歸飾所謂與令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管服紫皆令之貴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消倍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貴將逆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通)下文重之相因時之化衆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

趙。倳音志
文本亦作

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通)肥籍斂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適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賤少而在官之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

授于下。則藉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塞。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致死。半祿者幣准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貢半也。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通)不得不使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適不籍斂而之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

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唯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於寰之間而利筴在上。大夫貢入無所竊權而自肥

（矣）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通）（問止此）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通）

（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亡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年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散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許）（景公之齊畧猶知曰有粟得而食諸與伯之君卿曰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敖倉何以為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筴而託于管者徒為青苗階厲）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

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令言去三之一者約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晃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

（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指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通（君捺囯筴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歲于上三游于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權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以盜國背君況于利筴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價不使流散穀）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隣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于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定而自平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以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通（殘國亡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欲所以為何王者務于仁霸國務于利穀輕上擴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擴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芘之計心所不及而悝之口所不屑道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于國者奪于民民暫）

以得蔬久以得剥外以得肚内以得欲上[illegible]
而下何患終歲之稸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
當剥歛之無窮數十年民其弊矣為此術者為夫
世家鉅賈之弟權廢居之厚曰問息耳下筴之不
如上筴之然而以時筴不若以時補助也是先王
之無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
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之出毋權乎散
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乎毋存而予輕
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

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
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
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
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
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
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
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通)穀輕散
幣而振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

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通)以上歲之
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執是上之
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
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揗穀者也布
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
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藏
而後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執穀者也上常操穀
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通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
曰復筴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壞而封積實而驕

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
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
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
什於重君以幣賦祿(通)禁大夫緣什於重而君自
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為出其分奪之以會
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通)歛
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資者
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
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通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争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嗇高其壟美其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争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莢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嵩射利而擅贏令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通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匡乘馬所謂匡乘馬者匡猶貫也匡者以幣為匡而沒貫財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貫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通 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于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共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而所決畢）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皆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設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粮之類皆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薄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肯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令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通 直事若事所以省勦圉牧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應稱事養視乃不失牧乃蓄息扞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死地課牧之法牧威高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宗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而幽所以異也）

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通 合游如社會醵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筴因通馬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評 漢禁三人羣飲君子以為苛此通筴合游又無濫乎不以侈示而以侈淫一時之權非國法也平仲之不揜豆信乎恥及禮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壞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壞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通漏壤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紛于本而立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内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學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府傾為廢居乘時以調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榷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

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

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銍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銍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

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内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以人懼令從而饒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通開散巨橋

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聚（畢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煑沸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通⃝主毋聚傭煑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耑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評)散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滔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通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通)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分猶益也貧獸之仇若使其逐禽獸知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庶實耶委質如委贄耶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剌其猛獸（剌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評)古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誑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仁）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邑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通 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

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通 讐厭售而足數）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通 漢吳筴反無鹽氏一

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通 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通 在涂衢塞後之關榷本此立貲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通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通輕重五穀以調用以賈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匹了匹（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疏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

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國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

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

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通驅狂獸以利民曰逃爪牙虎山澤以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國而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回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通）回山澤而童竭之利凭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藩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盐之所藉無惟乎紀聖棄智益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識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評）好識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識而用變變以乘識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通）天下有桀君聖王之藉非術餉之勢致流般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涵澤之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操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抉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惟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翦李斯之說行而閒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所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illegible]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戰之賚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通）（倳戰謂死事賚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是國乃足兵馬）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脃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侈弇）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衣

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藉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輆（苦禮切敝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輆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鶬之舍近鵾雞鵠鴕（音保）之通遠鵠鶬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匊弓弩無匡輆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鶬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鶬鵠鶬彼十鈞之弩不得棄弩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匊弓弩無匡輆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評〕（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曰說夢耶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强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評〕（春秋越荒遠小疾耳如何曰莫强曰至是兎藏而露尾也）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

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重蓄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是）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通）庸蒸後也與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煑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處有仿令民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饋而食圉圉與禦同）用鹽獨甚

（評）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眾封建有行而無糶然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illegible]○此節[illegible]君以游財給民之養[illegible]口食筥曲之用至於執[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以術者日游財也

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穫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通）（本人之于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趣于農而報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詳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已欲其薄又欲其緩淺世催科急于場功冬穀入于市賈之窮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頑以尺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貫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振其利）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illegible]夫糴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

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嶋○用令用也言乘於戰我民而不閔名之有重祿而以備資有事當而下流錢物於利也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卧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註）（崐崘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崐崘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別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演）（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

之產皆爭擊其寶以為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令中國四方之夷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蓄夷琛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illegible]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榷第二十三卷終

管子榷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評）（文議俱鄙淺不足觀）

（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駟貫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況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猥屑俗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

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通 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與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羡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評 泲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應）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方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竒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令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通 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華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陶）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食墝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而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

侯覩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適）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

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將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堁壖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為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illegible]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決百姓皆稱貸於上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

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堁壖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㊂（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々有垣使衛）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

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數則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

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刻石刻其當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偶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評有實言亦有實事耶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策石璧菁茅勉于王哉伯

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兎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係使諸侯執弓辟又係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徵也石為縣東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寗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寗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註）賈主市也君令朝賈令市君操一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

子息而使貴券富將立貧不從則亂开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綢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註）純錙其賤二而小十倍故纂茈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貝錢不足之是失茈而反唯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同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十二斗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為天倘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謂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也非必一國之有上守其謝下又何以禁其通禁之旅必絕市必梭民將貧國將亂）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辭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謂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令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謂不以脩德肆赦弭天之灾而乘天菑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瀆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評此猶繆而近于正然一人而國偏施）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說而叙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以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簴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之仍存問之）（諸言鹽之閒）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所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通）

（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烏聚所集也茨苑豊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貿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扶彈懷九男女褋水上乎抑賣之賈即賈貨賈何遽貧）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通）

（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祟也謂上閑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之民何渠必樹下眯目而望山董仟靡娑之戲耶）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問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閒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通）（君禮于有功囷京何功于國而辟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紿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濟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

縛○云縛當作求

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

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徐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通術市也經術之衢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殘○刑作形矣

善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通當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於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

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徹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高若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

桉左右以外內不踰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寅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通）千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隣累蠭螫也（蠭古蜂字）齒之有脣也（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詳）以下策多兒戲可言不可行可咲而不可用弈之變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為陌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衆梁郊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繑而踵相隨（綫繑謂連續也綫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令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評）以下多複言無當改頭換面移名易姓耳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鬭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鬭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趙曰此策前[illegible]不可能三尺童子能[illegible]須此其為之[illegible]奇策矣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二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淡）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想雜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有義皆小正支流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後世唯須一曆書但列時日休咎不載朝政民務訪之必于前代典章故老俗談顧于今浸廢矣係言國儀民間歲時風俗服食趨忌自千六十年來輕薄少年多違禁不問冥行所忌于是以民多疾病夭札末作厥而閭里貧刑亂滋故聖人首曰行時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通）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圜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

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通）期年冬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銚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

[illegible]

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内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蓺者謂之賊人（通）（四之日于耜在非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

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通）（主作如後役為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通）（大木大山大行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一个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通）（王母即后媪土神土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單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通）（秋曰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通）（沃飲之也以功

得與于祖燕為沃即飲爵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統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商應兑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

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通王為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収之弗禁此王令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黒絻黒而靜處（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而齋戒祭看）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黒而絻黒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通游民也）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通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通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于来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張耜當弩銚耨當釵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抹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通古人寓兵于農之法）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管子權第二十四卷終

管子權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朱長春撰長春字大復烏程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是書郎趙用賢本而增釋之故凡例文評俱仍其舊惟每篇各加叙釋在篇首者曰評多論作文之法在篇中者曰通則隨文訓解其義在篇末者曰演乃統論一篇大旨皆出長春一手創立異名無所闡發其七法篇評云是注意之作可爲文式後之分段者神弛氣懈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來文家反學其病文之壞由韓蘇以來云云亦可稱敢於大言矣

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首一卷

〔唐〕房玄齡註　〔明〕梅士享詮敘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提要

詮敘管子成書序

古稱有立德立功立言若參而不相攝不知未有無德而能建功無其言而能垂訓實相須爲用藉以不朽言有以人民稱述而傳者虞夏之典謨商周之雅頌是也若夫大禹之禹貢周公之周禮皆先王經理天下心思竭而規畫隨之寧他人所能紀哉管子書管子所以經理齊國者也宋儒邵康節曰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春秋時諸侯無世德而有紛爭兼以戎狄內訌宇內成肅

殺之象固未能循唐虞之揖讓舞干羽于兩階又未能效商周之一戰而櫜弓寢矢不復用桓公者命無所承繼空續乏以補曆數之缺陷邀惠于諸侯乞靈于盟誓亦時憲天之政宜爾矣王室之不傾繄東藩是屏功不亦偉乎春秋傳秦霸西戎未嘗有周勞楚威諸夏周室之憂也獨晉文納襄王戰城濮有功于中國然當年請隧而天子不許名王河陽而春秋諱之鴆衛分曹圍鄭肫肫不置未有若齊桓凜天顏于咫尺捐魯怨而寧其

難築夷儀楚丘以存既亡之邢衛者豈獨其君識與度弗若實臣狐偃趙衰先軫輩無能與管仲相頡頏者也周禮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班固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管子五十人為小戎故萬人一軍省二十五人以為乘省七千五百人以成三軍省其行徒及其資糧扉屨何不可畱為更踐譬之麻冕之純法度不改而由制便焉何嫌于變也周禮政官之屬七十管子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故中軍高國

各有其鼓而各修其鄉敎成令勿使遷徙其戰夜聲聞足以不乖晝目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譬之孫武子以心背左右手易東西南北申令不改而訓練易焉何嫌于變也是故善用周禮者無如管子周禮六官分

職冬官缺而曠焉莫尋安意于五官之中旁枝于考工之寄未經心于世務也曷觀管子度地篇乎天下之害莫大于水天下之工莫大于治水禹作司空疏河陂澤功施于三代寧顓顓工匠之役度地治水事也水官閱

民以甲士當被兵之數伍長即爲率之倫周公體國經野六官兼以之烏在乎有互見而可裂補也者惟由內政以參軍制則周禮可通由度地以纘禹服則周官可全管子之言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

勝者霸霸亦世所自降耳心術白心內業何嘗不佩服道德精一之訓哉善乎

直指賈公推言之曰因時曰度己曰讀周禮之南車得是說而推用之經理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

郡守王公躋其書與姬呂共觀曰讀管氏書者直當以丹心廓尊攘之勛示我以周行哉

天啓乙丑十月癸未宣城梅士享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嘗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名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名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管子尊攘傳

梅士享　撰

齊僖公大子曰諸兒。餘子魯姬生公子糾。衛姬生公子小白。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初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名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諸兒長而賤。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者。必此二子也。小白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名忽。居公子糾所。名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

爲襄公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難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時周莊王十一年冬春秋魯莊公八年也明年春齊人殺無知齊無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夏魯公伐齊納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二公子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帶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死矣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魯師敗績魯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言于桓公曰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夷吾不可於是鮑叔帥師來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施伯恐管子用齊長爲魯國憂也請殺而以其尸授之齊使者堅請寡君欲親以爲戮乃使吏鞹

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具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比至堂阜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作內政而寓軍令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號曰仲父桓公二年春伐魯魯敗齊師于長勺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滅之四年秋宋萬弒其君捷是歲周莊王崩僖王即位春秋不書周不赴告魯不會葬也王政不行于諸侯矣五年管仲自得政以來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春桓公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滅遂遂而戍之伐魯三敗之莊公懼請平桓公許冬與魯會柯而盟桓公與魯公盟于

壇上、曹劌手劍拔刃而進曰、大國侵逼已甚。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劌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劌標劍而去之、北面就位、桓公怒、欲背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盡歸魯侵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劌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六年、春、宋人背北杏之盟、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伐

宋、秋、荊入蔡。冬、單伯會桓公宋公衞侯鄭伯于鄄。宋服故也、七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宋人齊人邾人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八年。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宋故也、秋、荊伐鄭、冬、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九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秋、鄭詹自齊逃魯、是歲僖王崩、惠王即位、亦不赴告于諸侯、春秋不書、十一年、夏、楚子熊貲卒、子熊囏立、是謂堵敖、秋、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桓公宋公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十二年。冬、齊人伐戎、十四年、秋、高傒及魯侯盟于防、冬、魯公如齊納幣。十五年。楚熊惲弒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十六年、秋、桓公女弟嫁魯莊公、十八年、秋、宋人齊人魯人伐徐。十九年、夏、桓公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王使召伯廖賜桓公命。且請伐衞、以其立

子頹也、二十年、齊人伐衞、齊人及衞人戰。衞人敗績、秋、荊伐鄭、齊人魯人宋人救鄭、楚師夜遁、二十二年、冬、桓公魯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也、至孤竹而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失禮也、寡人不可使

燕失禮、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三年。夏遣戎伻于魯、齊之伐山戎也、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二十四年。魯城小穀、爲管仲也。桓公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魯莊公病、叔牙有二心于慶父。季友以君命酖之、莊公薨、子般卽位、慶父使圉人犖、賊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魯公子啓方、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是爲閔公、二十五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秋、魯侯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桓公許之、使名諸陳、冬、使仲孫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十六年。秋、八月、魯慶父使卜齮、賊弒閔公于武闈。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九月魯夫人姜氏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冬、桓公使高傒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賴焉。魯人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縊之于密、齊人殺哀姜于夷。以其尸歸、魯僖公請而葬之、冬、狄入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二十七年。齊師

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齊宋曹城之。救患也、邢遷如歸、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桓公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謀救鄭也。二十八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秋。桓公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二十九年。秋、桓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三十年、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桓公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桓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魯人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許男卒于師、以死王事、葬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冬、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三十一年。王子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夏。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秋、諸侯盟于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夏、桓公會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三十三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初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

申侯由是得罪、至是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秋、桓公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桓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三十四年、春、王人桓公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始赴告于諸侯、春秋是年冬十二月書天王崩。即以告之日書之、三十五

年夏宰周公桓公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且有後命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名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無乃失諸侯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旗彤弓矢秋桓公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晉獻公卒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桓公以諸侯之師討晉亂至高梁而還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公子夷吾三十六年夏桓公許男伐北戎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隰朋立晉侯是爲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桓公自葵丘歸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期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三十七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三十八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貫之盟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及楚伐江滅黃公不能救君子閔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三十九年、夏、桓公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四十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凡桓公衣裳之會、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管仲之力也、管仲病。桓公往問之、勸

公遠易牙豎刁堂巫開方。移政于隰朋。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遂卒。十月隰朋亦卒。管仲既葬。公憎四子者、逐之官、四十一年。春、楚人伐徐、桓公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以救徐。秋齊師曹師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四十二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王以戎難告于齊、徵諸侯而戍周、桓公自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

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冬、鄭殺子華、齊桓公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及管仲隰朋死、亦欲得賢佐、於是晉公子重耳處狄、聞之往入齊也、過衛、衛文公不禮。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至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四十三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終桓公之身、霸未替也、冬十二月、桓公卒、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孝公元年、春、鄭伯始朝于楚、二年、春、宋公執滕子于曹南、夏、用鄫子于社、

冬、楚人與中國會盟、四年。秋、盂之會。宋公見執于楚、冬、會于薄而釋之、五年、冬、宋楚戰于泓、宋公傷股、門官殲焉、是歲富辰言于王曰。請名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晉公子重耳安齊女、毋去心、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欲觀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子玉請殺之、楚子不

可乃送諸秦六年秋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七年春秦伯發兵納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冬天王出居于鄭王子帶之復也通于隗后狄女也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是歲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八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九年夏齊人伐魯魯使展喜犒師使從展禽受之辭齊侯未入竟聞言乃還魯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魯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十年夏齊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冬楚率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昬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齊昭公元年春晉侯自河南濟侵曹伐衛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圍曹三月入曹楚弗能救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晉侯說從之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

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不許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子玉不止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武叔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

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殆規恢管仲之內政而一以禮義廉恥維之乎

梅生曰齊桓之際百里奚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勸奚不仕無知皆懷霸王之器淹沉數十年卒相秦以霸置晉君與晉齊共敗楚于城濮襄

王之定位、齊桓之力也、不去子帶。周難未已、微晉文。襄無成功矣、范蠡文種。望霸氣兆于東南、相要往吳、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故不之吳而之越、說者咎管仲不薦賢、齊是以不競于中原、一時無新臣可薦、豈職是之故、抑三霸迭興、才散見于諸國。齊讒色盈廷、尤難爲多士招乎、

附晉文公納周襄王、戰城濮、桓創霸業、而文循之、爲有周幸。且終仲志也、

古本管子序

宋　楊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畀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爲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爲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嗇勞佚、豈王者綦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朕、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曰此綃紬。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太匡篇管子行事之且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眞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倂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趙用賢曰。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

又曰。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名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註乃謂名忽乎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註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

詮敘管子成書閱較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膠東一榮賈毓祥　閱
寧國府知府渤海直卿王公弼
通判盧臺文學李日韡
推官安成道升鄧啓隆
宣城縣知縣澶淵用齊王　璣仝較

詮敘管子成書凡例

一管子當年。功在匡天下。天下者。周之有也。能以天下正。可以王矣。匡周實績。會莫大于首止。其次爲召陵之師。其次存三亡國。他如徵盟束牲以載書。討貳連兵無大戰。仁信著而天下歸之。故下令于流水。（功例）

一管子之時。周命未改。說者徒責其不王。遂鮮有行其書者。不知管子志在以齊輔周。非晉請隧。楚問鼎者比。今觀小匡議拜胙之辭。封禪答受

命之旨。幼官曰。立爲六千里侯。亦可見管仲心事矣。論世者。不可不知。（心例）

一管子經濟之書也。讀管子與他子異。他子止錄其文。管子倂錄其制。他子止存其議。管子幷存其事。制與事具。今古一局也。知其說者。不難舉而措諸天下之民。故篇章大義。可相發明者。冠以梅生曰。筆之于篇。（詮例）

一管子書。體國經野。可補周官之遺。正君定民。深得訓誥之體。特中有攙僞。故繁冗不倫。至輕重

篇益可厭。今敘列兩層。要言上而繁言下。篇自爲解者。篇合而解下。獨宙合心術。篇自爲經傳各奇。俱從上列。（敘例）

一舊註雖多謬。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功亦不可少。劉氏補定。間有可觀。趙氏用賢管韓合刻。採其佳者列書頭。又自爲標註以益之。俱繁星可佐月光。附列註內。舊書甚訛。趙氏刻較核。今多書讎正。核于趙本。

一書有可解者。有不能解。姑俟後人解者。有終不可解。不必彊爲解者。苟謬爲精通。漫[illegible]訓詁。多一層障蔽。是以先儒有秦時焚經經存。漢儒註經經亡之誚。房氏註管子。頗類此病。今間有字句可訓者。以享按解之。（解例）

一士人文以資進取。學以養經綸。管子書。幽贊天時。顯相地利。奧闡心術。粗制兵刑。善因者山海。善準者法令。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惜生逢霸運。尚展之未盡其才。世宜共珍此。有用文章乎。此直指賈公惠鐫意也。（刻例）

天啓五年乙丑歲季夏月宣城伯獻梅士享識

詮敘管子成書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牧民解第二
形勢第三　形勢解第四
第二卷
權修第五　立政第六
立政九敗解第七　乘馬第八
七法第九
第三卷

版法第十　版法解第十一
幼官第十二　幼官圖第十三
第四卷
五輔第十四　宙合第十五
樞言第十六　八觀第十七
第五卷
法禁第十八　重令第十九
法法第二十　兵法第二十一
第六卷
大匡第二十二　中匡第二十三
第七卷
小匡第二十四　王言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六　霸言第二十七
問第二十八　謀失第二十九
第八卷
戒第三十　地圖第三十一
參患第三十二　制分第三十三
君臣上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五

第九卷
小稱第三十六　四稱第三十七
正言第三十八　侈靡第三十九
第十卷
心術上第四十　心術下第四十一
白心第四十二　水地第四十三
四時第四十四　五行第四十五
第十一卷
勢第四十六　正第四十七

九變第四十八　任法第四十九
明法第五十　明法解第五十一
正世第五十二　治國第五十三
第十二卷
內業第五十四　封禪第五十五
小問第五十六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禁藏第五十八
第十三卷
入國第五十九　九守第六十

桓公問第六十一　度地第六十二
地員第六十三　弟子職第六十四
言昭第六十五　修身第六十六
問霸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第十四卷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第十五卷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八十六篇內牧民解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書逸

名存凡十篇

舊牧民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解列第六十三以後今各提附本篇舊幼官圖隨幼官自爲篇今附幼官篇

吳競書目凡三十卷今不可考舊本作二十四卷今爲十五卷

詮敘管子成書目錄畢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一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牧民第一　牧民解第二
形勢第三　形勢解第四

牧民第一（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牧民解第二（篇逸名附）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亨按六親謂父母兄弟妻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亨按以上正言治國之經以下反言之而規制之不可不備愈見）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亨按爾雅白華野菅陸機云似茅滑澤無毛根有白粉者柔韌宜為

索菅非食物民乃菅者謂姦色也）上無量。則民乃安。（亨按量卽上度也上之服度民所取衷上無量民乃罔行不顧其六親也）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亨按許氏說文淫浸淫隨理也凡受讞絜令莫不有辭所謂文也文巧不禁民乃溢理而逞於辭習為虛文得上綱也）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姦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亨按璋當為障塞也姦淫之原不塞則民犯法者多故刑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亨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明有別也齋戒先期祭祀以時明有節也不明鬼神以示之的則陋民諂瀆以求福何悟民義哉）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亨按祇者敬也祭祀固在內然不專於祀也山川者天地之財具祇山川者貴敬受其所出而制之以為[illegible]天下則國富兵彊故威令聞輕重諸篇山有金立幣可以準穀海有水煑沸可以成鹽黃帝謹封祭於見榮之山蚩尤制劒戟於水金之受文武因天財地利之所出以立功成名於天下皆是物也故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大抵管子一書所言卽所行豈有親止桓公封禪而著書啓以登封降禪之理後世王檢金泥乾封受書不過自神其事耳何威令著聞之與乞是書前後議論頗不相悖以己見為強解不如用本書訓之旨意自明亦）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亨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不敬宗廟則下效之趨於薄也）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梅生曰。此節言有國者。必乘天時以盡地利。然後國富而民有恆心。恆心者何。禮義廉恥

是也、如是而上服行以先之、自不致恣文巧以生姦褻、神祇以恫怨。愆祖訓以長亂、故四維固而國不亡。管子寺可謀王、開卷便見規模宏遠。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

梅生曰、禮義廉恥。四者相因、未有絕其一。而

二三猶有存者、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信。禮義廉恥俱在內。假令一維絕而猶可與圖存。是信可半存半去也。孟子矢人章。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朱晦翁解繇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斯爲一貫之旨、若此節一維絕則傾。及傾可正也等語。似於理有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層。

○或問敭四維而貫之、孰爲維之維。曰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然則有禮而後有義、有義而後有廉恥。故曰爲國以禮、上之服度。服以此也。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梅生曰、以不踰節等議、解禮義廉恥、皆自下之受範言、非從上之服度言、故止得其委、未究其原、然至於上位安、民無巧詐、行自全、邪

事不生。其化遠矣。必自上之所服度始。則有心術篇所解禮義在。（心術篇曰、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又曰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右四維（附劉補）（維、網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

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附劉績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梅生曰四維張防閑固矣君民之閒猶未見其油然有共念也故從民之所惡以求其欲

逆推而順布之其求之也必誠其中之也必切孟子所謂得民得其心憂樂以天下者也從所欲爲予遠者親爲取予者非以市恩取者非以責償情意自然輸灌上下不妨各致其私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爲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河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梅生曰民心順元氣張矣苟有一毫設法要遮之意則小惠終難徧而小信猶未孚其不可望於大道爲公之世民悅無疆也亦難矣

故錯國於不傾之地以下十一轉皆爲而無

以爲亦如孔子論五美節節有因應自然之
機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生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燿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附劉補]鄉大於家言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于有大小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然後能治天下）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名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附劉補]指所與）君嗜之則臣食之（[附劉補]指所先）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附劉補]指好惡）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

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附劉補]室在內堂在外言室言堂皆非私匿充滿堂室使人皆知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梅生曰以家鄉國天下分治卽大學齊治平知所先後之意蓋爲政而兼愛不亦迂乎有分焉正無私也此乘時御天之則也此篇首言務在四時終言知時審于時以四維爲精神以順民心爲血脈以政善因爲運用親親尊賢繇家以漸被於天下故曰察於用而能備官者皆所以憲天也易曰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旨深哉○又曰此節以爲六親五法不可曉房氏強爲分解訓詁之病往往如此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三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關而反附趙標此註多非當依後形勢解自明）

形勢解第四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矣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享按逸紀年后荒元年以玄璧賓於河史記秦祠名川牢具珪幣各異漢文帝祠河湫漢水加玉各二武帝沈白馬玉璧於河）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享按得依解宜作託）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乃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令則名必運運行也附趙標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聲名彰於四方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若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

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辭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饗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烏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跡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大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附趙標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眞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原之隰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譙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譙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附趙標顧憂謂慮後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附劉補求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裁大者衆之所

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求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資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總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附逝歷必得之事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殘故不能肥體附劉補訾疾移切嫌食而多惡）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遂禍而能息也附劉補解作蝯蝚古字同喻使人器之不求備也伐矜好專舉事之禍謂自用則小之弊）

（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則共所經附劉補喻養民於無事時）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所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附劉補言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待謂須自厲以待附劉補言人懈惰者不能及時成事故曰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操要之神則懈情不及者亦從而能矣假至也）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毋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爲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

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止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

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往來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附逝標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效）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

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附趙標釋一作擇）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除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附劉補出於理曰天道出於欲曰人事）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附劉補當依解作烏集之交）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詡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測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附趙標當依解作見愛之交享按此既作見愛之交上宜依解作見與之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附趙標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梅生曰。此篇山高不崩而祈羊至。淵深不涸而沈玉極者。形之積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者。勢之積也。峭塹者形。憑藉者勢。君據形勢之尊。而無爲民自試者。略形勢而歸之理也。所以動民非聲也。所以格神非物也。君德淵涵。超於技巧運用之外。故曰。唯夜行者獨有焉。天地者理之宗也。人君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一誠也。故心行者。四

方歸之。如以形勢而已矣。則日月有時而不明。山高有時而不見。況於君乎。約言行而要之可復者。以其心下於天下之謂也。

〔享敘〕右形勢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

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

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主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忘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

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享按一本無神字）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彊也。故國富兵彊。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爲劌反）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巳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

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

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飺（疾移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飺食則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附劉補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

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

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

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

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擴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

主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淳按一本作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内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

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

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淳敍〕右形勢解

詮敍管子成書卷第一　終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二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權修第五　立政第六

立政九敗解第七　乘馬第八

七法第九

權修第五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爲。故須修權。〔享按〕修權則重自君操之。故無敗國之事）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命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千乘。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之。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不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亨按〕此以下四句按後察能授官班祿賜予擁王居而不能渙故民有離心）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亨按〕悋爵賞而不能施故民不勸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亨按〕官多冗員故積寡而食多民多詐者巧詐以蒙上也）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亨按〕朝多倖位故無積而徒食民偷幸者微幸以圖生也）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

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附趙標〕二者賢不肖能察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

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

梅生曰天下者國之本一段與大學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層

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

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閒，隔也。有所閒礙而欺詐也。）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享按，許氏說文：祟，高也。神驟祟，民將競趨諂媚以求福也。作祟者非。）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賢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梅生曰。謹微邪。便細行。必矜。不必如此瑣複。

故欲民之有禮等議。俱列下層。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

下不賢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

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梅生曰。此篇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二句一篇之綱。地博而國貧一段。言國無政。則民貧而兵弱。地辟而國貧一段。言政雖行。[illegible]君心侈。則財匱力竭。而國終不可富。兵終不可彊也。遠人至而不去一段。言上有政。則民不輕棄其主。而易離其鄉。見其可也一段。言上有政。則民不詭銜竊轡。以攖上之所好惡。蓋政之大者。在於使民爲善。民必足以親。足以教。而後禮義可與。乃身既先之。而又有服度之閑。鄉師之說。其精神無處不密。然後憲令以申之。慶賞以勸之。刑罰以振之。故民之從善也輕。人知管仲設法之嚴。而不知國有善政。刑罰可虛懸也。地之生財有時一段。以度量節君之欲。故取與用。各符於則。而民地無曠。野與市爭民一段。以俗淳驗政之成。故朝

與野咸若於化。而民情不二。然以察能授官。班祿賜予。爲使民之機。知其長短。察其賢不肖。爲民情之御。政固不能以獨行者。地之守在城一段。又即野不修。朝不治。以見亂政亟行。所以敗也。一年之計一段。得人則政可立。百穫不足以盡之。故曰舉事如神。惟王之門。下牧民等項。皆立政之事。政者。法也。至此始說出法來。文章亦自沈渾。

立政第六（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立政九敗解第七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巳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

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于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

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梅生曰。看他相天地之宜。遂百物之性。而又不以無用糜財力。眞是生財有道。○言君不知所務。則國貧。所以富國者。一一反言之而自見。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附趙標〕譙責讓也）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附趙標〕計上計也）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附趙標〕及坐及也）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游宗。其在游宗。及於里尉。其在里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

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附趙標〕著標著也使備曹署著其名）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於君前。五鄉

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於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附劉補）（謂擅之）不足曰虧令。（附劉補）（謂損之）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梅生曰。由國而遞分之。則爲什伍。由什伍而遞總之。則爲國。故雜而不越。有長。有宗。有尉。有師。故多而益辨。置閭有司以時開閉。而游宗長家。益有所警。凡出入不時一段。言鄉之不肖。在什伍中者。過令必改。不改則誅。凡孝悌忠信一段。言鄉之俊秀。在什伍中者。取令必得。不使野有遺賢。凡過黨其在家屬一段。著上逮之法。使有以戒其屬。凡上賢不過等一段。齊賢不肖之程。使有以交相勉。孟春之朝一段。春賞冬罰。順天道也。正月之朔一段。此君布憲。而五鄉之師。五屬大夫受之。太史既布憲一段。此憲既布。而又藏籍以待考校。故憲不虛布。憲籍分於君前一段。此五鄉之師。受憲而布之州里。五屬大夫皆以車行一段。此五屬大夫受君憲而令不留行。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以下。蓋必考憲以取

衷。而後太府之籍不虛藏。○或問五鄉之師。與五屬大夫。何以不同。曰鄉師說道之者也。大夫則行法矣。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梅生曰。違憲而有功亦誅。然後人不敢倖功

以逆令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附趙標敬同儆戒也）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梅生曰必時水過度而五穀無害然後障水安其藏○刻鏤文采絕於朝而又禁於鄉故民富而俗愿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

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附劉績此有闕文誤字亨按古天子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彰以五色王后祭服刻繒爲翬揄形而畫采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翟揄皆五色雉名褘衣畫翬色玄從祭先王揄狄畫揄色青從祭先公闕狄刻形不畫色赤從祭羣小祀餘鞠衣告桑色如鞠塵展衣見王及賓客色白褖衣接御王及宴居色黑又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取木火相生赤與白謂之章取火金相克又斧形爲黼白與黑亦謂之黼金水相生也亞字開中兩列形爲黻黑與青亦謂之黻水木相生也文有章服夫人不敢以燕惟饗廟則服之賈誼所謂廟而不宴者也原無闕誤）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丘圓反音權）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梅生曰制服用財一本於爵祿則服雖欲僭侈而不能用雖可上擬而不敢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感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

（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賢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彊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

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亨按〕此係九敗解提附九敗篇內）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及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賢。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

不止。故曰。私議自賢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臣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附〕〔劉補〕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

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倡優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亨敘〕右立政九敗解）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

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八（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亨按〕都一本作者、非、）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林。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梅生曰。凡有國者。相天時。乘地利。制人官。立國規模。合宜如此。後秦治馳道於天下。國且不可。况天下乎。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梅生曰。此篇地者。政之本也。五句一篇之綱。下五條逐段分解。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梅生曰。此條舊本春秋冬夏別起爲一節。非也。觀本文正地而曰均平調和。亦自兼時令在內。但時令陰陽之默運。非若地之可以事規。可以形制。乘其時以盡其利。機本相因。無庸兩別。故卽事治以見貨多。卽貨多以見事治。而地之利。握在君矣。

右陰陽（附劉補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

國不利也。（皆賢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賢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賢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附劉補〕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附劉補〕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附劉補〕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梅生曰、以上自為一段。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附劉補〕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梅生曰、舊本天下乘馬服牛、連上文共為一節、非也、觀本文釋地者政之本。朝者義之理、市者貨之準、黃金者用之量、皆提。則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亦當提無疑、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附趙標〕鎌刈割器、纆綱縛索）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

官成而立邑

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

邑成而制事

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附劉補此一節言官邑事制之器）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

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附劉補此一節言既立制而又定賦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附劉補言地高則難潦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潦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潦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

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預食農夫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附］劉補（此言士賈工、雖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以盡地利、）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附］劉補（此言教人當使智愚皆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智愚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不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梅生曰。自地之可食者至此。又總括上五條之意。見地之肥瘠不同。故宜均。地之彌漫無紀。故宜統。自是而賦田以制兵則爲器。聚貨以平準則爲用。時之相衡。無不爲國筴。故曰。

均地分力。使民知時。所謂爲而無以爲也。○

從此篇以後。凡繁冗者。俱列下層。不爲細解。

右士農工商［附］劉補（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用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

焉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附劉補〕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附劉補〕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附劉補〕此（釋上均地）

七法第九（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附趙評〕謂反用左手書、右手不動也、）

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成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詘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財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

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

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梅生曰。此條地不闢至國不安一段、止根百姓不安其居來、非總解上四條也。地闢則國富而兵厲等議。屢見前後篇內、故列下層。

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

（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於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於上）世主所貴者實也（寧按實一本作寶）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貴是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棄所愛而存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闌皁堅其羈絆）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撫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宜論道而行理則無怨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梅生曰此章百匿傷上威一段首究法傷之弊故曰常令不審一段原法之所以傷而以國之四經敗一句總結之人君泄見危一段見持法在君君必密而後執法之臣敢進其說世主所貴者法也一段見法之所以當行亡主不然所以敗也故不爲重寶虧其令一段言欲行法則國之法令威福不可不猛斷而獨操治人如治水潦一段言欲行法則人之手能品質不可不嚴防而器用居身論道行理一段又臣下心服法行之原七法一篇大抵言兵故曰本兵之極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

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

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覬廢、而天下莫敢窺覦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

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恒救邪遷衞、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爲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

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梅生曰。衡庫二字甚妙。衡無不平。故天下在手。庫無弗藏。故天下在心。修戎器。必課試而藏之。練精銳。羅英材而用之。又本之以自立於勝地。所謂唯無瑕者。可以正人。方是衡庫天子之禮。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朴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不可約士約誓、）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

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爲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爲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爲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報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詐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梅生曰。內政既修。然後定計而後出。量敵而後進。故有勝無敗。

右選陳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三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版法第十　版法解第十一

幼官第十二　幼官圖第十三

版法第十（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附劉補此篇註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版法解第十一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置之詎能圖之附劉補當依解作寡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鬬其所終將何爲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

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爲善、）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悋、）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

瘠、民乃自圖。（謀爲叛己、）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附劉補倚解作奇邪、謂倚邪不正之人也、恐謂恐懼讒毒、不敢爲惡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繼往、則民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私親、亨按法依解宜作地、）參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亨按佐依解宜作伍、）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

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於廢私、附劉補當作悅衆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蓋言能廢私、然後有衆也、有字屬下句爲是、上句有悅字、亨按版法解施字上加一愛字、作悅在愛施、有衆在廢私、有字屬下句、詞旨甚明、房註有字連上讀、便牽彊費解、劉績悅下加衆字、亦不必、）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梅生曰、此篇言有國者、必以賞罰順民心、夫民之鄉風、鄉以利也、民之順教、順以賢也、賢可取用、取以身也、天地無私親、以日月四時佐其化、人君無私德、以高賢大良輔其治、賢

人者、體君意、修法令、以導利於民間、則下無怨、故終之以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而法爲世憲矣、○人知用財嗇之省、故能積而不能施、管子知用財嗇之費、故有散而又能有聚、

亨敘右版法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

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

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

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

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

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悅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

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

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月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附趙標當一作常）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享敘右版法解）

幼官第十二　　經言八

幼官圖第十三　　經言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北方本圖　北方副圖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附趙標、後中圖作處虛守靜、淮南子有夜行、高誘註、諭陰行也、陰行化、故有天下、則夜守爲是、兩人物字一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

井。（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行敺養。（謂禽獸之蠹能爲苗害者，時敺逐之，所以養嘉穀也〔附劉補〕行對藏而言，謂行於身也，下放此）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附劉補〕當理字爲句〔享按〕乾坤以靜翕裹萬物之性命，故物始出爲開，闢物所受爲性，性者理也，人所賦爲命，命者理之宗而形之宰也，故有物有則，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尊賢授德則可爲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彊。（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附劉補〕後作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胡結反）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擊彊太，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彊動弱必從，彊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彊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儷署。（儷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儷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籍沒其財，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儷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儷署知選舉）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附趙標〕圖明堂圖也，即月令居太廟太室類）

梅生曰。此篇管子因五行以立政。按五方以制兵。前本圖五。法天合德。故服養宣洩。一律

之天時、後副圖五象、法無親、故旗物兵刑。一

本之地德、

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偎乘、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於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夷爲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寧按）戒敬也、）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之成數、）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寧按）東方震、帝出乎震、陽氣自內出、故內空周外、）彊國爲圈、弱國爲屬、（彊國所以集衆弱國、弱國圈然也、（寧按）包而衛之爲圈、服而役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彊動弱必從、彊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彊國衆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貸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貸賤之位、無司任、如此則事變日至、無寧居基漸、）此居於圖

東方方外。

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

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梅生曰、支十二日一更、故政十二日一易、春秋言卯酉、冬夏不言子午者、天道惟二月八月、陰陽均平、刑德合門、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物死、故春舉卯而夏曰暑、秋舉酉

而冬曰寒。所謂子午卯酉爲二繩，言卯酉自可兼子午也。大暑中暑小暑，說文：暑，熱也。以暑傳今猶極熱、大熱、終熱云爾，非今小暑大暑節也。若論節，則小暑先大暑矣。小暑終者，夏至一陰生，陽大陰小，陰浸而長，故曰小暑終也。春秋之十二八，夏冬七者，春始贏而夏畢德，秋始縮而冬畢刑。始贏始縮者其氣舒，既贏既縮者其事簡，故每於交代之際，前者若恐委頓而不弛其權，後者若爲順承而不驟革其命，是其數也。又春與夏比，秋與冬比，月各六而相應爲六合，故春政之八易同於秋，夏政之七易同於冬，其相應無陵奪也。○又曰月令春蟲鱗，而管子羽獸之火爨；夏蟲羽，而管子毛獸之火爨；秋蟲毛，而管子介獸之火爨；冬蟲介，而管子鱗獸之火爨。用其所生取子以養母也。夏音徵，而管子聲聽羽；冬音羽，而管子聲聽徵，因其所生助徵以宣化也。若此皆知禮樂之情。

秋行夏正，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丣，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丣，合男女。十二中丣。十二下丣。三丣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濕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搏銳，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代，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偏，無得有私。〔附〕趙標：周當依後作害）。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梅生曰：此條博考諸本，俱作小卯、始卯、中卯、下卯、三卯同事，殊大不然，幾於讀書不究字。閱文不求解矣。秋屬酉，於卯之義何居？古文丣與丣相似，丣爲春門，萬物已開，故兩列象

開門之形，丣為秋門，萬物已入，上一畫閉門象也。說文，丣，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六書正譌，丣古酒字，後人借為十二支之酉。此卯字當改丣無疑。故曰六書明則六經指諸掌。今正本文卯酉字俱從古以示誤源。秋十二三易而白露下。於時令差數日，若謂至此當白露之期耳，不必泥此日為白露也。其秋之羸於冬也，春令可推也。後冬十二大寒終，亦以陽生故初陰後陽。故曰大終，非今大寒節也。

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故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竝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悋也生既須養養則物不可悋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

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孚按〕此二十取一或齊官山海可耳恐諸侯雖令不行）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

（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於玄官。聽於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於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爲幣禮）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附】劉補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卽下文是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爲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梅生曰。五本圖見管子治法。中央守靜審明。不失其馭。四時規衡矩權各司其能。故政達。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

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安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享按】連曰勝之者九勝人也人指敵人冠以必得二字有周防而無滲漏之意）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享按】曰勝者十二。自勝也勝理宜勝冠以本原以定有未戰而勝具已信於心勝氣已加於敵）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爲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偸。（執所營之務明所爲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浚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實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附劉補〕別本註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衰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歡我如椒蘭、誰能敵之）

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亨按〕數也句、謂兵有法數、故有上文所列之善。房氏讀作入聲、以數也動爲句、非）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必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亨按〕此條求天下之精材以下、議同七法）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

梅生曰。此副圖也。管子內治既修、急欲制政於天下。圖中具析機宜、不言兵刑者何。中軍無所不統、即下四圖所列。互可用也。黃爲五色君、中央旗爲三軍司命。無旗物尚黃。略也。

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釱。（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離害而釱禁。釱或爲鈦〔附劉補〕釱、鉗撼人足也。恐當作鍇釱）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

（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亨按〕言我之器成而敵不能守、以我之行經於敵所不知也。兵法篇徑乎不知、經作徑。房氏分二句讀、非）教習不著、發不意。（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其所舉發、出敵不意〔亨按〕言我之教習而敵不能著、以我之舉發於敵所不意也。觀兵法篇出乎不意可見、此篇與七法兵法多有同句、其無異詞者、即無異解也）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亨按〕經不知以下、頗同兵法）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遊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亨按〕四機、莫能圉、莫能應、全勝而無害、必勝而無敵、是也。此四句俱根不知不意來、下文爲引伸、上文爲推原、故不曰四者而曰四機、未可以本文有四不守、遂與不守不著列而爲四也）障塞不審、

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怨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

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彊郊（其用刑則於彊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亨按〕數戰

則士疲以下議同兵法）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亨按〕房氏以大勝者積衆爲一句勝無非義者焉爲一句幼官圖曰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作一句讀爲是）可以爲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

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劒（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昧斷絕而戮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爲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附〕劉補兵法作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習或輯之誤〔亨按〕始乎無端以下同後兵法篇）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

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旣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

制法儀出號令（擇士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桀紂之人比屋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旣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彊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旣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亨按〕管子欲爲方伯輔周故曰立爲六千里之侯）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

（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附】劉【補】別本註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陷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梅生曰。五副圖。見管子陳法中軍操廟勝四面列兵旗、即楚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行軍前有所候蹋伏舉旛、備慮有無。茅、明也。中權者中軍制謀、後勁者後以精兵爲殿）長兵居東南。（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短兵備西北。（劍、人所帶兵也。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即鄭之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乘之、乘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四方圖極簡極便、中方圖愈探愈深、妙哉中圖之議、其所以爲四圖綱乎。

（【享】敘右幼官）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彊。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附】趙【標】攻作攷）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

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一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挈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摶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尊卑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彊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遷

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

此居圖方中。

梅生曰。幼官圖文無異於幼官。但於各條下。分別右某方某圖云耳。原無可立篇。故列下層。附於幼官之末。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

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此居於圖方中。

梅生曰。幼官五方本圖居先。五方副圖居後。

幼官圖。即以各方本圖。領各方副圖。微有變動耳。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闌。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彊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

遊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

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丣。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附劉補幼官無前第二字）十二始丣。合男女。十二中丣。十二下丣。三丣同

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鋭。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

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

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

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

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

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四

唐　齊州房玄齡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五輔第十四　宙合第十五

樞言第十六　八觀第十七

五輔第十四（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享按〕輔者對士之稱政者輔治者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其本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

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

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小人競進故兇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附劉補〕苟字乃苛字之誤）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察也鷙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鷙敕吏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

（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附］趙標：伏利謂人所未發之利也）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

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決之、令通。潘音翻。［附］劉績補遺：列子水之溢洄曰潘）潰泥滯。（泥塗爲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過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弟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饑饉。（纖、細也。嗇、恡也。既細又恡、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

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

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

（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彊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

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

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姧人止。修饑饉。救

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

明王之務。在於彊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苛於民、（謂無苛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而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割也梨博帶以就狹也）

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爲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爲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爲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梅生曰。此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敎之以政。四句一篇之綱、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爲五輔。五輔者。治國之經也。五經既布、然後有刑死以儆其不然。而終之以仁義其要也、仁義之君必節儉、故民利而敎可與。

宙合第十五（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亨按第三舉目當在大賢之德長觀後引微子不與紂之難後世不絕下曰大賢之德長可見）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

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準繩、（第八舉目）讂（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附趙標十一舉目當在人不一事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楟（宅耕反）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附趙標十二舉目當在則擊下）天地

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眾目）第十三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爲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聲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等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能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

故名之曰不德。

梅生曰。音出於虛。無爲者。君道也。故音屬君。味調於實。有爲者。臣道也。故味屬臣。無之所披曰風。有之所效曰養。

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準必壞其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附劉績補別本註成軸既多因物施宜隨大小而用之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

（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存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卽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

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敎不偏滅順闔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

開闔詘信浧（弋呈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凊（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凊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誅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辟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彊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擧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場）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

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仕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

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爲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

故曰。（享按故曰二字衍文）

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

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比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

毋訪於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於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於凶。言毋使暴。

使暴則傷民。毋監於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

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

解而不動，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

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讂（火縣反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

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

所以易政也。（聽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附劉補〕易政，謂平易近民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附劉補〕告當作吉，對下凶字）

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附劉補〕伎，渠紀切）伎苛所

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

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於馳騁田獵，內縱於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王豪盛處己以）

（賢自許以爲英雄爭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

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

故曰。毋遷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

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官主也）於物而旁通於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

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昬晨。半星。（星半隱半現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爲法也）

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溪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逾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

（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禄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楟。（楟當爲譬）擿

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爲響、象天地應德爲否泰也）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以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盛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敎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地也）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爲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爲一裹也）散之至於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偸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附劉績、山乃止字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享按、內讀作納）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梅生曰、此篇自爲經傳、經本微言、又似隱語、不自解、人必不能解、傳思致淵深、筆力俊健、與經文各爭奇、

樞言第十六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煦茁、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本、地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

（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

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爲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

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

王主積於民（無不足）霸主積於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於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彊之彊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

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於人者人亦加之也）人眾兵彊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於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彊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鄰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

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

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

（心有親疏）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思不服）

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卽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

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

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閉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

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

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旣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

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

事不肖也。

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

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

能戒乎。能敏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

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

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享按釜鼓皆量器名概杚斗斛木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十釜爲鍾禮記獻米者執量鼓十斗爲斛十二斛爲鼓釜鼓滿則人用概以平之故先王不滿以虛受人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享按方爲不自滿假毋自暇豫）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梅生曰此篇道之在天者日其在人者心二語前此無人能道可開萬古群蒙可牖斯民耳目愛之利之以下所言皆治樞也故曰樞言

八觀第十七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

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莊周曰麋鹿食薦）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附劉績補】方一本作百）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

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

（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附劉補〕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遠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附劉補〕別本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杼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

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

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禁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毋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

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村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村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

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梅生曰、八觀玄言如屑。眞有國之龜鑑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四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五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法禁第十八　重令第十九

法法第二十　兵法第二十一

法禁第十八

（享按管子以法名篇者、書中凡九。除七法、兵法以制兵、其餘曰版法、曰法禁、曰法法、曰任法、曰明法、曰版法解、曰明法解、論法多端、總歸於法必行、禁能止耳）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收於君府、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苟人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

（上評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附劉補〕別本註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附劉補〕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邀虛譽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爲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己勞。（爲國舉賢恃之以爲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

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壹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壹食濟士以爲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

飾小節以示民、（釣虛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以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附劉補隱卯索隱也、辟倚皆邪不正）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其身甚

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

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脩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梅生曰。法禁詳於禁賢智。而略於愚不肖、詳

於士大夫而略於農商賈殆天下之亂必生於賢智之踰越而士大夫固國民所覲望而從風者乎

重令第十九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

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

安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穉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反）

（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爲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諸事便辟以得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故以爲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逆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

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

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任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

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

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卽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附劉補〕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綏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附劉補〕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

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自爲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

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幷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梅生曰此篇賫行令而原於令不虛行探本之論令行則國富兵彊而動以危亡爲戒保有之謨不以六攻毀三器令之勝近也非以爲幷兼攘奪正天下之規也此之謂王道

法法第二十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多生後嫌）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易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甚、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奔馬之委轡。（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痤（徂禾切、癤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療也、附劉績雎恐疽或難字）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

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游閒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敎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

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

（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附劉績補〕言愛人不足以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役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附劉績補〕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敎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敎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刦、已刦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

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此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附劉〕〔補〕倍古背字通。餘倣此）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附劉〕〔補〕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人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

凡論人有要（論人于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

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附劉績補李同理）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

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國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

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

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梅生曰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骫法而赦則惠窮於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於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爲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夫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爲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爲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

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於法法之先

兵法第二十一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

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淩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俶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阻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附劉補中處無敵謂身所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不留謂法行彼四方皆遵之不敢留難）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又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為己用）凌山阬不

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隟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附〕劉績〔補〕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做此〔亨〕按房氏以俘厥寶玉解兵法不獨入不獨見前以敵懼而輸寶解幼官動于昌皆與著書之旨相背宋子罕不寶玉齊威王不寶照乘珠王孫圉不寶白珩豈管子也而俘寶玉是珍也劉氏以實字易寶字亦不通兵不獨行寧待續言耶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則軍中亦自有寶者凡計數得法度審教器備利因民皆所謂寶而非所以寶彼自有與之俱出與之俱入者則所謂道德以爲本輔王成霸以爲用故能獨入獨出蹈虛蹠空如涉無人之境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亨〕按寶解見上不獨見揭道德而行即幼官所謂聽於鈔視於新思於濬之類）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亨〕按行兵一本於道德道德變化而無端故曰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亨〕按道德環應而不測故曰盡而不意其爲神出神入也又何疑焉）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亨〕按前三官五教九章言兵法運習於道德之中未言民心漸濡於道德之內故至此又以民之和合於道德者言之不曰教而曰畜曰養見道德不可以驟而彊非久道無以成化即無以即戎也）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

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爲勝故能破大勝彊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改計變也）乘之以不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計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爲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亨〕按至一作致）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

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享按〕道無設故無形然而成功必本於道故無不可以成言其必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爲所在皆無敵不可以變化也〔享按〕道無形故無爲然而迹化必本於道故無不可以化言其必能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爲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梅生曰此篇論兵法而原之於道歸之於德渾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

乎王者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官然此篇更覺精神貫徹詞意融暢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六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大匡第二十二　中匡第二十三

大匡第二十二

（謂以大事匡君〔附趙標〕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享按〕大匡詳於治外天下一匡對國而言故曰大中匡長年長心長德以匡君也對外而言故曰中小匡內政等項皆所以匡齊對天下而言故曰小）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糺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爲之傅也）賤臣知棄矣（〔附劉補〕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於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意棄我故我不出）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附劉補〕言子固辭傅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傅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

（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附劉補〕此言三人於齊猶鼎足俱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爲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附劉補〕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附劉補〕兄古况字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尚不欲生况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名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

梅生曰。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爲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爲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予以此時受命爲傳。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逮其後奉糺奔魯。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忽之死。允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倖於二公子之間。○又曰。仲教鮑叔以無二心。而己二心於糺。蓋糺之不終。仲雖料之。而所

事既定。不可更也、仲命有所制也。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

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

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竪曼曰、（竪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昬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特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昬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昬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昬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附趙標）除之謂除此恥也）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

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代君寢於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

梅生曰、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以下、襄公致亂二公子爭立之原。○魯桓公夫人一段、亦齊襄公淫虐取亡處。然鋪敘太多。令人展卷欲

倦。故列下層。

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享按管仲射桓公中鉤、乃桓公未入時、管仲別將兵遮莒道、非乾時。乾時之戰、乃桓公既入而發兵拒魯者也）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

梅生曰。乃告公其故圖。一句收盡上案。左傳鄭伯克段篇。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史記項羽本紀。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辭約意該。體皆倣此。

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

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今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彊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臣）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梅生曰。成行成名等議。召忽見死則行立而名不虛。生則行喪而名虛立也。○生臣死臣

議奇。召忽死賢生。管仲生賢死。議更奇。

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彊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附劉補〕按及謂所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附劉補〕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附劉補〕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

（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附劉補。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己。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

梅生曰。大匡敘事。忽入或曰明年一段。以爲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勸駕。遂逐子糾。眞僞錯陳。故列下層。

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

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國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命五官行事。

梅生曰。桓公設無大慮。管仲終死子糾。可見其生不苟。必待桓公許霸。然後仲趨就相位。可見其相不虛。

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彊）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諸。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

梅生曰。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以下桓公愈欲修兵。管仲愈欲厚人。

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内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

梅生曰宋夫人左傳作蔡姬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按齊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諸侯救柯既會之後宋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云者

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内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内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

梅生曰鮑叔啓君用夷吾之言此篇凡三見故知桓公之霸始終成之者鮑叔初雖不用而後卒用之非惕無以啓其慮也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

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

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

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鄰）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尊按〕長勺之戰齊桓公二年非三年）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擾動人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附劉補〕言天下兵多齊侯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作訴）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

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卽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

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附劉補〕劌一作沬下同）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附趙標〕揕音枕擬擊也史記匕首揕之）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擧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

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梅生曰。蓋至是而桓公困衞。不得不惟管子之言是行矣。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

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

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今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

梅生曰。以下節節收拾人心。看他施爲。真有包籠一世人心規模。

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衞。衞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

隰朋賓須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薾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爲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梅生曰。城緣陵而遷杞。辟淮夷。非宋也。事在桓公四十年。遷邢於夷儀。二十七年。城楚丘而封衞。二十八年。

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

梅生曰。桓公七年而稱霸。修政固不在遷諸國之後。

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

梅生曰。得王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體。

既已。（謂已行上東）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

梅生曰。得王制厚往薄來體。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爲彰）

梅生曰。得王者與人爲善體。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須無堅彊以良。可令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須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附〔劉補〕小匡作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享按〕公子開友後一曰徐開封）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附〔劉補〕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遜辭請使游於魯疑即一人糧乃禮字誤也〔享按〕季友後小匡一曰季勞一曰公子舉）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附〔劉補〕蒙孫小匡作曹孫宿〔享按〕一曰曹宿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

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

梅生曰。利與天下共分。故伐人之國而非貪。

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

梅生曰。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天子令。誅不救伐者。尊周以號召天下。詎止摟諸侯以伐諸侯。

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

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亨按）房註安字連上句讀非謂安然以其餘修兵革連下爲是）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梅生曰。示天下以人倫之不可踰越。

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

梅生曰。於察人倫之中。示以仁義之行。仁義溥而諸侯莫不心服。故救難若歸。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

（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

梅生曰。示天下以不遜於人倫。有誅有罰。而民始勉爲孝悌以膺上之賞。仁義達之天下。

故近侯莫不請事。

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尊按〕後封禪篇作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饗國四十有二年。

梅生曰。此篇敘者之意。總在奉社稷以持宗廟。彼糾之不死。有所重也。桓公勉霸。仲貪承命。畢素願也。桓實有大慮而未知所持。故不厚於人而厚於兵。待兵敗於外。身刼於壇。惕焉省懼。然後仲無言不信。杞邢衞之封。捐車甲以厚亡國。其內修政也。輕徭制祿以厚下。其外修禮也。施恩賀善。以厚鄰。游賢有馳譽之聲。征伐無自封之利。而又有人倫之教。不率之伐。故諸侯同心。莫不共命。社稷定而霸業成。是以兵車會六。乘車會三。饗國四十二年。惟管仲不死。故齊國利。此大匡篇血脈精神。不自爲照應。而前後若貫珠者也。踐位十九年以下。又追述治內之規。以爲匡外之具。亦猶兵法大陳包小陳。此文章縱橫之妙也。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塉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謂時歲總饑故不稅）歲饑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須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

梅生曰。前管仲已言隰朋可令爲東國。賓須無可以爲西國。非至是而始用。蓋總記諸臣

之各有執事也。

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積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享。按其一作以。）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入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從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附劉補：出疑上字誤。）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

梅生曰：至是而諸侯之為義者，莫不嚮齊；齊之為義者，莫不畢達。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附劉補：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梅生曰：進士善而賞，有過無罰，所以廣進善之門也。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及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一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

梅生曰：孝弟為人之本，賢人之子，必聞之於父；士則童而習之；獨農工賈，恐其以力畝忘

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於父兄。則爲上舉。不應於父兄。則爲顯戮。而孝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興矣。

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附劉績補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賢交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任）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附劉補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後有善過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己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君謂國子。凡賢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賢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賢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賢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梅生曰。凜君親師之義。如揭日月以中天。有

令人卽不敦在三之節。而不敢蓋政教兩相成。而禮法交相飭者也。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僞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僞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中匡第二十三

内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爲賢當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尚懼而自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貸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梅生曰桓公惕而有大慮於此見之信非夷吾莫庸小白也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梅生曰死罪不殺刑罪不罰則法削而國弱兵甲將安所用之此非管子之言也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

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附趙[illegible]求長年是因桓公以衰而急於求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效旦夕也且桓之好內亦具微警矣）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惸獨）鬱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七

唐　齊州房玄齡　注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小匡第二十四　王言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六　霸言第二十七
問第二十八　謀失第二十九

小匡第二十四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享按齊語秉作柄）忠信可結於諸侯、（州劉補齊語諸侯作百姓）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梅生曰、鮑叔屈己伸仲、宛然虞廷讓能之風、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才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

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

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

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

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狥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狥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誡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附〕〔劉補〕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享按〕以上頗同大匡）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

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爲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附〕〔劉補〕言鮑叔知齊無他讐爲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附〕〔劉補〕言常人有爲君得死力者功猶可賚今叔爲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附〕〔劉補〕貳君即前勞君謂使桓公思前唯不一於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

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附〕〔劉補〕插一本作攝弟子職所謂攝衽盥漱）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

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附劉補〕迹齊語作績國齊語作窔）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顚旄。（顚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警勤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顚而除其旄）賜予以鎭撫之。以爲民終始。（〔附劉補〕按設象卽周禮所謂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也本謂上之所設末謂下之所行糞分也孟子百畝之糞王制作分是也旄老人也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窔比較民之有道者必先設象刑以爲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分畀其老而賜予以鎭撫之猶勞來之意也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

秉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附劉補〕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市立三鄉。（〔附劉補〕此言商之鄉）工立三族。（〔附劉補〕此言工之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具官〔附劉補〕此二句言農之鄉）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附劉補〕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率帥十率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政使各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按後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率率退而修邑則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國語以連爲縣耳後云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則國語正之政牧政下政皆誤之也）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

亂（喧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器【附劉補】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註皆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比耒耜穀芨（比耦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隙遺芨音捶）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卽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覆種旣已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樁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墅稅衣就功（脫其裳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煩）別苗莠列疏遫（遫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蒲也編苧與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附趙標】襏襫音鉢釋）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卽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附劉補】論比計齊語作論比協材【覃按】舊本劉績註在制字下從制字句也按國語論比協材註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則計乃計其剛柔當從計字句而別以制斷器句方是）斷器尚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覃按】制斷器非裁斷爲器斷器者利器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房氏制誤從上句故以裁斷爲釋）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

輅馬。（附劉補輅一作軺）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貲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附劉補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

梅生曰。四民中獨農之子常爲農。下有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一段。以

農本業也。民務本。則巧倖不萌。故其樸不散。而其秀足賢。前大匡篇。管子告晏子以耕者。告國子以工賈。皆以出入不應於父兄。爲三罪之首。亦隨在而教以士行之義。蓋天下之大養之者農。通之者工商。維之者士。此四民士爲首而農爲本也。

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附劉補齊語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附劉補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附劉補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也）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illegible]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

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

其善者舉而嚴用之（〔附劉補〕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附劉補〕齊語政作正字〔亨按〕今國語作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梅生曰作內政寓軍令因田獵寓軍事眞藏險於順伏不測於至靜之中○韓信多多益辦只是部伍分明管仲部伍素分不待臨時取辦○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彊無敵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附劉補〕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於君）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

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附劉補〕一作愼）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徧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名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附劉補〕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則肉乃疚之誤。〔享按〕國語註疚病也、不病不能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卿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享按〕始而鄉長進之、繼而官長選之、終而公省察之、故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附劉補〕卽前十連爲鄉）鄉退而修連、（〔附劉補〕卽前四里爲連）連退而修里、（〔附劉補〕卽前十軌爲里）里退而修軌、（〔附劉補〕卽前五家爲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

梅生曰。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眞、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長、由議論而反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附劉補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附劉補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附劉補齊語連作縣下同）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附劉補前卒作率下同）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附劉補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附劉補正如春秋傳正直爲正之正言罪五刑本無所坐屈抑訟獄者若爲之正先已三禁之不從成獄不直則入束矢以罰其誣齊語作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戈劒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钁類也）

梅生曰。重罪。據中匡曰。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予以贖死非刑也。故列下層。此處止曰重罪。不曰死罪。諒此重罪。非死罪也。特以情斷獄擬一等可贖之罪。於中分以輕重耳。漢宣帝

時。西羌兵起。張敞奏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隴西安定等八郡贖死。務益置穀以豫備百姓之急。是所贖在死罪之外也。蕭望之李彊。猶以貧富異刑。為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況死罪可贖。尚謂國有政教乎。漢書稱張敞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大臣皆服。定知此奏議師管子。非管子眞聽民贖死以亂舊章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附劉補前作季友）徐開封處衛。（享按前言游公子開方於衛此言徐開封處衛游季友於魯此言季勞處魯游蒙孫於楚此言曹宿孫處楚蓋即其人也）偃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名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附劉補齊語作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則政乃征字註訛）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頫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附劉補齊語作堂）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浚於海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陼。（後教之穿渠彌亘於河陼）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享按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陼綱山於有牢三句房氏據文彊解與此條及諸侯侵地不相關於語辭有弊國語作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彌國語韋氏解為裨海名陼水中高者渠彌於河陼言裨海若河陼之安寧無負海之寇也國語作渠彌於有渚義為更明綱國語作環繞也牛羊豕具為一牢周制諸侯饗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國語晉文公饋王使九牢是上公禮也左傳秦繆公饋晉侯七牢是侯伯禮也晉士鞅聘魯牢禮加四為十一非禮也吳徵魯百牢抑又甚焉詩傳牛羊豕牲繫養曰牢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大戴禮曰諸侯之祭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羊曰少牢士之祭特豕曰饋食獨曰斷曰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二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然則牢字之義悉矣綱山於有牢言四鄰和睦環山可牧無剽掠之虞庖廚賓客祭祀各有所需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附劉補〕柒齊語作漆）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附劉補〕齊語作酅）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附劉補〕同淫）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附劉補〕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望汝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亨按〕投一作設柎國語作泭）乘桴濟河。

至於石沈。（石沈地名〔附劉補〕齊語作石枕）縣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附劉補〕拘與秦夏乃地名齊語作拘夏）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附劉補〕薦當依齊語作庶）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亨按〕齊桓公二十九年會於陽穀謀伐楚也三十年伐楚盟於召陵）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亨按〕前見大匡又後見本篇及霸形）

（封禪移易兵乘二字）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胄函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附劉補〕齊語作帥諸侯而朝天子）

梅生曰。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毋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

子之厚也。盟首止，在伐楚之明年。會陽穀之後二年也。先後次序，大匡多不核。小匡亦有顛倒者。如葵丘之會，在存魯衞邢之先也。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瘵）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

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䐢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我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附趙標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筮尚多靈驗也）時雨甘露不降，飄風㬥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享按辭意頗同前東救徐州一段及後封禪篇故列下層）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游、渠門赤旗。

（渠門旗名享按旗旂二名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爲旂熊虎爲旗爾雅有鈴曰旂郭璞註曰畫交龍於旂說文旂有衆鈴以令衆也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之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衞，衞人出

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廄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附〕劉〔補〕通霸形作綴帛鹿皮報、則縷乃綴字誤、齊語作縷纂以爲奉、鹿皮四箇、註謂奉藉、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不用絲、取易供也、纂織文也、箇枚也、亦不甚通）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攟（丘粉反）載而歸。（垂櫜言其空也、攟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附〕劉〔補〕齊語作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廛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

丘。（皆邑名〔附〕劉〔補〕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附〕劉〔補〕勸齊語作權）

梅生曰、衛戎狄之地、以禁暴於諸侯、衛諸夏之地、以示勸於中國、皆所以安周也。故曰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又曰、朝服以濟河、又曰、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而管仲之功。不在齊而在周矣。

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亨〕按朝服濟河朝周室、故曰朝服、旁訓盟諸侯非也）文事勝也。

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

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

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

備。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享按房以文德武功訓文武因上有武事立文事勝亦通其實非也前云世法文武之遠迹則此文武乃文王武王是文章照應法）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

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

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爲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謂遊隨不斷）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

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

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爲人定交結附劉績大臣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今按此段同前）

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

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五（逸）　內言四

霸形第二十六（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

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下令百石而取一鍾亨按鍾六石四斗）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附劉補書乃壐字之誤）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榱、（于元反榱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所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亨按刪無倡優導欲之人足上二句意非無人掌守也）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

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

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遏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毀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

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

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享按齊桓公二十七年秋、楚人伐鄭、鄭自齊故也、二十八年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二十九年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以孔叔諫止、三十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不見有楚攻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之事、）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

梅生曰、管對楚人以下、前後相同、重複可厭。去之更覺玲瓏、故列下層、

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

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止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

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梅生曰、此篇鴻鵠問同後戒、封杞邢、禮諸侯、征伐四出、會盟同風、俱屢見大匡小匡、但詳略不同、敘次各別耳、篇意以鍾磬非樂、諸侯賓從而後樂、末以一句緊煞、前後相錯、如繡、太史公專習此法、亦文章之初體也、管仲不逆君於縣樂之始、而畜君於樂沈之際、所謂形就而心和者耶。當其應諾之時、其志固已遠矣。

霸言第二十七（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逮）（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亂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焉享按以下八句言國自為存亡得失上四句以無事時言下四句以有事時言國之存刑政明也）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享按國之亡典章亂也）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享按有事而得遇災而省遇禍而修是也）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享按有事而亡災皆不憂敗亂不恤是也）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

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孳按〕此權謀之言，非先王之所以王）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孳〕〔按〕取取亂也，與與滅繼絕也，非欲取姑與）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孳按〕所謂知柔知剛）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

（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貲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附〕〔劉〕補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合天下之權而總之，註俱非）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附〕劉補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所謂親有德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翫也）夫一言而

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智之姦[illegible]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illegible]外也）聖人將動必

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闇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附】劉補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若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改易平素之言）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附】趙標埊古地字）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

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

故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附趙標〕摶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眾。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眾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眾聚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眾先舉必為彊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齒第擇眾、（雖稱為賢并優劣齒第又非選眾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徒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

村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所劉備」制節，謂事大國受其法令。）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國，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國，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衆。）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令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

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梅生曰：此篇總論王霸以德爲主，得全則王，

得半則霸。其不可不立德修政、得人以得天下之權、則一也。

問第二十八（謂爲國所當察問者〔附趙標〕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眞天下之奇也）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享按〕不易訟、謂不輕易爲訟也。觀本文自明、房註非）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頒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

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定、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令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而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

（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貲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輙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貸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附劉補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蓋）其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在腋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宜。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

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

（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所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蔽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梅生曰：連轉數十問，搆思處巨細靡遺，鋪敘處峰巒疊出，自是天地間大設施、大文字。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此言，故言曰：法地以為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地高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宏。）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

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聚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享按：民荒，蔵荒也。無苛人，無苛虐之政。市與野各盡其職，以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享按：普字句。言毋使讒人之亂普，而以德營九軍之親。）關者，諸侯之陬隧也，（陬，謂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

事勿索。（索虛東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勿令入其征）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眞僞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原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困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亨按敦厚也貌德外德也關市之政所以惠遠人故曰貌德言無以關市之私惠於權人以困國家之外德也）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掌行者之職亨按明道以告之故國不惑此掌行人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怨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亨按傲於邊吏厚和以構四國之親德之四達於外也）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梅生曰。市也關也邊也。皆理國之道。而地德之首也。市不和。則財不聚。關不寬。則財不來。邊不厚。則關市之財。不足以塞國家之漏卮。皆前問所未及。故於制地內發之。

謀失第二十九　逸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八

唐　齊州房玄齡　注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戒第三十　地圖第三十一
參患第三十二　制分第三十三
君臣上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五

戒第三十（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附劉補〕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此必轉附朝儛之誤但以之爲景公晏子未知孰是）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窮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

梅生曰。徒曰寶法。猶未如齊景公出舍興發。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如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輳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敬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莫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夭日聞期顯實寡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若以

（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重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爲）不名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附劉補云周旋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爲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爲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附劉補一本作萬情得是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萬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

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冶容）而遠有德。（疏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

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擧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參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悼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

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煑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取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梅生曰。桓公好內。管仲至此。因桓公聽言必拜。始對及之。所謂因隙導竅。故大忠無所拂逆。悟言無排擊。但餘俱同前霸形。故列下層。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盍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

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附劉補此言己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註非）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惛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彊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附劉補〕握猶滿也。言幣帛滿於道路而無數也。室，妻也。家有五十室，言妻妾之衆也。二者雖多，隰朋之爲人有所不貪不近也。即申明上文國有不知政，家有不知事也。〔亨按〕古者謂路爲車，取其往來不窮也。周禮巾車掌王及后之五路，詩曰公路，又曰路車。爾雅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言或舉齊國之幣，持路車而運於內家五十室，幣至多矣，亦衆見矣，其人不知不察，察以爲明。令司者得盡其職，我無侵，而彼因無曠，所謂以德予人，乃大仁也。莊子於國有所不知政二句，作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節省其文，無此一段，義更直捷。房謂持幣與路旁之家，劉謂幣滿道路，及以妻爲室，俱繆，總由不善會路家室三字之義也）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幷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爲國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

（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

梅生曰。無物不有、而後成爲天地。無人不容。而後成爲君相、故糾察之官。台衡之任、不可以其人之賢而概用之。鮑叔薦管仲。管仲不以齊國累鮑叔。古人明公如此。

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爲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附劉補、臣、管仲自謂也、言江黃二國近楚、爲利、此殆楚之國也、謂己死後、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己、而不伐、若不歸楚、爲齊私國、楚必伐之、盟不救、固不可、若救則遠興師旅、而致亂矣、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桓公曰、諾。

梅生曰、歸江黃於楚、管子身後之遠見、但春秋魯僖公十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也、是年夏楚人滅黃、其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周、則管仲病時、黃已先亡、惟江存耳。

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桓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附劉補、嘊魚佳切、狗欲齧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

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

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

四十二年。

梅生曰、管仲勸桓公逐易牙豎刁開方、同後小稱、彼處多堂巫、載爲更詳。以此處居前、故列上層、猶須合後參看。○又曰。載管仲桓公身後事、是後人加也。

地圖第三十一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而又轘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蓺殖謂墾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

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享按當以有私爲句）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享按行用貨財轉漕給運之類非私財也且相亦安得皆富擬於國者而以其私財佐軍也）使有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梅生曰、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

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己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釁、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己長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三十二（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伺變爲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

懦弱者殺也。

梅生曰。此條重出見前法法。細閱下文。似與此章不相屬。疑衍。房氏以爲參詳於彊弱之中。自致無患。亦自牽彊。今列下層。

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

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附趙標〕俴音踐。詩云俴駟孔甚。）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

（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附趙標驚夫智謀驚衆之夫游夫手辯游說之人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梅生曰兵形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爲市朝之戮形而大用之則爲原野之誅夫興師動衆所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戰凡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蓋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管子論兵散見於諸篇不徒七法幼官兵法小匡已也漢鼂錯言兵事衍得覇言參患數語使覺警惺一時號爲智囊管子之經緯大矣

制分第三十四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閒候之其閒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

行。不彊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爲烽也）安行。則羣卒困。彊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劃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彊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爲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彊卒攻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閒故刃不斷）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附劉補從字爲句舊讀下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

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此雖半可以敵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圉者必潛而遁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此）去而不可止。（附劉補言至不可圉去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附劉補待即上圉意注非又不知此爲似）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彊也。而富未必彊也。（富者其道當彊而未必能彊也）必知彊之數。然後能彊。彊者所道勝也。而彊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彊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梅生曰。呼儆則敵人戒。四語兵家要訣。

君臣上第三十五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

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準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所以參驗

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準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

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附劉補：言教律既成，善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怒。）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於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

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各有司存。）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次。）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惪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附劉補：指君食

（足、）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幸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貲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貲也）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民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令、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附劉補］此言臣奪君職供其專令）是故有道之

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附劉補］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附劉補］此言君身善之弊）法

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附劉補］此言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附劉補］此言君不言智能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舉之士也［附劉補］諸生之職、猶言治亂所從起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犇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

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村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頒也矯僞也上頒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頒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變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變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梅生曰妲己與費中比而殷亡褒姒與虢石父比而周遷哀姜與慶父亂而姦魯驪姬與

二五偶而禍晉千古亂源一轍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糺察之官得人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繩絻盡有法度（繩絻古袞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敎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敎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

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準字準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準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懸象〔附〕〔劉補〕一作王省惟歲是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謂衆官之法制也〔附〕〔劉補〕此言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則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附〕〔劉補〕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爲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附〕〔劉補〕此以上言君明府之法瑞謂大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者此象魏所懸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端字誤）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惟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附〕劉補此言留賞、）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附〕劉補此言留罰）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畱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附〕劉補威當作賞、註非）則人歸親於上矣、

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畱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

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梅生曰。此篇言爲君者。緣道法以爲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效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爲臣者。援私以爲法。於是乎內溺意於

女寵、而外𥨸柄於大臣。內外朋黨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君臣下第三十五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卽聖王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附劉補〕反、復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附劉補〕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體、方乃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敎、而民可使、（人從敎、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附劉補〕按、言明君不致賞罰、但審敎、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食飲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君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附劉補〕此卽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邪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淳按冀一本作異非）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謂夌駕於君）騰至則北。（騰至則權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阸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與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己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己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饑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弒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爲非以嘗君）此禮正民[illegible]道也。（此制禮者用此道以正

（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爲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貿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貿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貿、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附劉補遺〕言刑罰數加於近侍、故便僻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明字疑衍、）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爲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黨於下。（〔附劉補遺〕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註非、）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卽於下以爲勞〔附劉補遺〕有又也、）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勢既陵君、故爵制不能加也〔附劉補遺〕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失君柄而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者、行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賢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與、此謂君也〔附劉補遺〕始於患者不與其事、卽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者不規其道、卽下勞而不患也、）是以爲人上者。患

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
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
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附劉
補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訛。下同。此註及下俱非）
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趕。
（滔謂充也。趕謂逡巡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附劉補趕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
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爲制令）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
（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
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

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
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
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
形於內。（戒慎之心。或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
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
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
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
立。（求己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

（求人者少。必薄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
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
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
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
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
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
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亨按二語同前法法）分民。（食道力不
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爲也。
無所生。（必有爲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
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後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
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
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
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
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

（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大流蕩則迂曲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

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尊按〕上尊財厚頃時而王等議前見法法）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

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尊按〕一本作官中之事者訛）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圍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資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附劉補〕言庶子爲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註皆非）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得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雙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忌、（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如此則

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爲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爲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附劉補〕四者即上四亂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

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彊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故亂也。）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義息、故薄也。）讋諄生慢。（不重諄質、而智詐恐讋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簒君弑主、能爲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罹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蒞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梅生曰。此篇緣君臣所由立、禮禁所由興、而重於防亂。皆補前篇所未足。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九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小稱第三十六　四稱第三十七
正言第三十八　侈靡第三十九

小稱第三十六（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則民必知而名之未有無過而妄命名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爲不善（〔附〕劉〔補〕以爲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不可遁逃以爲不善也）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既行善持名使之終從故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備故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遐爲功用莫大焉故最爲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氣清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附〕〔劉補〕別本註聖人託之而可行善故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徠乎〔享按〕兩我託可惡近本一在其可得乎之下其作又）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施雖美而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愉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享按〕西施毛嬙在管子後此爲擬人無疑）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享按〕去乃夫字誤承上惡面惡言是惡充也夫若是安可求美名也房註非）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附〕劉〔補〕別本註百姓見惡人之所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

（或續之或實之也附劉通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民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弸質摟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鷙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貫作變化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為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亂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梅生曰。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遠之。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于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梅生曰、此篇言君有過、賢自稱言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怨、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諫臣而不能終

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爲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能以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敘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巳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令何勞辱君令而使己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爲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爲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附劉補繡所力切）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

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人爲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撫。（良臣不私其所有、畢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撫徧之也、〔附劉績補〕別本註盡己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

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附劉績補〕一作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斷亡己。（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慫令鬭、無彌縫之心、〔附趙標

（賊一本作賤闘一本作通）唯趣人詘（人有制令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誤〔附趙標〕詔一本作訟）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賓寵矜（慣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賢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茲）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梅生曰論有道無道君臣意旨周匝而詞語

亦莊聯

正言第三十八 逸

短語八

侈靡第三十九 〔附劉補〕此篇多錯簡脫誤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淺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附趙標〕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自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亨姿註非有論在後）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附劉補〕踦音奇物體不具也）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犄所刖法也犄考也罪滿

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吏故也〔附趙標〕言古者刑不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其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恥辱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充滿於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地重人藏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藏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敝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俈堯以前爲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昏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爲夜事故也〔附趙標〕大昏謂甚

（昬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昬昧也〔亨按〕大昬博夜註俱非有論在後）梅生曰。此管子遐想告堯之時。民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不相往來而用足。其治章明而不擾。其獄薄設而不苛。當此之時。則至治矣。逮其後。刑罰繁興。而民愈不服。舍本趨末。而民始苦矣。故古初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昬也。博夜也。告堯在上。混吾美在下之景象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德之極。昬昬默默。上修渾沌氏之術。是

大昬也。而百姓醇醲。不知所往。是博夜也。堯時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昬博夜之義。此其一徵。苑風謂諄芒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游諸樂之義。此又其一徵。夫古人深奧之書。自有玄詣。爲解邃文作證。寧俗學可復其初。俗思可致其明也。惟善會上下文則得之。○又曰。卿而不理靜也。亨按白虎通曰。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卿而不理。言

章善明理以示之。而不爲科。條縷析。乃以靜養天下。所謂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與大昬博夜相照應者也。

問曰。與時化若何。（謂度時與化其理若何也〔亨按〕此承上大昬博夜乃上古刑清政簡之時其化則然然不可期於今矣故問與時化若何曰問俱桓公問而管子對之）莫善於修靡。（修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將共資之君若不重則僵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修靡也）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資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亨按〕前有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又有斷指斷首斷足滿稽等刑而死民不服則此刑乃不

從化者有刑非如註所謂賢不肖可得而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米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石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殭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

（積於彊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

梅生曰。侈靡非名之美者。爲政而受不美之名。想當時人民尊崇珠玉。管子欲收之於上。而布其本實於民間。明知穀之有實。而故賤之。明知珠玉之無用。而故貴之。令民知懷璧爲罪。然後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而一意於務本積用。若敬珠玉。而實非敬珠玉。若賤事業。而實非賤事業。此御世一機權也。然珠玉之貴非所以爲訓。故又以勝火勝水解之。曰珠

足以禦火災。玉足以鎮水旱之災。總之爲國行禮樂而禳災害。其化甚神。故貴之云爾。天子。諸侯。大夫。百姓。所藏以次而降。定民志也。不然。不告之以化而民不知。民不知。亦將賤所貴而貴所賤。舍其本業而入山採玉。入水探珠。何所不至。卽非產珠玉之國。而越境求珍。又何所不至。則事業廢而穀米貴。彼鰥寡獨老。何自而贍其養。均其化哉。以上之侈靡成下之殷足。故曰。與時化莫善於侈靡。房氏以向日火烽解勝火。向月水流解勝水。以能致水火解如神。一黷玩之主耳。何與化之可云。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摽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凡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爲之傷悼之）譪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鶠然若謞之靜。（謞油潤貌鶠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譎蹤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温辭而彊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

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享按〕身必備之以身教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享按〕使其賢句前賢者）

（不肖者化焉說賢不肖俱化此說使其賢則不肖不得不化亦舉善而教不能之旨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爲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爲政者庶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爲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謂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爲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爲威爲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爲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亨按〕侈靡者不愛爵賞之謂不必珠玉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爲政之事）彊以立斷、（彊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人）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亨按〕如欒范易行以誘楚）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亨按〕如孫臏易駟以驕質）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亨按〕慈愛也種樹者必慈愛而培植之後物滋而民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亨按〕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一句讀應當也言日月之明當風雨而種故天地之慈愛及於物試觀幽暗之中枯槁之處無生物是也）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亨按日月風雨覆載內之司職者故生物以養民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亨按醜類也不有慈愛之實而欲類於天地之無不覆載非天子之事也言未可以配天地也）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反）之傳革。（稅挂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令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行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化則利遡故死爾劉績別本註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於化矣）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

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苦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附劉補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爲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兼并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爲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亨按用字當連下讀作用其臣者）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驕此人令有所費用也）以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禨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禨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彊者以譽之。（富而又彊則爲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彊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彊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有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標人。（富而清廉則使爲人標式）堅彊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彊力以乘上之）

（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而移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制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常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享按此句根上故法而守常信作伸申用舊典賤棄虛文乃所以故法而守常）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卽捐也駔馬之壯健者怯惡者必亂故棄之愉叙人之燧亦亂國當絕享按此句根上尊禮而變俗緣純也朝祭之服皆有純緣駔與組同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周禮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亦以駔作組好緣而好駔好爲禮飾禮佩乃所以尊禮而變俗故下曰此謂成國之法也房註每不省上下文此其所以多繆）此謂成國之法也

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合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

（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柰其斝辱（亦既有辱當柰之何惟有報斝爵祭神以謝過耶）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斝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彊長其虛（其有彊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謂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位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彊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彊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

之名而舉之。（尚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儌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覦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附劉補儌當作戚猶疏戚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疏己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險謀曲求己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止彊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人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

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固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黧之毋涸。（黧謂深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毋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篡弒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循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於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故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附劉補餘一作為）

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顧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

（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擇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附劉補別本註好名之人必盡智竭能以干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為國紀）

梅生曰。以上次第相承。汰冗猶自成章。以後披沙求金。卽有佳句。自為片段矣。

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

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附劉補別本註獨擅名譽）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爲其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疏貴戚者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親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敵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不兩盛故臣彊則國消也）物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禍則國從是嚚敗而亡乎嚚印臭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弒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

（何也卽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弒）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彊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如此者則可以立功附劉補據文當以立改作事立而壞）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附劉補按別本註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寇遠而不畏也）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彊。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彊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爲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爲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爲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要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爲陰密在言）

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爲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令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則之道亦可行求於令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墨其時。（墨黜也居喪者毀屑之息謂增長搬居喪之禮使人皆墨黜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僑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爲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敎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敎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爲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

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畱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爲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爲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夫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於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於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於殺與於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

（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禺故曰十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享按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祭器也事當作治乃祭祀之治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享按尊鬼而守故句言祀用舊典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享按戰事至下死句言成功爲上死事爲下也）

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享按本事至省利句大小臣功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食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是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享按勸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禮之司爲下五官）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爲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若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今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疏之殺凡此爲主之重者也附劉補此以下至軷行也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載祭明置。（軷行也言公將爲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

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汙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爲人雖織不爲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恒公立威以服諸侯也附劉補汚殺之事人猶言屈己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

（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爲匹夫不能服三家卽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亨按當連下善字爲句）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必待賢能）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爲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亨按伐不二字當不字在上言紂在上惡得不伐下得字當作德屬下句）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亨按德鈞則戰守則攻者言德鈞則相衡而戰戰敗猶可以守卽彊者勝則攻之猶未至若紂之敗遂至於不可守而武王之勝遂至於不用攻也）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爲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王者貴亨按諸侯德鈞故萬民無所聽從言不能一之也）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亨按言居上位者不能爲立功之故而更制其政令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爲替者爲有此道也亨按治字句殺字句殺讀作曬滅也子或此字音訛替廢也故取者舊是襲也謂替者以爲廢欲更新也據大臣桓公政未能有行是故取也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是仲謂替而鮑叔勸公行之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亨按以同更制同歸於治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亨按更制之初人未之信久則自信故可立而待也鬼神不明者其制幽玄凡民不可與慮始也）

囊槖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槖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爲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

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縷帛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

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悅而爭依於己）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蓰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爲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爲君矣）請問爲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郄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備常而伺之今人未嘗變而輒爲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爲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邊則四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餽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賓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爲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爲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己以兩雄角兩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紏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紏察人不爲人所紏）非見紏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也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服則以爲國）輕以爲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彊而無私害。（雖犯於彊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楚貢苞茅之比也）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彊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彊必德之也）國雖弱。

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彊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爲也）

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稾者遠矣。（稾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畱。（杜能當引用之不可畱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

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足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享按水鼎之汨也人聚之食所在也壤地之美也人死之利所在也此民性之自然故曰若江河之大也求珠貝者人自趨之不待敎令而行也此兩起一結文法水鼎自爲起句另注以水鼎之汨根上杜事之於前易壤地美根人聚之若江湖之大根人死之又設言君苟不大若求珠貝者之有簡擇人必去而不令之俱不合旨）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畱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

（與大誰敢窺覦之哉〔附劉補〕兄古況字〔亭按〕逐尋求也謂奔走而奉事之也夫民之事神以求福也有求必感有禱必應此神之勢焰而民所交辦事之者也故媚奧不如媚竈以當時用事也有如舍其感應之神而祈之於冷淡無蹤之域民必不處也況利之所在民肯遺之乎房註非）

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爲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亭按〕利無定在故民往來而不止流動也）天地不可畱。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畱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附劉補〕別本註天地變化生成不息不可畱停云）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己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爲不憂其爲亂故易云也〔附劉補〕云旋而歸之也詩云婚姻孔云）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爲賞頻再爲之則人以爲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爲之則以爲理固當然無懷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

（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惟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賈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

鼈之不食餌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彊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彊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士自至亦猶是也）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

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

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享按上無問而此何以有對曰必有闕誤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彊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彊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棄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棄韜也〔附趙標〕雜一作離）其滿為感

（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厚謂過於寒熱）（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蕭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凉方至將凝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

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所剝補一一不作然合散）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遂反者或遲重滞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予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

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湯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

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擁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草按〕此註愈謬）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荊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猶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醎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醎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爲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

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熰。（熰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爲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茁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

其樹物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

唐　齊州房玄齡　注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心術上第四十　心術下第四十一
白心第四十二　水地第四十三
四時第四十四　五行第四十五

心術上第四十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勢竟不能。蓋以諭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畱處。（不潔亦喻情欲。〔享按〕神乃畱處，當作神不畱處，謂欲除不淨，則神不安舍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甚言智之不可鑿）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illegible]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享按〕開其門，謂多聞多見，廣採納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享按〕去私毋言，謂有簡擇從違，卽闕疑闕殆，慎言慎行也）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彊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去彊與智，然後所謀立，能遍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

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爲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作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附劉補】此以上皆綱、下釋其義）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形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

（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迋若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附劉補】（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註皆非）天之道。

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迕。（迕逆也）無所位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附劉補〕無形謂道寓於物有形謂德）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閒。（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理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附劉補〕事宜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宜卽前義也註非）不顧言。因也。（無所顧忌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附劉補〕此釋知道之紀）人者。立於彊。（必彊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求成者習而成也）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

（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物故曰因）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

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梅生曰、無偶以爲尊。除欲以爲潔、責任以爲能。因應以爲用。以君輸心。心道得。卽君道得也。

心術下第四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 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 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附劉補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尊按近本故上有是字非）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

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附劉補則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附劉補能止能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則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致）非

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難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附劉補言其得非由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召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附趙標慕一作慕暮遲緩也選懦弱也示遲懦之形所以待事機之至等猶待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附劉補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

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己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附劉補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遠道必危是無不爲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身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爲人本豈不至哉）

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溺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彊。（能靜則神氣全故筋骨肕彊也附劉補肕筋堅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附劉補內業體作履）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

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附劉補內業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金乃全之誤又缺一蔽字）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附劉補戈內業作戎）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附劉補內業作不言之聲）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也故以言焉附劉補金亦全字誤）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

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附劉補內業作喜怒憂患）節怒莫若樂。（樂主和故能節怒附劉補節內業作止）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樂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貴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凡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通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附劉補內業作乃能窮天地被四海）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梅生曰。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禮樂敬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白心第四十二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亨按當從下有字爲句）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實也）以致爲儀。（致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亨按致知中庸致曲之致近本作政非）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達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附劉補隨際同）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栢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行

（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隨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爲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神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彊而驕者。損其彊。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彊而卑。義信其彊。（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彊彊則又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

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

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閒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附劉補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

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弗弗）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小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附劉補此即前心之中又有心意証非）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

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貲其成也。（能貲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貲其無成也。（若其貲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聲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謂使然也附劉績補或者指上或搖之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況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本之註皆非）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

知於肌膚。（唯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韓乎其圜也。（[illegible]則爲圜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耳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諸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附劉補耳語辭讀屬上句爲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猶之皺慼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亭孩從劉解是註獨從耳字作解非）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形部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

（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非由敎故敎存亦可敎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皆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若獸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閉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樂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刺刺揲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揲求物理而經營切爲筴也）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悪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爲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適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由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下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貞也同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壞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壞土爲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名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經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榮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

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身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梅生曰。管子曰。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知如此以考身。則身大知如此以行情。則情眞。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性。只緣灼見身源。

水地第四十三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園城也〔亨按〕苑近本作菀非）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淸。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

之器也。（道以卑爲室王以卑爲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爲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爲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和也故爲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

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純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胎胞初凝類口所育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附劉補舊無此句今按文增之）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

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附劉補此言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註俱非）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爲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

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火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雀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從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其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

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洎則多所漸人故疾垢也）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襍，（㝡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苦澀又泥淤沈滯與水相襍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襍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澀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襍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輕故簡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皆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謂一不襍）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

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梅生曰、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脈等甚奇。至以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論。

四時第四十四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賞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事、能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樸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為發生之節也。享按、房註時字屬下句、非也、當屬上句、其德其事與下三條一例、節時乃時節也、即幼官五和時節之類。）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便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附劉績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享按、左傳魏絳請祈以幣更、劉補是也。）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甃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附劉補、疑燠字誤、月令、行夏令燠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以

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附劉補〕後禁藏作毋夭英毋折竿必有一誤）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敵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附劉補〕此言土無定時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附劉補〕此言土無定氣也）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附劉補〕此言土氣之生也）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川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附劉補〕此言土之德也）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附劉補〕此言土之事也）大寒乃極國

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生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附劉補〕發疑伐字）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袥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扇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也）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

（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惡為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堅固故令散施為德離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聚蓄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皆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彊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歲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發泄也）夏政則靁（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冬三月

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附劉補曰是故至此舊本誤在纍害積則亡下）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惟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彊

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爲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斯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正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道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己德也）

梅生曰、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爲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爲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爲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於不適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己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弊、以建亥之月爲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鼂錯。以爲傾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干時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五行第四十五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設官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守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人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衡天地也。（衡猶陰陽多也附趣標衡猶通也計非）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秋三方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

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統萬物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視知何者不親也）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貢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爲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令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乎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附劉補〕一本奢作奢下倣此）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司空也〔亨按〕土一本作工）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

（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洲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見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時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觳。（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所趙標麇音襖麇子也）亡傷繈緥。（繈緥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附劉補〕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二五為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註非）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正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

（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避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圈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貫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萃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剸竹箭。（言數剸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

巨少而殺之。所以賫天地之所閉藏也。（賫天地閉藏故收斂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殰也）䐡婦不銷棄。（䐡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水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贕。䐡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梅生曰。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不可按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故五音爲天地元聲。六律爲萬事根本。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一

唐　齊州房玄齡註
明　宣城梅士享詮敘

勢第四十六　正第四十七
九變第四十八　任法第四十九
明法第五十　明法解第五十一
正世第五十二　治國第五十三
短語十六

勢第四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禍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難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其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附劉補〕別本註靜作得度或爲主人或爲客皆利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內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己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附劉補〕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應天變而興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嬴縮爲寶。（嬴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爲）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贏贏縮縮、因而爲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畱、（中心安靜無所畱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爲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爲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廻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所倚伏力其功而致其權、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梅生曰。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以人爲主、而以天合之也。聖人不委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伴造化、調燮幾原爲主、

正第四十七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爲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附劉補〕當作毋使民從守之誤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敵。（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附劉補〕缺致法一句）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

道。（聚謂眾所宜也能令眾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梅生曰。此篇一曰刑。二曰政。三曰法。四曰德。五曰道。刑政法。納民於軌物者也。德則本於愛利之公。道則原於性命之同。是之謂正。

九變第四十八（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往之恩厚）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梅生曰。民以九變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九

匯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誇安姦言安行以待其主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也（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

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貲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爲怪辭）故法者

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貲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得權能廢置君之子擅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

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

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

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附劉績失乃以字誤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或曰當作一）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謂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侍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附趙標、匈胸臆也、注非、）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敎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敎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敎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生曰、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

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爲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君生、而君不可意爲生也、故法頗令虧敝與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爲位、小民衆物以爲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治國者也、

明法第五十（附劉補此篇註多非觀解自見）

明法解第五十一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附劉補埶解作勢古字同註非）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加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附劉補識當解作百官論職乃守闕誤註非）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黨）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附劉補是下脫故字匿字為句）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為交交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則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君之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若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

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爲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梅生曰、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爲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權出於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是故

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況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況以黨進乎、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享敘）右明法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臣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

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刧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畱謂之壅。（附劉補經作出而道畱）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附劉補經作下情末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

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彊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

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

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

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

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

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附劉補佼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

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

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

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貿。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貿。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貿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

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

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彊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

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

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享敘）右明法解

正世第五十二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服姦邪也）然後下從。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刼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

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

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毋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

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梅生曰、言為君者、必提衡於道與法之間。毋攖民以所惡、彊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興、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治國第五十三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

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繇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凶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訶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

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附劉績補別本注倍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也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已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人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

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梅生曰富國必本於農事末作文巧禁則民自趨農此遏流以歸源也民歸農當軫念其苦毋橫征以困之民粟多毋坐聽其流當有術以均之此先王所以安四民而成王業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一　終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二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內業第五十四　封禪第五十五
小問第五十六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禁藏第五十八

內業第五十四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

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

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心若靜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眑眑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

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在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附劉績靜前心術作中不精）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若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illegible]劉補前心術作[illegible]天下通於四極則萬物爲向）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

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若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附劉績補前心術作意以先言此乃字之誤爾）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令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周竅通故能窮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消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

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彊。（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彊〔附劉補〕信前心術作肕）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謂逐淫邪淫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

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晬然而潤澤和乃知守誤也前心術作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是也）見於膚色。（內暢者膚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爲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附劉補〕前心術作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下摶亦作專）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

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迹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謂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故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悲鬱塞憤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擾）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

（成其形附劉補形謂賦質於地也）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微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如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留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也）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匈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戀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遬竭）

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變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梅生曰。此篇論理。多精妙處。同心術篇者。俱列下層。內思之思之一段。文勝心術。止怒莫如詩一句。理致甚長。心術所無。槩列下層者。

彼處録全文。此處不容重列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附趙標：禖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

禖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享按大匡小匡霸形俱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生曰。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

侈則不可復約也。因設爲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媿於蒿藜之不可爲嘉穀。鴟梟之不可爲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无咎。仲之謂也。可爲萬世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六

禖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

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貲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界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價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

疾（疾謂忠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
止而不來）
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
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
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
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
備千里之化不爲少）
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
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

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謂其役煩則疑而止也）
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
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
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
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
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
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
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附趙標澤作釋舍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王行於信又能

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怨飄風暴雨不
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怨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凶歲也）其施
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
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

（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遵遁繆妄之事無漸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梅生曰。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九合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羣下進諫。猶恐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援古證今。公始不能不赧於世澤之薄、而王之難也。此善引君於道也。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德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岋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久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大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彊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己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已疵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視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彊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譏激彊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梅生曰。昔衛懿公爲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於肝。自刳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謙從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胡絢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眗眗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

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梅生曰。內充實而外飭廉隅。隰朋之比德。儘有條理。但管子以天下安危立論。所見更爲遠大。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齊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也）甯子其欲室乎。

梅生曰。以管仲之才。而不難師智於婢。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日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皆知其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其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

也。渺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字按口開而不闔謂兩人諮詢不決必伐國大事是言莒也猶云是言伐國云耳必待下文觀其所指及微於莒獨不服方知所伐是莒房註以兩口相對爲莒謬甚）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言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襍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若臣或有一德故能成美也亭按疾訓作速謂一成事速也註指美非）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附通標申當作中亭按從申是作中非）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可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所爲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中有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附劉績許从午吾聲或作悟同覺悟之悟也下放此）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

（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享按］臣主同役，則嫌委相尋，頻置必多，故刑罰繁興。）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胥聽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享按］管子時吳未稱王，即楚自僭號耳。管子亦未肯稱楚爲王，攙爲者不覺自露本色。）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怨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

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謂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爲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馬所爲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敝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

（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收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兼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

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削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令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翳薈）山多蟲蟘。（蟘即蚉）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

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

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

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隧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

（新趙懸有字疑衍）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

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附劉績自此以下舉六臣此其一也）恬爵祿以爲高。（佯棄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假詐也背理爲反附劉績佼反疑作交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詔臣賢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詔賢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日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

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爲讎。（開引罪黨上開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己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己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朋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

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梅生曰。此篇以七主繩七臣。君臣各六過。一是。主一是申主也。申用法度者也。惠主過於恩縱。侵主過於亂常。芒主過於淫僻。勞主過於干冒。振主過於決躁。更有一等芒主。過在托之乎聰明才智以自雄。臣一是法臣也。爲主執法者也。飾臣過於矯僞。侵臣過於行私。亂臣過於媚悅。所爲諂臣也。愚臣過於聚斂。姦臣過於驚張。又有一等亂臣。過在托之乎

廉潔忠信以罔上。既曰六過一是。而曰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云者。蓋君即申法臣即守法。尚不能立於無過之地。况玩愒視之者哉。然意旨甚平。必非管子之言。今姑取切於君道者。列於上層。其實與七主七臣無與也。

禁藏第五十八

襍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敎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勵）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

信之於其所餘財。（若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繁而姦多。（緩誅有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

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

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爲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

（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

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爲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

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

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多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

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少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

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附趙標營惑亂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欺）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爲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賢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賢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縟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縟、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用周身若禍炙故曰鑐）蒩笠以當盾櫓。（取蒩澤草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萩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禦被也）鑽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抒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物）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

蘗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笋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五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時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殖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容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約）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鈞者。

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毋戶置籍毋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掩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待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鬭。兩

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鬭兩國敵則小傷大困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三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入國第五十九　九守第六十
桓公問第六十一　度地第六十二
地員第六十三　弟子職第六十四
言昭第六十五　修身第六十六
問霸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入國第五十九（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餼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瘵疾享按疾字連上文上收而養之及下官而衣食之共爲一句疾官者上掌養疾之官也房註非）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

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梅生曰、看他九惠施爲。一切精詳懇到。不爲苟且權宜。

九守第六十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襍篇六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聽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輳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即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

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故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因來而加賞罰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罰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六十一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己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諠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

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梅生曰、有非而求人議、是以衆庶弼君違者也、奉職而求厥事、是以議論責成功者也、

度地第六十二（附趙標此篇制法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複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

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鈎也、謂荊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厲疾病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

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卽畱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梅生曰、水大害、治水大事、學者書求解、則思用之、謬哉房氏之註、不知何所用也。夫水之至也、漂都邑、沒山陵、寧大爲瓴甋、私空其中、而可上走水也者、不達於上走水之旨、桓公之問不幾戲、管子之對不幾謾乎、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故桓公問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此善問也。管子對高其上領者、高其隄也、瓴之義、漢田肯曰、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瓴言峻也、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言水雖峻、我遠其勢而爲隄、棄其餘以爲堧、譬如瓴之峻者尺、我隄纔有其三、而餘旁之地、里滿四十有九、則隄外東西南北、盡行水之鄉、然則我之低者可亢之爲高、而不致於漂沒、故古者齊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尚有所游盪、此不與水爭咫尺之地、爲賈讓治河之上策、蓋師智於管仲者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畱、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曲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卽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觸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圓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塞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孳按應前人乃終身無害而孝慈焉不孝不慈言洪水汎濫無所居食不暇顧其君親也）

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祿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若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賙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幷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幷行視之彊壯者預定之以爲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享按管子閱民治水即按被兵之數無處不可寓軍令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被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其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十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常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

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什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氣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起家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淳按不八九死言死者少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怨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梅生曰。前言五害。惟水爲大。後言治水以時。四害皆可除。蓋土功發地藏。非其時。并傷天和。故所關匪小。亦明堂月令意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附】劉【補】衣謂以物覆其上。如所謂蓑城之類）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敎側臣。

梅生曰。地有山陵原隰。度量之所生也。管子度地。歸重於水。則以水害滋大。卽國有旱眚厲蟲。與水共害而爲五。猶不得列而與之衡。齊爲海岱之國。其源遠。其流巨。其質濁。必待泛溢不安藏。然後從而治之。豈惟病於國計。究且傷於民心。故不孝不忠。禍福與國家同。於是有水吏大夫。豫閱民數。豫備器用。豫積薪柴。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疏之以遂其流。濬之以去其淤。抗之以抑其纍。遠之以紆其勢。歲埒增之。樹之以荊棘。雜之以栢楊。地保其固。民得其安。巳作之後。歲案行而無巳。大雨可治者治之。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而又功起以時。不發地藏。不犯時戒。皆所謂素備而無患者也。管子度地篇。固萬世治河之師也。

地員第六十三（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也）

禩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

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附】劉【補】蚖恐作杬出豫章煎汁藏果反卵不壞菕律恭切恐作棆杜木名詩有杕之杜）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附】趙標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汪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

（行廧及離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桑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糒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蕡雚，其木宜杞。（杞木名）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附劉補〕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

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

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蔔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攣。（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攣之下攣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攣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附趙標〕萑音追芫蔚草也一作蓷）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附劉〕補肕如振切堅也）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

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忞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形）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附趙標〕枎音無櫄音春木似樗）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棃。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眾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

（附劉績補類當作顡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怸以菭（音苔）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菭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檜檀其山之浅有龍與斥（龍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仞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虻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菭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附劉補苑鬱同）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忍耐）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蘟草名）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茸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怸五怸之狀廪焉如塭（塭猶潤也）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怸土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櫨（扶櫨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塩五塩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肥）其種大荔細

[illegible]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㯌杞。細㯌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穿按近本作弘非）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梅生曰。地員文甚古。賾而不厭。襍而不亂。其地土乘耶。其草木史邪。第可議者。五施至一施。呼中五音。泉有味有色。六施至二十施。及

山之上。山之側。無音味色。不識匡天下者。於此何以節五行耶。亦恐至泉。未必盡符其尺矣。天地間。奇卉異木。巧歷不能盡其數。似此舉之。方存乎見小。必非管子之書。但如穆天子傳之類。不妨存留於宇宙間耳。

弟子職第六十五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侍力。（驕而侍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無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附劉補弟子供給使令不敢元禮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

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要會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附劉補禮三飯而食胾而辯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醬蓋漿之誤）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附劉補挾猶箸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盡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附劉補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無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次用汎灑）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

（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猶向己也）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坐執箕也）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總、設燭之束也。〔附〕〔劉補〕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於坐之所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若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附〕〔劉補〕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附〕〔劉補〕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閒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捧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附〕〔劉補〕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梅生曰、此管子教其鄉屬之子弟、乃童而習之之事。故其文詳於幼學、而略於聖功、抑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何不及此也。

言昭弟六十五　逸　　襍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六　逸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七　逸　　襍篇十三

臣乘馬第六十八　　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

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illegible]劉補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同蓺州本作種）（言七十日陰凍釋蓺稷若百日則過時不蓺矣是秇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亨按止本作若）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籍（亨按籍簿書也謂衡簿書而稅之當从竹一本作耤非下同）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亨按纖一本作功）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

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梅生曰。春作之衆易役。而飛耳於五衢阻棄之嗟。則隱然動念。千人之繇易起。而長月於萬畝不舉之慘。則惻焉傷心。又國幣有衡。不得不按籍而征。民貧盜興。不得不嚴刑而禁故不必厄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以散。不戰而兵自弱也。○又曰。民之耕織。皆歸于上。此上下一體之理。而肅君不知。故奪民時。棄民本而不恤。

乘馬數第六十八

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

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

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

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附註〕（標檀饘同）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

[illegible]生曰、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泆、有修宮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者、庸不耐自生之民、以君養民也。聖賢御世周防、

總一愛民之心。然非國有重積不能、不然。今年用之、而明年無復、吾不知國遇荐饑將何以給也、

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

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貲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貲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附劉）（補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 逸

輕重三

事語第七十一

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附劉補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脃致衝（附劉）（補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脃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

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芋按開近不作問）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鎌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梅生曰、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而不聞鹽筴之征、王者熙皞之世則然、末世用財侈靡。不得不藉官於山海、亦世道升降之機耳已、夫征鹽而積之是也、至計口筭鹽、計鹽賦錢。一千萬口之國、禺筴之、又暗籍之、遂至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無以避此數、似此推算、國無遺利、便開後來桑孔之實、若夫假人山海、一味榷征、與民同利之義漠然矣。

國蓄第七十三

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附劉補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君之所彊求也、此有缺誤）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梅生曰。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横征於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彊、而非譎詐以愚民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凡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之享按近本并下有藏字）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梅生曰、君操其柄、故粟藏自君、利藏亦自君。蓄賈不得乘民之不給以專利、本愈重、則積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一國熙熙、盡聽大君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梅生曰。輕則上斂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上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十倍之利者。非眞以利爲衡。國依於民。民利則君利什倍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蓄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享按穀貴二句見前乘馬數）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享按以室廡六畜籍同前海王）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梅生曰。五者竝行而不盡。故稅薄易供而民不困。○此段意俱同前。而文章儆策。故列上

層、

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享按、大男大女成丁也、吾子幼稚也、見前海王）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齎斂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附劉補通典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帛與衣者、與當爲易、隨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附劉補、鄉一作享）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準、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

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附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註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四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山國軌第七十四

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

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準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

梅生曰此軌數卽後泰軌一篇兩見故下列

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準。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附劉補萌民也）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準。曰上無幣有穀。以穀準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準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附趙標一本作上且隣循）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附趙標隆一本作除）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梅生曰。此節總之相田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爲斂散。穀與幣時以爲衡。時以爲上下。穀多。則以幣斂穀。故民得其濟而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困。且又以幣斂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隆於上。此君民兩利之術。非大有心計之臣不能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附趙標之字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糉、（附趙標糉糉同）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糉、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柰何。管子對曰。鹽

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附趙標下二家一本作立貲）反準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

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

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

民之無䊪賣子者。（附劉補䊪章延反糜也（孝按）此句衍）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䊪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䊪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附趙標字疑有誤）彼重則見

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阨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準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準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準道。

梅生曰。高仁高慈孝。乘民之富足。而風之禮義之化。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蓺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附趙標袞育同）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已民疾病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簮（附趙）（遝簮咨同）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敺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與柄同）

梅生曰毎樹蓄必求其能者而給賞優置之所以惠養黎民無所不盡其心至五官技之設騤騤乎進於教以翼民行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

國之固桼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準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

（者大鹽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柴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料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

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附趙標〕語多不可解）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附趙標〕傳音恣立事曰傳）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準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

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

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

不得不用。

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

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

（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獨委之

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

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

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梅生曰此篇某縣之壤廣若干一段言上能積穀則穀不委於民間彼諸侯之國十一段言上能致穀則穀不洩於天下眞國筴之得而豫備以待凶荒師旅者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

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

數柰何管子對曰幣準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

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

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

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準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享按王者有天下者也、爲天下養民、故曰乘時、易、變易也、易窮則變、非聖人不能）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準此而行、此如何、（附趙摽特命我者、特敎我也、百音邁、勉力也、領去也、敎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爲何如）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閒、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准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債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若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預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粮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準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準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

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準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

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矦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乗四時。行揤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故曰。爲諸矦。則高下萬物以應諸矦。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地數第七十七

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附趙標莞一作莧）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乗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矦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矦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黄金重。令徐則黄金

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貲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準衡之數也。

[illegible]生曰。立重泉之戍。以强取民穀。民豈應之。聞武王發巨橋之粟矣。未聞其貲糴之數也。雖曰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于民。衡黄金。終

身無籍於民。資談說可耳。無是事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煑泲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

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亨按鹽策前見海王後見輕重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與豐巨錢而天下貧、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貧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廟。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皆用此數、）

梅生曰。聖王鼓舞萬民。要在默運其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財幣不屯於上。而猛獸已除於下。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準。管子對曰。大準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準。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準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

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廪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廪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準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衡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

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附劉補遺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美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

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梅生曰、於老而無子之中、獨重其子弟死事者、故民不難捨子以從君、於勤隊相形之中、獨謧其力足不作者、故民不難乘時以趨本。

此國之所以漸於富強、而不自覺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

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附趙標摲一作漸音衫芟也） 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準者、視時而立儀、

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

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

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

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附趙凛一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生也）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

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準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五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

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梅生曰、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桀粟而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縱樂者之戒。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附趙標湯以至仁伐暴、何必爲此、是戰國陰謀之說、非管氏語也、）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梅生曰、湯必不陰事女華曲逆、傾桀以成其天子。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信嬖寵者之戒。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準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附趙標如字當作之字、言輿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仰倳戟之寶、（附趙標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害、此三等人、皆所當恤也、）吾無由與之、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

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肶致衡、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後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輗（苦禮切礙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輗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鴇（音保）之通遠、鵠鴇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

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匋弓弩、無匡輗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鴇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鴇。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輗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

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

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厥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

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梅生曰、前海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山海之國。此因國之無水曲。隱敎之爲利涉之民。皆善相天下之機。而預握天下之權者。其實桓公伐孤竹離枝回。無伐越事。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鞒、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雔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黄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齊有蔷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大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衡）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

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梅生曰若國手奕棋局局自新不必一枰之爲雋故於楚於燕於齊無所不可能煑而又能善糶貿金而又能善衡方爲富國有道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

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附趙標謂蚕月若以遊財給民之養蚕者口食筍曲之用至蚕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遊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安。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束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

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準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準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滙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所趣標用、食用也。言勇於攻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

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梅生曰、管子用各國之幣、非貪四夷寶玩也。所以通其貨於上國、令彼亦自珍其貨之奇、期於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截吾國之羸、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德澤洽於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附趙標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爲者謬妄甚矣）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附趙標疑有闕文誤字）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附趙標佌音此小也）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泲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沸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

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

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

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亨按農女必筴用鐵議良是見海王）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褋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墢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墢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墢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

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

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淳按見前國蓄）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

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堣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

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籍農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

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堨壜之壞、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梅生曰、不論有兵無兵、粟宜豫藏、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

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

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

物不可得而使固。

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逸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梅生曰。此陰謀也。齊人以肥己。管子必不爾。姑取其朝天子耳。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天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梅生曰。爲天子之養不足。以此號召天下。雖

諭而正矣周天子實非嘗有封禪事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萠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

惠高國多者五十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萠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

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庨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

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附趙標〕此不可解）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貧。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

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

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享按〕爾雅哉始也）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令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附趙標〕秣一作秋）齊鐘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

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享按此亦詭計不可復也桓公無峥丘之戰）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

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涂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涂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

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縷不治。内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洊龍夏。附趙標（洊一本作池）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附趙標（云疑當作去）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附趙標（二十一本作世）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附趙標（刑作形是）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

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腤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虻。鞢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梅生曰、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以後困魯梁萊莒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齊又何是術之必行也。甚矣術淺而書僞也、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附趙標千一本作子）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

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緤繑而踵相隨。（緤繑謂連續也緤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附趙標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贋書無疑。）楚王聞之。告

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附趙標一本涂上有內字）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附劉績疑衍此三字）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

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

使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使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貲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貲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

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

耒耨懷鉊（附趙標鉊之姚切鐮也）鈶（附趙標鈶辭理切橿音）又橿權渠繉緤（附趙標繉音魂緤也）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附趙標沃一本作汰）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貧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

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㨾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尊按㨾疑楯字誤）

梅生曰。此篇意多重前、亦有補所未備處。

輕重庚第八十六　逸

詮敘管子成書後序

管子奇書也然多襍稷下諸大夫談天炙轂無所用其詭而善託焉不可知抑時隱君子為仲父客如魏公子兵法公子從而名之亦不可知顧以彼天下丰豈其椎魯寡文而太公金匱玉版或亦有秘藏而授之者不然以子房之稗俠尚有圯上老人予書也一匡九合何謝于襍霸帝者師而無所傳受鑿空自見哉今其書具在如太史公稱述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九府出自太公

已為漏逸四維國頌士經四順齦齦乎王者之遺矣山高奇古自非傳會所恍惚乘馬諸篇互有雅俗至輕重鄙態畢露孔穎達所云後人所加是也黃氏日抄以為不出一人之手此自通論顧謂之影附道家則未為知

言彼白心內業非眞有悟河雒之奧豈能知祥於鬼者義於人濟於舟者和於水哉守一棄苛大心而敢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則柱下漆園不過是耳洋洋大國之風太公揚之仲父噓之比擬固未易也世人目論且又耳

食不曰管晏則曰管樂嗟乎寃哉孔夫子譏其器小借言之以諷當時僭侈者流自非本意故曰如其仁如其仁有以也漢志近古系之道家而隋唐必列之法家之首遂與申韓儷則亦淺矣房司空所故大率蕪陋以為

尹博士者佹是邇宣城梅生宿有管癖乃裒註而質于予予偶見其勤渠聊命剞人以布于通都大邑殆猶登春山而檢玉策具隻眼者自能得其璠璵即枝斯寸寸可以連城詎珷玞之所能溷哉不然秦刼之灰縑竹幾

盡篆隷之變奚止三易魯魚帝虎不可勝詑脫簡殘文且未易辨況龎複之餘耶今四方虢虢政無仲父其人可以南膺北伐寧不再蘄微管之歎乎治人如治水潦用人如用草木是今玆對證之藥故為拈出之願與諸士大夫各寘座右抑又草廬抱膝人所須予獨取其有匡時之意未遑論及文膏墨瀋也

天啓乙丑十月丁酉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膠東賈毓祥書

于姑孰署內之大觀亭

詮叙管子成書十五卷（內府藏本）

明梅士享編士享字伯獻宣城人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舊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爲十五卷而以己意詮叙之如牧民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解皆移附本篇之後已亂其次第又謂其文繁冗不倫乃於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爲管子本分者列之上格疑爲後人攙雜及義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爲發明者別稱梅生曰以別之如牧民篇國之四維一段則云朱晦翁解繇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所在斯爲一貫之旨若此節維絕則傾及傾可正也等語於理有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層又權修篇天下者國之本一段則云與大學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層讀諸子之書而必以經義繩之何異閱晉唐行草之跡而糾以說文之偏傍耶

韓子迂評二十卷附錄一卷

題〔明〕門無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自刻十一年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韓子迂評二十卷》提要

韓子迂評序

世有申韓書。何自而出也。自劉向班固皆以[illegible]流。本出於理官之明罰救法。而刻者為之。殘及至親。傷恩薄厚。失其本矣。竊以為不然。凡治之衰也起于相勝。而亂之作也。成于相激。激之甚。則亂從而生焉。蓋上古之治天下。忠質焉耳矣。忠之極也。質勝之。質之極也。文勝之。文不與浮飾期而浮飾自至。浮飾不與詐欺期而詐欺自至。非關世也。所漸者然也。戰國之時。詐欺極矣。縱橫之徒。徧天下。而以馳騖。有土之君。以至君畏其臣。臣狎其君。而篡弒攸起。諸侯是以不救。此皆上下浮諂而怠慢紓緩不振于法之效也。於是申韓之徒出。而以名實之說勝之矣。名實者。按名求

實嚴刑必誅詳于法律而篤于耕戰凡以破浮淫之說而振其怠慢紓緩之情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世但其憤激之甚至于刑棄灰廢詩書以吏為師則秦禍之必至耳使其遇聖主明王與之折衷被之以封疆折衝之任則其治功豈可量哉然余以為二子之徒但可以為臣而不可以為相可以從命而不可以為命使其遇堯舜湯武法度脩明之世則為股肱之良其在桓文孝公之時亦足以治兵力農而營富彊使其遇始皇二世直喪亡之雄耳何也物有受也人有器也今讀其書上下數千年古今事變姦臣世主隱微伏匿下至委巷窮閻婦女嬰兒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臟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先年未壯也

而已能如此事如指掌何其材之發也其識事也發其命物也材窮智究慮淵竭谷虛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絕後之君子悲其志想見其人悼其術之不終而惜其不遇聖主明王以裁之不究以死非死至今千八百年矣而書不磨滅唐宋以來病其術之不中黜而不講故其字文多舛駮而不讐市亦無售近世之學者迺始艷其文詞家習而戶尊之以為希世之珍沿訛習舛而不以為怪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本為之訂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表其文詞梓而出之以俾世學之覽觀自門無子之書出而訛本盡廢文從字順章妥句適一如韓氏之舊不亦大愉快矣哉門無子之用心亦勤矣門無子吳郡人姓俞氏嚴

居嗜古。篤行君子也。年七十。脩身勑文。不窺市。不覥窮。不恩貴人。書成而示余。余故得以肆目于是。而條其本末云

萬曆六年歲在攝提格冬十二月丁丑朔長與陳深子淵甫識

刻韓子迂評序

夫言期于用。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衆人皆以爲然。而吾亦以爲然者。六經也。衆人皆以爲然。而吾獨不以爲然者。宋儒也。衆人皆不以爲然。而吾獨然者。韓子之書也。韓子之書。言術而不止于術也。言法而不止于法也。纖珠碎錦。百物具在。誠汰其砂礫。而獨存其精英。則其於治道。豈淺鮮哉。顧用之何如耳。王安石用周禮而成靖康之亂。漢文帝用黃老而致刑措之功。視用之何如耳。試以今之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于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子產不云乎。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蹈水而不蹈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故曰。火未嘗殺人。非火之不殺人。人自不犯也。

以韓子爲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也。夫宋儒之言。啻如蝟毛。刻則刻矣。以試于用。則如棘刺之母猴。故法之刻而不可用者秦也。言之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也。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今世之學者。皆知嗜韓子之文。而不得其用。及市諸坊。則皆魯魚之害。羨文錯簡。分離乖隔。至不可句讀。幾于失傳也。余念曰。得非刑棄灰之報乎。最後得何氏猕本字字而雠之。則皆不失其舊。則又喜曰。先秦之文。當不使遂湮也。顧無副本。度又之遂湮而無雠。竊不自量而肆筆于是。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註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而號之曰。韓子迂評。巖居無事。取得意者數篇。坐溪谷而高吟之。蒼翠烟霞之際。清湍脩竹之間。不覺其頤之解也。歲攝提孟陬之辰。門無子書于潛山之木石居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忭謹昧死言。臣忭所校雠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班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馬索隱註。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六徵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反一章。參疑一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與處士臣謙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爲增定。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臣忭盡爲削去。謹與臣謙考雠。畧加傍註。既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可繕寫。按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爲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營富強。臣忭竊謂人主智畧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

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亦往往以爲言。蓋欲其以權略濟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臣犿不勝惓惓。昧死上。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犿謹昧死頓首進上。

余晚年极愛韓子論事入髓爲文刺心下之戰國之後楚漢之先體裁特異余甚珍之所恨者世本訛謬每至脫字漏句斷文錯簡紊魚亥豕悞爲厭泰迨得何氏本讀之暢然無礙神骨俱惺遂刻與同志共之覽者當與余一快萬曆己卯三月戊午門無子記

重校韓子迂評引

門無子謂余曰。漢志韓非子五十有五篇。元何犿至元間所進。止於五十三篇。已亡其二矣。內儲說六微篇。又亡其二十有八條。句文殘缺。章或脫簡。盡離其真。苟因何本而刊定之。猶未能備。比閱吳郡趙先生本。則篇章具在不亡也。歎易之則工鉅。守殘則不全。獨柰之何。余曰。文从趙本。目則仍何氏可乎。蓋說林篇雖合。名不易也。姦劫之目不令。而文之氣脉。獨與和氏貫。則補其文而仍其合無傷也。且夫錯簡何病。扎譬之舊衣。札脫縷絕而散置之。則襟褏裳幅皆失其故度。肰視其朕猶在。取而屬之。如故縫矣。古人之精。必表而後見。子而有當於心者。必品題而設飾之。青黃筆端

古魂動。則吾子專𢍏之力也。夫文以拙本。則於義理全。目仍何氏。則於近本無害。屬之如故縫。則章句適。青黃而設飾之。則精神見。猶匠石之移梁易棟。不運斤物而故度依然無恙。斯為國工。雖然世徒以其文之最而尸祝之邪。抑謂其深於道而能文邪。要其歸。一城旦書耳。何足以重儒者之苦心。門無子曰。善。

萬曆十一年十月識

重校韓子迂評凡例

一說林原有上下二篇。亡其下篇。今按古本下篇之首。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以下。凡十六條。近本自田伯鼎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虺章。所以遂謂脫其下篇。其實未嘗亡也。今悉照古本補入。仍依何氏合為一篇

一古本和氏篇後。有姦劫殺臣一篇。文亦無闕。近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後半。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今按古本姦劫殺臣四字。殊不雅馴。而二篇氣脉。原自貫暢。門無子曰。但補其文而闕其目。仍依何氏合為一篇。但更端以別之。

一和氏篇和雖獻璞而未美以下。缺其三分之二。今照古本補入。是為全篇

一姦劫篇首。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至田成之所以弒簡公也。爲第一段

次接處非道之位。至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爲第二段

次接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以下爲第三段

世本訛謬。前後不倫。上下文不相蒙。展卷不勝憤悶。今如此序次。無闕文。亦無脫簡。讀之妥順。當是韓子故聲

一內儲說六微篇。亡其二十八條。今照古本補入。已爲全書。但篇目仍依何氏本五十三篇。似爲無害

一門無子專讀外家語。以世傳韓子訛謬不可讀。後得何氏本而梓之。已訂其十之七八。然自今讀之。其批釋句讀。亦尚不能無恨。門無子。世稱國校。尚爾有遺。信乎讎對之難。管子曰。思之未得。鬼神來教之。而世

本乖刺若此。校之又不能盡。而非也不少有馮依。啓予夢寐恍惚間。可知人死一往不返也

一姦者人臣欺主。劫者人臣弒主。殺者反報而伏其辜。曰姦曰劫曰殺。是何言也。口說且不可。况可筆之書乎。而以爲篇目乎。此書之在當時。爲權臣所惡。世主所不堪。是以不得死。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多微辭。居

當世。包周身之術也不如此皎皎核核也

篇目五十有五。乃獨于其一。不無意焉。感而記之

韓子迂評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　存韓　難言
愛臣　主道
第二卷
有度　二柄　揚搉
八姦
第三卷
十過
第四卷
孤憤　說難　和氏
第五卷
亡徵　三守　備內
南面　飾邪
第六卷
解老　喻老

第七卷
說林（有上下篇）
第八卷
觀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體
第九卷
內儲說上
七術
第十卷
內儲說下
六微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
第十五卷
難一　難二
第十六卷
難三　難四
第十七卷
難勢　問辯　問田
定法　說疑　詭使
第十八卷
六反　八說　八經
第十九卷
五蠹　顯學
第二十卷
忠孝　人主　飾令

心度　制分
右韓子二十卷共五十三篇

附錄
韓非傳（史記）
姚賈譖殺韓非（戰國策）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史記）
韓非論（蘇軾）
韓非論（蘇轍）
孔明寫申韓書（楊慎）
右附錄六篇

目錄終

韓子迂評卷之一

何犿校

初見秦

秦王見非書慨然企慕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卒于囚死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也知音其難哉此篇爲初見秦獻取天下之計文尤矜重宜爲嘆賞也

此文跌宕頓挫森森然章法句法起結照

應鋪敘紀律

此言山東諸侯之辭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強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評筆的確）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

此言秦之強士民樂死

此言秦所以不王之故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詳）齊南破荆

此言秦破楚而不取失計

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伏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言當以齊爲戒）（轉）且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後與爲和是不除根也）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第一段結）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此言秦拔梁而不取之失計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第二段結十餘字與前同內止更換一二字）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此固（第二段結）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第三段結）

秦破趙不取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燕西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民惰）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

甲不若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反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秦方事趙故言趙事特多）

（此言秦破趙而不取又失計）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也（第四段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

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總）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

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轉）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應）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

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又假說）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間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蓆薦所以寢卧）（出貢）（以供舍蓆爲君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大韓小國也而

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非秦滅趙之初心）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爲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

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强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不可悔也

斯與非同門今乃互相傾覆如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㤥（音改妨也腹虛也）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

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李斯之忠正在此）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

李斯之深計名爲忠秦實乃間非

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也願陛下幸審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

（此叙秦儀覆旅之事及諸侯不直韓）

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此言秦之有德于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在韓）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

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總敘）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

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

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謂府庫之貯被掠）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

不耳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

（此亦爲初見秦之詞憤鬭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咸恣特奇）

（七非）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

（韓七十二杜內却有長短參差句不同）

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插入長行）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書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以伊尹事翻地翻說與前後詳略不同）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

（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齊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鬻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結上起下又粘著本文）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從文王又拓開文字真是變化）（從文王又拓開說去）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斷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

（用古人古事貫串簇成一排齊而不齊不齊之齊也妙妙柳子厚與楊憑書倣此若後人用事鋪削若貧多則思雜茲無古人之淋漓也）

龍逢斬。萇弘分胣。（裂也）尹子穽於棘。（投之棘穽）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擅威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後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斥外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權必外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

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灋。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不得行威于市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素為己用）故人臣處國無私朝。（私家之朝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臣不得私交四鄰）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人君惟虛靜無爲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

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氏作用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

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群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効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物自見其情）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杜其覬心）不謹其閉（權柄不閉同）不固其門虎乃將存（謂姦臣伏內）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

非情疾姦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

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

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至此又說出賞罰大旨御臣之事也

一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二

何犿校

有度

奉法則國強。廢法則國弱。群臣百官。一

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首論）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新國得燕者有重之）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故齊滅燕之地燕德魏故以與之　宋阿）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收爲私邑）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魏兵）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營私于國法之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謂守法之臣使位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

用人之法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謂治事之臣使治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

（荀子非求有此論小異）

法而行私重（私制爲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官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讎校可否）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臣人者譬之若手（喻）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以手入身）入鏌鋣傅體不敢

（廉忠仁義智五節獨後節爲詳是章法）

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以公任人人無外望）故民不越鄉而交（不外交）無百里之慼（君無外憂）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以下皆名譽之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後應）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

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近侍之官）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卑官也謂單微亦不失職）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應前）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喻）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喻立法以正群臣）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嚴刑所

以遂令懲下也（主威不外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君臣不共制）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平也）而高科削（削高爲平）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其）羨齊（其）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去聲）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

賞罰不出于己而使人臣竊之故有篡弒之禍

一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出慎子）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

而易其君歸（喻君）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喻臣）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譬語）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樹恩）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弒（不兼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不兼德）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二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

（此言人君任法術不當賞功故人臣不任立功但當守法）

（法太密則大薄非人情）

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而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三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不擇賢則事廢）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飾外行而其情不顯）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

術

主無以異其臣矣（無以分別其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掩罪）。君見好則群臣誣能（飾行）。人主欲見（君露其情則）。則群臣（臣得其資）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

術

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

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主君）。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

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事也）。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因形以求名）。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

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和而不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臣下齊同）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

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二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其醉。（不欲其分別）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

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貴聞密而不漏）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內觀外）從室視庭。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舉一可可其三）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

（神明如天地則凡事以類而解）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

虎比姦臣

虎成其群，以弑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
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苟
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指黨）不
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賜予適均）不適其
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斧。假之不可，彼
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
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
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

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
（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
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
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
（君為臣制如常在閣）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
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
（兩政相鬬）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去。
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嚬嚬。豺狼在牢，其羊

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
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捎其成權勿令太盛）木枝扶疏，
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
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
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喻君恩）不
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之
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
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

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雷若電。

八姦

摹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
謂古今奇絕妙品
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
覩之可為面熱汗流

（照妖鏡）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
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

每段必用何謂二字喚醒

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

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易移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

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

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正說）明君之於內也（同床）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在旁）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養殃）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民萌）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流行）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群臣相爲語其於勇力之士也（威強）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闘之勇無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四方）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

此處句似重複然錯綜交互不厭其重番覺有味情深懇惻

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群臣群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二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三

何犿校

十過

（先有後十件事方冠以十柱）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一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每條具以實事無一虛者後人爲之每至苦於故曰傳聞乃能贅之權）

二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

（語多枝冗不及左氏遠矣）

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處三年。（出公羊傳）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

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此篇累千餘言不勝枝冗先秦人作文不肯減字減何好往返便與左氏撰方不同）

五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

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

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

錢粟以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

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矣。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

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决其水灌智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六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

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七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

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

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此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九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

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十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

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等也言馬皆一）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休甚疾）

三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四

何犿校

孤憤

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節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

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于不勝也

（增能相形）（合寫）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

（周矜）

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惟人）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此兩段相是對偶而文氣變化不滯）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

（兩家各五事[illegible]）

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此以後凡）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illegible]）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利劒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

（[illegible]）

[illegible]

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千乘亦有臾大萬乘亦有左右至言見意深）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此反後四）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結上）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

[illegible]

（[illegible]用六大作之百餘言遠[illegible]之大夫[illegible]上政明而已見文字意此[illegible]）

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一口，（未有知此者驗入調古文無結構無照應然則非非先秦人哉）惑主敗法，以亂士民，（小段小結束大段大結束從來文字必然）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揚子雲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佞諂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過。

（揣摩）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以上三難作冒頭）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說得不着的）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所說謂人主）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人主）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也。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說得着的）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知其陰事語及之必見疑）如此者身危。

（如齊桓公惡蔡姬乃以其伐楚之名伐蔡伐楚顯出也實蔡姬乃其所以爲也）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智能知其事又知其所以借名）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已泄而我揣而得之遂以爲吾）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泄之也[illegible]）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

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正言以發其過）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知其擬功之心）。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以大人蓋之）。則以爲間己矣。與之論細人（舉細人以形己之短）。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借人主所親愛以爲己資）。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舉所憎以嘗試之）。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詘之。米鹽博辯（不避其煩瑣）。則以爲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

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人主）。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欲爲卑下之事）。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欲爲高世之事）。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佯舉他事以舉其能）。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

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言所譽之人所計之事與所說者同汙同敗）。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過謫非論）。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之辭也。伊尹

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

（繞朝秦大夫晉人誘士會于秦繞朝知其謀而不言但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

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一喻作結）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御臣）

（以和氏獻王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詐不分則人臣之爲和氏者少矣）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細說）

（自此至末世本缺今照古本補入）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

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

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此下爲姦劫弒世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文闕其目而合于和氏之後）

（韓非憂說凡數千言皆畏說愧姦恐不得行其說然卒死于說命也）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

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

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事）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願君必

祭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聖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

此以下論術之臣

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

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又入事）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

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照應）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起下）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會遊多言兒誺妄語也）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王）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

得長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

非矣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

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

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

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疑衍二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乘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裝忠而愚）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主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

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

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緒上閒戰）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子迂評卷之五

何犿校

亡徵

凡四十七亡徵而末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變移）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訣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

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内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内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

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内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

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謂運馬之）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結語）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凡四十七亡徵至此方作一結案如千頃洪江束以隘脊哉）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柄不聽他人毀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

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臧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毋過言）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一不守）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毋聽數察）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二不守）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籍（毋釋柄）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三不守）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

三劫

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

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親近之間詞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姦臣情態）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

此悖理之言

生而立爲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言妻子之不可信）后妃夫人適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子疑不爲主此

此雖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

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之所以（[illegible]）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

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此說）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教猶權勢之責

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韓）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

（孫氏父子每言屬法禁自貴人始蓋得之此也）

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

（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

（文甚曲折）（通篇皆說御臣）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

（此後亦曲折可思）

（戰國人臣之欺諸侯如誘壅了止事如此）

事（姦臣之用心）者姤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

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

迂評

兆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而不脩明法度

三國皆信龜筴鬼神然而有勝有敗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吉星）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東向而勝）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凶星）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西向而敗）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迂評

正設

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引證前）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結上）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起下）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

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至此方轉出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

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結上）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起下）小忠不可使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小忠）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緒故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應前）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法度）從

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法度）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法度）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

家有常業，雖飢（歲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又轉到人臣）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先令後令皆非法）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如令者是也）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退智能進道法）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釋法禁而聽請謁，（又說到人臣貴法）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此處文勢似弛慢）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以邪爲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

此戰國悖理之言

立賞罰以馭臣

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交計）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卷五終

韓子迂評卷之六

何犿校

解老

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

一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

解無甚義且不得老氏之心但取其文之互相有係忽彼此不可驟制之趣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老子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章法好）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句法好）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長短句法妙）賤敬

（老子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老子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貴珠）道有積而德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好）

（名言却解得好）

（禮以忠信為質）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換起）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憤激之詞

二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解得敏好

三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四

兩段論禍福甚正大且曲折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句如貫珠）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提前）得事理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提）得事理則必成功（提）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五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

（妙處只在料迷）

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老子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六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

七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失

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八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

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

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九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

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其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若烹小鮮不擾之意治國者擾之則亂烹小鮮者撓之則碎

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十一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

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

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也

十二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十三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

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

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此段甚闡肆佳妙

十四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

全用排偶章法

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

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字法）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十五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杜撰）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十六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借說兕虎甚妙）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十七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最深至有原委）（理亦深顯）

十八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忽插入周公曰三字）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名言）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句法甚奇妙）

十九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精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

有白黑（合）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大總）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二十 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畜也）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

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服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

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

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

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愼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

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

此事連類以明老氏之言

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胄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

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

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二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三

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

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四

（老子魚不可脫于淵）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

五

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六

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亦是借喻）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

七

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

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

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八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九　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十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

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焚書之萌

十一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十二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十三　（微言）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十四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精言）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十五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希言）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十六　楚莊王涖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

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十七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故曰：自勝之謂彊。

十八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紂佞臣）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大公於渭濵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以不盡為美也；有以反復為貴者，愈重復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氏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而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將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往復。往復之王介甫皆善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六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七

何犿校

說林

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己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纖株美橫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

有上下篇、

（戰國之時遊士横議亦尭舜湯武之一厄也此條可見）

（幻語）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好）

（雄語）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市語）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

（市道相傾）

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忠語）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更置也）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權語）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器語）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端語）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illegible]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策評）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

好

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雋評）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諸評）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孫無救情）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

好

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石評）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

此絕是戰國文字

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揚評）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傳信也以繻帛爲之出入關合符）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

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機權）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善辭以得達）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非括）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也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謔語）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法語）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妙甚）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乎）

（謔語）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

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解語）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眣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眣。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眣。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忠語）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犂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猶言益樹援也）

（寀語）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殺韓傀而歸賊於嚴氏則兩疑矣）

（寀語）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解語）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二事相對　樂羊忍孟孫慈）

（喻語）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

（僞因而投之术）

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忠評）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即使箕子自言亦不過是誰謂非之學說

（詐語）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此戰國攻取之術周公豈爲之

（危語）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辭以醉者懼獨醒也

（總評）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此亦譬喻技窮而無所用亦等璽之類

（袁評）陳軫（前軫遊諸侯皆合）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錢評）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言其新亂未已）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袁評）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徵言隱妙）

（道語）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政語）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私財）（斷案）

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

（智語）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

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聯語）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辟語）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近語）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言修業之宜）

（偵語）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斷髮謔也斷頸忠也弘喜之邪正分矣

（諧語）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

馬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猨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腫膝言無力不能任也而有任之者後不舉之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因而求助之說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利大而遲不如利少而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語曰譬如任匠長木短鐵慎之也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

以漆明以汙入狗且惡之況于人乎

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相與訟一蝨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之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考班志說林原有上下二篇自伯樂教二人相踶馬至此何氏本已亡失悅得吳郡趙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爲一篇凡補入仝一十六章

有缺文

馬

（幾語）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危也）者非所靡（隨也）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此段疑有缺文

（識語）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振動也作也）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雋語）周趮（趮楚人）謂宫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

大類左氏辭命

請以魏事王。宫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深語）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失權也）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要語）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

此平生之要言也要警

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雋語）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楚人信鬼故懼之

說林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倚相二策所謂擊其惰歸

說林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前同

說林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

說林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

說林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

[illegible]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周評）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不立者不肯[illegible]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持兩端）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機語）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俞評）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呂評）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遣語）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戀上溺人）不如乘之以沈之（言溺者一飲而死矣不溺則常欲飲以比楚常爲吳患不如因而溺之）

（此語）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七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八

何犿校

凡六篇雜論法術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在求助）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在法術）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

（堯舜尚有剛用烏獲盜跖前史等語言錦已甚參論之詞勁後不害）

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此章論勢甚懇切）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體方事棘）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治病在忍痛撥亂在聞忠）

（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胥期人則國終不安）

（誅賞不明足以召亂）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傴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矣

（[illegible]近）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

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賞罰明則下盡力）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罰必故人不犯）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

（伯夷盜跖堯羿等語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伏喻懇切）

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法度明則姦邪止）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君臣晏然）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捥聚脣嗟唶（唶子夜切鳴也）之禍

又起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無法聖人所難治法治人易行）塞偽而不以符

立法所以備中人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則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

法立則臣見功

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廢法不可為治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

法

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

法

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

此等語又對忠厚

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言君不諒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乱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

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辨道入髓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

（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肘腋）夫人主不塞隙穴（探喻起下）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近說）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墻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忠狠）乘之交於千里。（應上）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見前）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illegible]人得人得時得勢則功名易成）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立功名在勢位）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illegible]）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

（人主德崇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

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庶幾此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此術似微言剖非變新起然上乘）

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作老）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順以道為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八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九

何犿校

內儲說上（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見後卷）七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一參觀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眾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荊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二必罰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

刑弃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句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五詭使】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讙詔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

【六挾智】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周主索曲杖而群臣懼。卜皮事庶子。西門豹佯遺轄。

【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樛豎。淖齒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理。後貫事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毅遂爲連珠體。則濫觴矣

【傳一】（凡九事）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

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

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姦臣[illegible]專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爲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

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叙事不及左氏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言）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二句結上）因不發喪也。（断案）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君不聞直言故危）誠得如此。（臣不言故可免罪）臣免死罪矣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断）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偪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此是託喻）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言群臣盡術以欺君也盡術以備之也）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論意頗拌跌宕傷感）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十一事皆言誅罰必而人不犯

【傳二】（凡十一事）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藋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考尚書殷政大抵尚嚴厲

殷之法（聖人之世何以有此）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發明）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官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

言威利足以使人

夫。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爲也。

罰必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空世）。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太仁不可以爲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

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大慈足以取亡）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

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地名）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

（誅必）

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不取其地也）

傳三（凡十二事）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以後十數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于焚宮則有伐吳之利忍于捐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之爲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

（此商君徙木之法）

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商君徙木之令亦然）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

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以射決訟）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式怒鼃以鼓氣）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

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功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賁

傳四（凡五事通言應對辭命之善）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應對適中機故服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

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棕核之則無真竽矣）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巧于候伺）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章法甚奇古

公子氾善諫韓侯能擇言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弛上黨存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鄰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應侯善諫秦王能擇言

傳五（凡四事）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公大夫亦遣之市）

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而還之。立以間無以召之卒（不命卒遣人但不測其中也）。遣行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返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轀車實伺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傳六（凡五事）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五事亦皆伺察以得人之情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卿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

以後六事皆用術之類

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凡六事）陽山君相謂聞[illegible]之疑已也。乃僞謗（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恐而言王之疑已也）樛豎以知之。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爲（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秦使以知之。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知左右之誠信不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儲說雖于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織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

九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

何犿校

內儲說下

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二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環綴玉每句用一而字如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此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罪。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七廟攻（總前二事）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右經

傳一（凡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

絕老

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一

（亦前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王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綱）燕人無惑故浴狗矢（詳）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發臣比周而蒙上）

傳二（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綱）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詳）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三桓爲一故昭公奔）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二事皆攜外兵以自重）

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烈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搆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刖跪假手而害中大夫濟陽君假手而殺二人司馬喜假手而誅季辛忿不在大知幾宜早

傳三（有兩文）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illegible]此有缺[illegible]六二十[illegible]條世本[illegible]今照本補入

[illegible]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

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

晉太子申生如此自明獻公必察惜其不忍死也

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羋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羋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三人事相類

韓傀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韓傀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傀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此以所諫也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

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二事亦相類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

意謂甘茂賢必不肯亂秦也以間甘茂

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祢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萇弘之死明矣又戲爲此說以悞後世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

癹至此校趙本增入

（無緣故彼殺有緣故計不行）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輟還

（人臣外交爲重因以爲間）

傳七

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君何察以得臣）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十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一

何犿校

外儲說左上

（凡六節並連類比物櫽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

（約攝精簡此畫工縮地法）

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

（一句爲一義如纖珠細玉串成八寶）

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收拾成一片

也不可

三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臺名）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晉文公）。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尤精約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韻會周曲也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壞坐（叔向）。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中章胥已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曲也）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援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涖下。且爲下走（齊景公）睡臥（魏昭王）。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大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右經

傳一（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辯而無實用）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為吏者法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秦女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鬻珠喻亦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巧而無用之喻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敘事斬斷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勸力之歌適者不顧）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用力深也）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功多）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入堅）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二（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

棘刺刻削喻學者辯雖微妙無實用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服齊稷下之辯者及乘白馬而過關則馬之果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考實難欺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射喻虛談則易試之則誑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警語

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

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畫筴喻

客有爲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赤黑色）（言不明也）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壁。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

言可照視而不可陳觀如今皮壁　髹赤黑漆色

具。周君大悅。此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言終無用）

畫鬼魅喻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

堅瓠喻務光卞隨鮑焦異程之類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屋喻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

弓喻

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總上兩喻作斷案）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不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

（愈多愈繁愈直愈後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嬰兒喻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

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父子喻相爲則相怨

傅三（凡十六事）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

（傭工喻自爲則相和）

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也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

（三喻貼人情切事理此人全不迂闊）

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三段爲一章）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越伐吳

（三事皆借名與師）

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起吮疽而母泣者以本心少恩故也）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此類）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此與左氏少異）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鬭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褋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愚而好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凡五事）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

複句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凡八事）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

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紫衣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

經曰夫不明分而以躬親涖下且爲辯者公之下走魏昭王之聽卧也

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其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驟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斷案）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斷案）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涖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凡八事皆論信）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

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二事皆不失信）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謹警（救之然）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謂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十一卷終

氏類整飭
可觀

韓子迂評卷之十二

何犿校

外儲說左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跀危逃子皐以功受賞
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
卯五乘而履蹻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
失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
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

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
虎哀公問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
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總後數事）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
堯不治夫爲門而不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
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王不聽譽者而明察
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西門豹請（叩狗七）（叩叩鯢士）

鈌文

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
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
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　也失主術朋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

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
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評後）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
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傳一（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
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名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

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二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自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三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昭）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屩也）

四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五 少室周（讓能）者古之貞廉絜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王駿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傳二（凡五事論人君用人）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叅

二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斷案）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畔也。

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三　陽虎議曰。主賢明。（此知臣覘望之情）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馭得其道　狙詐作使）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四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傳三（凡七事雜記人君好士）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韈係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二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懈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四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五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六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屨又當美衣又當美不已則君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七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屨雖五采。必踐之於

地。今西伯昌人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必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絕似策語口氣）

此段似春秋時文

八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　諂上則卑敬）

一

傳四（七事雜論　人君用臣）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内。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豹言可為悽愴惟如是此良吏之所為泣也

二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戰貴不忘其本）

三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戲語　戲語

蟻慕肉蠅逐臭人慕富貴

四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五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

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六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七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寗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傳五（凡十事皆雜論人臣）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

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節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獻伯之儉可以斷民何必以法侻之也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

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于虎而忠于公室簡主答之失言

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傳六（四事）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十二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三

何犿校

外儲說右上

（一合勢　二行通　三除患）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如也）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王之牧臣也。說在畜烏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宂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

以聽獨爲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傳一（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皆焉不變則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

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此下說田氏事）

前後二事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

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

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

逐獸喻

善持勢者在得民心景公已失民心矣焉能持勢此論不當

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喻）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能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

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以是齊君有民而田常不得擅愛稱亦之物。）

（太公無此事特設書以點治民耳）

三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

（先秦戰國人作文不肯減字減句甚佳處喜被何益自一種味也如今對人談食許愈明若左氏檀弓殊簡切上古之文尤簡）

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

（馬喻良馬不用與無馬同賢士不用亦何貴士）

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

（凡譬喻從就說正意就將譬喻內字眼勢入正意內）

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

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鹿喻喻甚清切

四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妙々）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五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二欒子）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illegible]文義俱奇

叙事錯綜矩度森然

此喻甚奇

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斷案）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報

（六慎奇特之句）（申子上言六慎）（又奇）

一 **傳二**（凡七事）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二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韻會云危懼也與懍同）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爲廩乎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三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四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悅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

五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二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人臣之巧于何君而得君之情）

六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

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先知樗里疾之反問）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

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此見犀首之智也）入諸侯矣。

七

（巵喻人主漏言）

（巵喻極妙）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中子曰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可以爲天下王

（酒喻一事而三喻）

一

傳三（事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狗喻）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鼠喻）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鼠喻中有狗〻喻中帶鼠文勢相通）

一

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illegible]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illegible]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illegible]則術不行矣

此戰國之訛言

二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三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馬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

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漢張什之）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毋子喻

此以毋子事喻聽言及君之左右

四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

極宛轉抑曲折

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

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教歌之法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起之少恩宜乎不得其死

五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六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

言欲得民之死力在法必行

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灋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文[illegible]

七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觧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觧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十三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四

何犿校

外儲說右

（纖珠碎錦層見雜出不匱）

楚倣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爲出彘田恒爲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罪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三明主者覽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覽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

右經

一

造父威分於出彘

傳二（一事而分爲五段）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德分於圃池

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二喻尤妙駢麗整飭天成）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二

王良造父不能共駕

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

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三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

王子於期

表。始發而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子罕田恒皆承前二喻）

四

子罕爲出彘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權）

田常爲圃池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

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

五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恒利之。是田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

造父田常

王子於期

子罕

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復說王良造父不能共駕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彘而田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一

傳二（凡四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入法家恩不情之甚

（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于少恩正此類

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

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訾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

非人情不可以為世主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不以蔬菜活民之無功者恐亂法秦之急功利如此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

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三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四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

三復斯言人人可自儆省者

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

此段甚曲折凡爲吏者可自勉于廉

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一

傳三（事凡）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一事而五段）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

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

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

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共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

從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二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三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闢辟疆土者天子之號）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搖木張綱喻

一

傳四（凡四事）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擊動）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二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耨器也）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騖矣。（此一反更好）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三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好自用而不任人之弊

四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蒞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一 傳五（凡五事）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之故也

此論貴術

二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三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

然而姦吏富矣

四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

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五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沓也）錯錣在後（錣鍼也以金飾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會史文可爲也廉夾又不可爲此夾之所爲泣也）

十四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五

何犿校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已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

辯難亦精細

篇內皆以或曰字起辯難

[illegible]

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彊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轉）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

（行以信解論以是文數然卻是則處不賞令者大體）

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所以愛而不欺矣。言孰會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會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仲尼之言）尼不知會賞也。

二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得。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

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難中又設難）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

（此言以德化民者居上之推也舜不當與堯爭民）

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

（戰國時為此說以攻毀儒者）

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

（轉口入說竹當妙）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轉）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正說）過無以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

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非之本意在此）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

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戰國之所見如此）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三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王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以賊攻賊）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正說）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

蘇老泉管仲論本此

信賞必罰以度數御臣此韓非本術借管仲以發之

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韓）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說大臣擅權）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四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

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言赫無功不宜賞

國新破未可行法襄子之賞推也韓子之言常法也

五

晉平公與群臣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

[illegible]

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六

此駁仁義戰國之亂俗也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處士）

戰國之俗不辭卑諂故其立論每如此

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

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七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

此段甚精細正當辯駁無遺漏可誦

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斷際）

趙曰擬諸王文無有如此者

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

韓曰巳評[illegible]

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轉）

雄辯

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

評 [illegible]

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八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

[illegible]

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貧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齊大夫）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爲貧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衍字）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

評 言以君之勢行于國中何憂貧賤何患不親

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丞者賤官）都丞之下徵令者不避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九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

[illegible]

則事制而切紲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術以知言也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辨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爲先仁義爲後而元氣殺乎索矣

一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

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

出左氏然左傳添矣

是刑薄之言儒生之本術也晏子爲近正

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審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此亦法家之說

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

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

言賑貧赦罪功過不明民無勸懲此法家之說也

雪恥哉

三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取衆聖人）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也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二句是提綱）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觀之則）（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以齊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臣而弘業）凡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五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

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轉）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提）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故以賍駁桓公譏切世主

借管仲以伸己意譏切時君

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應）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也令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六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

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提）謂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先結）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能貨者無術之言也

七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應前結）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

（親冒矢石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

未可以速去看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正說）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子迂評卷之十六

難三

禁姦在法察姦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一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撊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此非子思之言）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撊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言不止不孝一節也）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答 斷案）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

甚言姦賊之為害立論亦正

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答三案）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二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合）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謂桓文之子孫）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

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轉）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答）或曰。管

（用賢人不遠遊早置太子管仲三言何害今駁之不無吹毛）

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任近遠。（三段分應須看其波瀾）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

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秦晉）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此三難者已在管仲射內）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內嬖六人）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五公子）愛孽不使危正適。（豎刁等）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四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章法句法長短參差圓拙爲工）

（言一於行恩則功罪不明先明後仁此刑名斜核之言不足道）

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桀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危。而堯

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

（言君明則群臣各舉其賢以相進不必自選）

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

（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爲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

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

言百姓盡力利歸下上則不待飭財而自富

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飾者謂之衍。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

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句法）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

子產之智甚善而非之論又過之

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

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句法）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六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

摹寫知伯之驕狂韓魏之怖懼情狀如儼

與戰國策小同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其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此說亦善

夫有專職無侵官此末世之事盛世不宜有故周人不設諫官中期雖職鼓琴何可不言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前条上驂乘之左右一韓康魏宣）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又轉）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說中期出位）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

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七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

之所肅非得莭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字意屬上）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八

（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論亦正當且中韓之學術則然

難四

凡四章

一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或曰（暢）臣主之施（又是一意）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分所當得辭而後取）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而齊胥從則湯武之

言衛有不臣之臣而君不知君

之不明也君之不明君之失也今穆子但言臣而不及君

此說不正當且不顯白

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犇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

此言齊群臣皆有陽虎之心宜防群臣不必誅陽虎

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轉）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前後二說當以誅陽虎之說爲正）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此言宜首誅陽虎以警動群臣鮑文子之言爲是

前說非後說是

三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

（謂昭公旣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弒）

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應左氏）君子之舉（舉者論也）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

（此轉謂高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今旣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怨之亡道是以[illegible]）

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三轉）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

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四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

（三段各有一意甚細密）

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

（苦言靈公黜退不肖而進賢恐以所愛者爲賢很爲妙已也）

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

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謂以所愛為賢也）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知其不肖故不害也）今不加知而使賢者（賢者未必賢故危也）煬已則必危矣。或曰（轉）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已不加知而使賢者（僞賢）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已（以其誠賢也）必不危矣

（此轉謂其知其賢則不患其煬已也。）

十六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七

何犿校

難勢

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蘇。縱橫變化。文既奇偉。而理亦盡。柔桑之文如此。

（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

（文自奇特。且有感慨。）（跌宕之勢。）（憤激之氣。）

此論甚委曲詳贍有理

者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愼子曰（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轉下極婉妙匕）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下雖然二字入佳）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蟺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蟺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

辯難何等委曲細密不獨皆前人所未道妙哉匕匕

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

章法甚細緻

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喩中字眼）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設喩）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

一喩而本意了然

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提明喩中字眼）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何紆徐有韵）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主意在此）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

（此段非由中來擲）（錯句起下半莊子）

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又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設喻）人有鬻矛與楯者，

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又轉）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兩設剛佳妙）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

（末又要歸于法度使中主守之抱法處勢可以無亂）（章法句法文勢跌宕頓挫其說舜之勢不可爲制奇哉〻〻）（諺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欲恃法而不任人此申韓之家法也）（喻中又喻）

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言中主）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忽插一句警）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着此設）夫棄隱括之法，（又設喻）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

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又喻）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謂今世）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又喻）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

（此言有法術則中人可治不必賢也）

千里而一道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反說）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四句意作一句看何長字不減者因拙為工）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應梁肉）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

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

（此是一片文字）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

（破詞章尚法令）

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

（妙喻）

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音尖洪也）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設喻 引喻先提綱）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

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

責實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之備哉

自解

二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脩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

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以申商比之衣養生戰國之害尚如此夫焉得不秦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

術與法不可相無

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治

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

申不害未盡其術商君未盡其法故皆未盡善

斬首官爵之喻

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設言）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

此篇專論今世之擁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曖。弑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

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嚴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功罪在人）。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我無與焉）。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

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自古人臣賢姦不同六人亡國之臣

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孤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

泛論古人臣用舍夫二字說起而斷以今世之能用與[illegible]前後[illegible]段也

其外。小謹以微其善。稱道往古。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衞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

用方畧者夫

十二人清介不汙之臣

六人輕死之臣

九人亂國之臣

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其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十五人聖智之臣

十二人知佞之臣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為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害。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

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惛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幷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亡國。聖主明王（正說）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

（自管蔡之外如朱均太甲何嘗受誅此戰國之訛言也）

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說誅惡不避親）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說舉賢）（不避卑賤）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

（不以獨斷而隨衆毀譽此姦臣所以要結左右而成其亂）

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說亂主意來）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指姦臣）破家殘賥。（音粹貨也）內搆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爵祿以相勸。（說姦臣）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衆

（文氣跌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

（借外使以譽已欲其君之信也）

歸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托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本國左右指姦臣）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指姦臣）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

（奇說跌宕任意說去無中生有看此則文字真不難也）

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他姦人之說）說之曰（設言黨與之說姦臣如此）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姦臣問）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

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姦臣之黨又說）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此意在此一句）記曰周宣王以來

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此言過當）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詳說）敬侯不脩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

（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不亡蓋欲其明於任人也）

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脩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

（燕噲何■如此）

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容姦）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五姦之目）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恠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

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群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入韓到別說）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

（君無可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疑何）

曰孽有擬適之子（疑物）配有擬妻之妾（四者疑物也）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

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爲常相反也層層發說皆憤激之詞總謂當世尊廉名賤法令破士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

恠不厭重複愈說愈有味

（起三柱）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冐頭）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綱）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自第一層）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

回翻　鋪列　以下層上複說

（賢者斷名而私）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

複說

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第二層）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

又複說

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第三層）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

複說

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好人賴賞而富）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

不霑。而上篤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第四層）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

（重戮奸人類賞）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

塞。又從而尊之，是數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一篇之目在此二句）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盖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複爲難；次而不次爲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韓子迂評卷之十八

何犿校

六反

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

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一（兩看並收）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總）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二喻調理髮治病必有所棄有所忍爲治亦然）

二　古者有諺曰：（譬喻妙）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二　夫彈痤者痛，（又妙）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四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無法而以道義相禁）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明賞罰勝于恩愛）

五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正說）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設喻）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

愛不如威之喻

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又設喻）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

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恩不如法之喻

忍字憐字對立二柱

七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亡之術也。

破學士輕法之論

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

其欲治（複句）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刑寡而懼衆）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賞寡而勸衆）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

此言刑寡而懼衆。賞寡而勸衆。非止爲一罪人也。

刑欲重罰欲必

賞者慕賞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刑重厚之說）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設喩）

輕刑之弊

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傷民矣

破學者足民之論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訟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

此喩財足之後猶不可去刑

下大亂以為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以治家設喩）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

此猶是破前足民之說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

喩人不知足

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正說）明主之治

此喻主能技功無賞虚名無驗虚言

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尊賢能量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設喻起）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

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徙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滋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總論）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夸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

此篇說立法處甚細密句〻精神字〻斟酌小心之文

（虛名）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實弊）不棄者吏有姦

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二

（綱）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

（[illegible]細密）

（任人而使有勢）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辯得好）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結）任脩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正說）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得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收）

三（此言虛名無用）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頂）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四（再言虛名無用）

博習辯智如孔、墨，（借言以黜虛學）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人主急功利又尊虛名）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五（通篇四喻譏古道不可用于今）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方楯也銛鍬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百音陌勵也左傳距躍三百古稱行枚人曰五百見後漢曹節傳）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珧音堯屢）

（蜃銚音桃銚銚鍬刈削之器也以蜃爲銚即推輪也古者摩蜃而耨）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摩者旋而成圓也）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設喻）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

（言立法不能盡善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

（先以戰喻又以沐喻喻中有喻）

（戰喻沐喻皆言害小利多）

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法度畫一之喻）

（不能前知預設）

六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

（愚不知法之喻）

（正說）

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也

（破學士之空談）

七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說任法處認他精細明白）

八

書約而弟子辯。（言法立則簡易）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九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極斷之喻）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喻威福不自已出則人不畏令不行）

十

使人（又喻最切最妙）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又喻）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運喻意同）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十一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

篇內多怪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群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

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

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右因情

二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群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

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入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不因君。

而主道畢矣

右主道（一曰結智）

三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者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任吏責臣。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

俗主亂君多犯此五患

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曰易。易均而貫。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二）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三）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儌倖妄舉之人起。（四）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不戒）（五）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此正謂起亂也）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右起亂

此篇皆是用術之事

四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

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二十六術顛倒雜出欲以得人之情）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内。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鬭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術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約謂相要約不得泄也）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一句一術凡二十六條

右立道

五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見謂不密也）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以彼之十得我之一難測故曰上道）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右參言

六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畫字法）（字法）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疑詞）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辨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辨。而以類飾其私。（字法）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正說）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賞罰生焉。故無用

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術以御臣防之又防說姦御臣之術

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雜陳衆說以待君之自擇欲以避罪）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施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右聽法

七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閉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

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

（去行義黜慈仁專行法制）

八

行義示（兩柱到末）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俠以武犯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

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正說）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右主威

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會一處省非之此八篇則是也但共用字用句頠崎嶇譎怪不可為後學依據耳

十八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九

何犿校

五蠹

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翁其文之怪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之遠矣

一篇數十萬言會中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中有譬喻中又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通篇條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

揚雄解嘲內意法用此

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

角轉[illegible]古今議起

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轉）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古今事勢）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文字不貴迂談須以近人情切事實爲主此文近之

李斯二世書多稱引此語

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等語頭皆以事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轉）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

警妙々々

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此段承前欲撇開後歸氣力）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博）（在氣力）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

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喻切服坊）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

（樓季跛牂布帛尋常等語李斯數稱引說二世）

（喻中喻哉畏法之喻）

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

（廉貞皆純皆民之私行耕戰則公利也）

乃前說儒此處又添出俠來

謂先王者後儒之爲先王者

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

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

喻

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

民之私行國之公利並用則相反也

總說

並舉儒俠想戰國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微妙之言）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不欺之士）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illegible]）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以布衣況人主）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

（條論士風識切時弊如隔垣而洞五臟）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仁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復句）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百口號呼有劍戟赴救之意後世數陳安有此安能動人）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愈激切）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流禍李斯）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

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
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
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
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
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
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戰國游士之情）
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當時游說之士之情如此）
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
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
（以前說許多言談之士後專歸于從橫）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
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
（言衡未見其利）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
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
（言從未見其利）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
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

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
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
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
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
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
富退處人主之（衍）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
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
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
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
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
（言說從橫之害）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
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正說）
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
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王於治強矣鄙諺曰長
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
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

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急其境內之治（[illegible]）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

民之遠戰求得者國之賞罰不必而公法不行也

之術也舍必不亡（[illegible]）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五蠹

到此方說五蠹者目此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又說弊）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

（[illegible]）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寬則能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

曲折往復。引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胷襟開闊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虛談不可用）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二家日而說此）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

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合上二段將人合論定則明不說）（解說）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寬則離名譽之人）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

設此民間一段，並論切事理，近人情。

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illegible]

此段[illegible]是後段[illegible]二引俱是相[illegible]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

[illegible]

[illegible]

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快）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縱結）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言養與用相反）且夫人主之聽於學

引事

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引事言空談不可用）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

聽虛誕無參驗之喻

乎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

喻浮談無實用

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

李斯嘗稱此以媚二世

愚不如威之喻

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

[illegible]

喻民不自善必以法繩之

何等狠切

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

（又喻）不隨適然之恃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以仁義教人。是以（喻仁義必假修飾猶國之學如此）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

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又喻妙）。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喻世儒虛談不可用）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

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上言[illegible]下言[illegible]）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而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此喻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形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

貪。境內教戰陳。閱士卒。并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引事）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十九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二十

何犿 校

忠孝

是篇既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歷詆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爲先放言無忌是老莊遺孽讀者審之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

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儻讀者別具隻眼

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

此疑是對燕王之書

戰國時語孟子書亦有此言

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其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

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足以為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上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縱意說去殆無忌憚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之也此皆釋

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

巧詞附會抽取世信

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正說）臣母稱堯舜之賢母譽湯武之伐母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

此段愈憤愈激切

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用字訣）。治國用民之道也（一句讀下）。不以此三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

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備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解）。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

馬虎豹皆喻人主威勢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

正設二喻如操舉刻

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夫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

正說內提出喻中字眼

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宋公 齊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

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進功能以散私黨）（通篇乃泒頂中詞滌）

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俠客）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游說）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

（剖劃整飭）

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

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飾令

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面

戰國僞書多類此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

此段三篇俱載各異腹中藏有奇論也危倒極說不欲人人知之者讀者亦不可以時日觀之

會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法必參驗五里而斷之速也斷謂定其罪）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宿治停閣不斷也）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眾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雖受粟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

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虛談）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平故無訟）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illegible]）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明故不爭）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輕刑多犯）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音孔）者其（竅隙也利出一隙而已）國無敵利出二空者（二隙則分矣）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十隙

則多門矣）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刑重則犯少輕者皆不犯也）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多犯故事生）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攢古法競于心度意說文亦說）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害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一篇便見主意）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

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

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耕戰）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儒俠之類）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大得意則人大笑之）

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

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老于商鞅文字亦奇譎

（冒頭）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勝敵）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受賞）而好惡者上之所致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

出此則入波未有不[illegible]不刖之

用字奇論

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分別功罪）。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不分明）。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分別）。有時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明主）。獨分也（獨斷分明）。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

商君之法如此

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見如下文關乎謂相闚何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彼（民多相規何告姦）。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任保也同里相保有罪則相坐）使然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術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

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虛談）。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疑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姦功雖知姦根難見故功罪疑貳）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失賞失刑）。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姦根）。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

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功罪不明足賞疑刑）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稱量之法）。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作聰明）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不得其情）。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二卜卷終

韓子附錄

韓非傳　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疾字直貫以下）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疾字直貫至此）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鯁及折衝禦侮之人也）（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以盡其死力也）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好邪諂詖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於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旦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凡說之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曰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諫未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言識炭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

（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曰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強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作欲爲名高之節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

之恩未沾渥於下而慨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忘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椒訐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牆壞有盜却爲見疑即此類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爲間故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強述關中諸吉忤情自招誅滅也）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氾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且誣文而無當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上當知人主之所敬而特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而致譴怒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若說其難是已之心非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人忠志在匡君於善人君初不從則止待君之悅而又進諫故無所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非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澤

周浹於臣魚水相須盐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

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一譬作結案）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

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對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徐廣曰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刻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姚賈譖殺韓非　戰國策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

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劒。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説。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内。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

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君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大公望齊之

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

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李斯督責之術　　史記

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出韓子五蠹篇）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裘。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咨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米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榴）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一作㲉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㲉貯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總結上）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

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上意）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

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

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轉解）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隷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悍奴僕也）（亦出韓子）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轉解上意）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

重重推解妙不可言

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罪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搏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

才引用便推解

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足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牡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耶言其非也）且夫（莊周胠篋篇節法）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

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按李斯之文。爲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稱引韓子。當時百家之書盡火。而何韓子獨存。意其爲法律之書。故亦不去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諸不令之朝。如冒煙霄。紛絕流聘耳。故曰。人以文爲表。文以人爲重。言不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

韓非論　　眉山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先放寬步）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

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

作用深文 手段

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自以致了挽子）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韓非論（韓子書本文）

眉山蘇轍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姦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孔明爲申韓書　　成都楊慎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

子西云。人君不閑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文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瀆尚。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附錄終

韓子迂評後語

客有以門無子近刻韓子迂評示余者。且曰。又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刻而是之刻。何無當也。余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乎。不然也。昔人固謂其捨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無論已。顧先秦之文。韓子其的轂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纖者。鉅者。譎

者。奇者。諧者。俳者。欲歔者。憤懣者。號呼而泣訴者。皆自其心之所欲為。而筆之于書。未嘗有所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開帙而奕然。若然。惏然。渤然。英精晃瀁。發中黃宮。耳有聞。目有見。學者誠以嚴威度數為表。慈悲不忍傷人為質。而以觀其權畧之言。則可藉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聖經賢傳。單思困

神而時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襯閱之則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脯肉魚羹。饜其至者。而時或設以奇珍小蔌。水陸酸辛。則雖螫吻裂鼻。縮舌澁齒。而亦足以快腹。韓子之文。余不知其不可也。而子何謂其無當也。李斯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為勸行督責一書。不過剿韓氏之潽魄耳。非且

奴畜之。而肯為其伯仲乎。斯與非俱事荀卿。自以為不如非。既已忌而譖殺之。及其奏對。則言必稱其語。可以知其心服矣。陽翟亦先秦人也。所著有十二紀八覽六論。雜取儒生之言。倣依古學。而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沉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余固曰。先秦之文。韓子則擅場矣。陽翟

亦驂乘焉客何謂其無當也既已荅客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

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犿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犿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犿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犿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犿所加旁註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板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

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朱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